

中國人民大學叢書

紅旗歌

劉滄浪等集體創作 魯 煤執筆



人民文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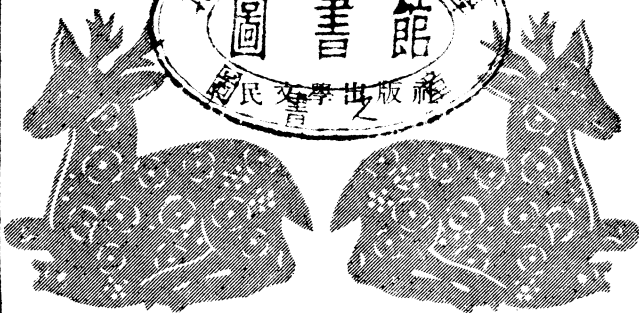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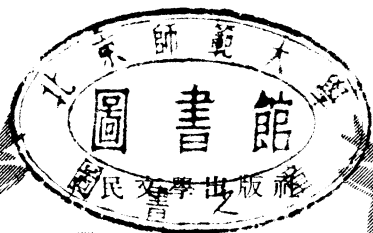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

紅旗歌

修訂本

劉治浪 管 燾 陳懷皚 集體創作
陳 森 辛大明 劉木鐸
管 燾執筆



論『紅旗歌』（代序）

周 揚

【紅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慶、蘭州等城市陸續演出，受到了廣大觀衆的熱烈歡迎，特別是工人們的歡迎。在上海已連演一百四十八場，現在還在繼續；在南京的演出也突破了從來該地話劇賣座的紀錄。

這個劇本的成功，是偶然的嗎？

對於這個劇本，不祇根據它的演出效果，而主要地根據劇本本身思想藝術價值的具體分析，作出一個比較恰當和正確的評價，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爲關於這個劇本已有各種不同的批評的意見，有些批評的意見是不恰當、不正確的，對它作一比較恰當和正確的評價，就更有必要

了。

必須肯定，《紅旗歌》是一個好劇本。它之所以好，就在於：它是第一個描寫工人生產的劇本：它用藝術的力量，表揚了工人在生產競賽中的高度勞動熱情，批評了工人中的落後分子，也批評了某些積極分子對待落後工人不去耐心團結教育而祇是譏諷打擊的那種不正確的態度；表揚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風，批評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這一切都通過了活生生的個性的描寫。作者在人物性格的彫塑與語言的運用上顯示了優秀的才能。這就是爲甚麼這個劇本具有教育人、感動人的力量；不管它還有某些缺點甚至比較嚴重的缺點，我們要給予這劇本以較高的評價。

劇本的故事是發生在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勝利進攻，人民革命領導力量開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時候。我們進入城市第一個遇到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依靠工人，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學會管理工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曾不得不克服一個特殊的困難，就是：由於我們黨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退入農村，在農村堅持鬥爭二十年之久，在這二十年當中敵人一直佔據了城市，因而造成了共產黨與自己的階級——工人階級長期隔離的狀態，以致我們勝利回到城市的時候，不但許多工人受了敵人長

期欺騙宣傳的影響，對自己的政黨不能立刻認識；同時我們的許多幹部，他們大都是農民出身或是長期在農村鬥爭過來的，對於自己的階級羣衆、城市產業工人也一度發生了生疏的、格格不入的感覺。許多幹部曾經缺乏明確的「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而如果這個根本思想、根本立場不建立起來的話，我們是沒有辦法恢復與發展工業生產，把工業管理好的。這種思想上的模糊，受到了黨的及時的提醒。解放以後，工人階級在生產戰線上所表現的高度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及他們所創造的各種模範事蹟，充分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同時也大大加強了我們許多幹部的「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

「紅旗歌」第一次把工人在生產競賽中所表現的高度的勞動熱情及在生產競賽中所發生的問題搬到了舞台上。

劇本一開幕就展開了生產競賽的熱烈的場面。女工們完全捲入紅旗競賽的熱潮中了。當細紗組生產組長也是工會分會主任的老劉說：

「這些小閨女們哪，看着那紅旗比命還值重哪！」

一個女工馬上答嘴：

「我們自個兒爲了積極生產，發動的競賽，自個兒流汗爭來的紅旗，爲甚麼不值重呵！」

這些女工們爲了爭取紅旗，飯不吃、水不喝地幹着活。正如組長老劉所說的：『半年以前沒解放的時候，他們作夢也沒想到會過這麼痛快，也沒想到這輩子還有這麼大心勁兒……』工人們一經解放，他們的政治覺悟就很快得到啓發和提高；他們蘊藏的勞動的創造的熱情和精力就會像源源不絕的泉水一樣噴射出來，他們憑着這股勁兒就能夠改變世界的面貌，創造出歷史的奇蹟。在競賽中湧現了大批積極分子，他們和落後分子劃分了顯明的界綫。一切工人，前進的和落後的，都將在競賽中受到嚴格的考驗。

下面是一個年幼的積極分子仙妮和一個同樣年幼的但是盲從的落後分子小美姑之間的一段有趣的對話：

仙：……這會兒工廠是咱們自個兒的啦，爲咱自個兒幹活兒，積極生產，支援前綫，得了紅旗多光榮呵！

小：光榮？——光榮也吃不的，也喝不的，有什麼用呵！

仙：多勞多得，你不知道嗎？得紅旗多了，到年底還發獎金哪！

.....

小：到年底還有好幾個月哪，誰知道到時候發不發呀？——你們沒聽我芬姐說呀，反正這會兒我們知道得了

紅旗也不多掙一斤小米兒，不得紅旗也不少拿半張票兒，光圖幹活兒緊哪？——我們才不當那傻瓜蛋哪！】

對於紅旗的何等不同的看法呵！在這裏就顯示了工人中的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的全然不同的政治態度與勞動態度。一個把工廠看成自己的，把得紅旗看成頂光榮的事；一個仍然以過去工人對待私人廠主的態度對待國家工廠，仍然抱着多掙錢，少做活的老主意；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已經開始有了主人翁的感覺，一個則還根本沒有這種感覺；她仍然保持着舊的習慣和舊的思想。

作者在這裏作了一個戲劇性的安排：兩個小鬼的吵嘴不過是積極分子與落後分子兩方面的一個前哨戰罷了，接着登場的是雙方的「兩員大將」，被稱為「瞎積極」的張大梅與被稱為「馬蜂窩」的馬芬姐，她們圍繞紅旗競賽展開了一連串的鬥爭，成為劇本的中心糾葛。作者從始到終貫串了這樣一個思想：就是工人中的前進分子必須耐心地去團結、爭取與教育落後的分子。

所謂「依靠工人階級」，是甚麼意思呢？主要就是依靠工人的覺悟性與組織性。對於工人中的落後分子必須啓發他的政治覺悟，鼓勵他的勞動熱情。對於已經有了覺悟的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必須進一步提高他的覺悟程度，提高他在生產勞動中的團結互助精神。

劇中作為落後工人的突出的代表的，是被積極分子罵為「頑固堡壘」的馬芬姐。馬芬姐是怎樣一個人呢？據作者的介紹，她是「一個被舊世界的剝削、壓榨、凌辱所歪曲了的性格」。她在日寇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曾兩次毫無理由地被開除，因此她給工廠記下了「大仇」。解放了，但在她看來，「今天解放啦，可是工人還不是窮工人，助理員還不是助理員，人家還不是把咱當成拉套牲口的？」特別是對於那位解放前開除過她，解放後還是那樣看不起工人的助理員萬國英，她一直記着仇。她完全用舊的眼光來看解放後的工廠和管工人員。「沒有哪一回工廠不是向着管工的，還能向着咱們窮工人？」對於競賽，她自然是反對的。「甚麼競賽，紅旗，還不是哄你們多幹活兒！」在競賽的羣衆熱潮中，她感到了孤立。「競賽才不過兩個星期，總共也只有二十天，就讓你們弄的我站沒站處，立沒立處，沒處藏，也沒處躲！……你們把我當成大糞車子似的，誰見了誰恨，走到哪兒哪兒臭！」在這種情況下，她就越發曠工、跑車、甚至扔白花，直到最後扔下圍腰、證章，走出工廠。

馬芬姐這樣的人物是現實的嗎？不管作者對於這個人物的孤僻倔強的個性的過份渲染，這個人物的落後思想心理是有它的社會根源的，是有它的一定的代表性的。工人與廠主歷來是處於一種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

削的關係。職員雖然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由於他們工作職務、生活條件、思想意識比工人不同，因此工人與職員，特別是一些比較更接近資本家的上層職員之間，在過去也常常處於一種對立的關係。原來屬於官僚資本家的工廠，現在屬於人民的國家所有了，因而工人與工廠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廠是工人自己的了』。但是要使每個工人意識並且適應這個變化，這就需要他在思想上認識工人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並且根據他親身的經驗來達到這個認識。工人與職員的關係也要經過一番團結的努力才能獲得協調。蕭殷同志在評『紅旗歌』的文章（載『文藝報』第十一期）中，認為像馬芬姐那樣『在舊社會被壓迫得深重』的工人『應該很容易接受新社會的思想，很容易理解新社會與舊社會在本質上的不同』，他懷疑在解放了半年以後的工廠，還會有像馬芬姐這樣『頑固』『落後』的性格存在的可能，因此他覺得『馬芬姐這個人物是不現實的，是缺乏社會基礎的』。『應該』是一回事，『可能』又是一回事。在解放不過半年時間，工人的政治覺悟還沒有普遍提高，工人物質福利還沒有根本改善的情況下，工人中有像馬芬姐這樣『頑固』『落後』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現實的，並不奇怪的。就在今天也還是如此。

認識新社會與舊社會的本質的不同（不是表面上的

不同)，並不是像蕭殷同志所說的那樣一件容易的事。不錯，馬芬姐在舊社會受過壓迫，反抗過；但那不過是一種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式的反抗。對舊社會的這種反抗，到了新社會就不完全合拍了，有時反成爲個人與新社會結合的障礙。這樣的情形是常見的。認識和適應新社會，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對於舊社會所遺留給人民的壞習慣和壞思想，我們必須有足夠的估計，用長期教育的工作去改變它們。蔡天心同志在《紅旗歌》的主題思想一文（載同期《文藝報》）中，也同樣忽視了舊社會遺留給廣大人民思想上的壞影響。他說：「舊社會，工人階級在統治者的殘酷壓迫之下，爲了反抗，工人也學會運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反對統治階級，怠工、破壞，但一般的都是團結一心，而不是工人們彼此互相傾軋、誣陷。就是最沒有覺悟的工人，也還講一些義氣，而不肯做損人利己的事。只有少數沾染了剝削階級意識的流氓工人，才專門誣陷別人，而這樣人也大都是統治者的狗腿子。」在這裏，蔡天心同志祇看到了大工業的發展與工人階級的利害一致，促使工人團結了起來，但他沒有看到舊社會的各種統治者如何用收買、分化等等方法來破壞工人的團結；工人中的行幫、宗派，對於工人的團結發生了多麼有害的影響。一百年以前，《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

口號，今天還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共同奮鬥的目標。因為民族的、地域的、宗教的、政治的種種原因而被分裂了的全世界工人階級要在共同的政治方向下通過各種具體行動而日益擴大地團結起來，這是一個世界歷史性的偉大的任務。如果工人已經「團結一心」了，那還用得着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用極大的努力在廣大工人羣衆中間去進行團結工作和教育工作嗎？難怪在蔡天心同志看來，馬芬姐既然那麼落後，不，簡直是「無法無天」，對於她就應當實行「組織處分與紀律制裁」，而不應當那麼委曲求全地去團結和爭取她；他認為這種團結是毫無原則的。他以我們所要求於一個共產黨員的組織性紀律性來要求一個落後工人，因而對她做出無情的判決。對於這個人物的這種處理方法，無論從藝術上或實際上說，難道是正確的嗎？

工人階級要團結和領導全國人民必須首先自己團結一致。積極分子應當成為團結的骨幹。但是積極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却恰好是個人突出、脫離羣衆；而這種毛病在競賽中就特別容易顯露出來。大梅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代表者。美蘭的本位主義不過是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另一種表現罷了。因此在生產競賽中必須強調個人模範與集體模範相結合，先進的幫助落後的，英雄帶動大家，這

才是真正新的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一切個人突出、驕傲自大、本位主義等等，也都是舊社會所遺留給我們的壞習慣和壞思想。劇本中對張大梅這個人物給予了適當的批評，是完全必要的，有教育意義的。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着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發展。』

在這裏，毛主席明確指示了：第一，必須充分估計，反動統治者所給與人民思想上的壞影響是很大的，並將長期存在的；第二，人民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必須採用民主的方法。

要啓發和提高工人的自覺性、積極性，主要關鍵就在管理民主化；工廠管理人員在工作中要走羣衆路線，要有民主作風。《紅旗歌》表現了工人在生產戰綫上新的勞動態度(包括團結互助)與舊的勞動態度之間的鬥爭，同時也表現了工廠管理上兩種不同的作風，即彭管理員所代表的民主作風與萬助理員所代表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

的作風之間的鬥爭，這兩種鬥爭交錯着，就構成了《紅旗歌》的全部主題。

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思想根源是甚麼呢？主要就是《看不起羣衆》。萬國英根本不相信工人的覺悟。他說：

「……工人生成的就是想多掙錢、少幹活兒，管理上就是想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低成本。管理和工人根本是矛盾的，……」

「……真要提高生產，達到標準數，只要管理上訂計劃、下命令、有魄力、有信心、勤查勤管，有錯就罰，就會完成任務，根本用不着發動羣衆，根本用不着讓她們自個兒管理自個兒！」

在他看來，甚麼《民主管理》，甚麼《生產競賽》，都不過是《自找麻煩》。萬助理員的這種思想和作風在新解放城市的舊技術人員中是相當普遍存在的。蕭股同志認為《這個人物也是不够現實的》。他說：《據一般情形，城市解放之後，工人就有訴苦運動，對於有壞作風的人員，一定受到羣衆的批評教育，即令他們在思想上還存留着舊的渣滓，但他們懂得共產黨是反對欺壓工人的，他們絕不敢做得這麼露骨（像萬國英那樣）。即使舊思想偶而冒出來，欺壓了工人，而工人們也絕不會認為他的欺壓行爲就是廠方的意志。》這裏所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一般的情形，

城市解放之後，工人並沒有訴苦運動。而舊人員的舊的作風也沒有那樣容易改變；他們習慣了那套舊的管理方法，那跟他們的整個思想和經驗是分不開的。他們思想上存留着的『舊的渣滓』，豈祇『偶而冒出』一下，而是在他們工作中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像萬助理員那樣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不但在新解放城市的舊人員中，而且在老解放區的一部分共產黨員的幹部中，也是存在的。正如劉少奇同志在最近慶祝五一勞動節的講話中談到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時所說的：『錯誤中最嚴重的是命令主義的錯誤。』我們在生產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中都必須反對我們幹部中的命令主義的錯誤作風。蔡天心同志不從這個實際情況出發，倒認為萬國英是『一個品質很好的同志』，好像他的那種命令主義的錯誤，不過是工作作風上的一點『缺點』，並不嚴重；好像我們今天在工作中所要反對的，主要並不是幹部的命令主義的作風，而是人民羣衆的『落後』。這難道是正確的嗎？

『紅旗歌』批評了萬助理員的命令主義作風，表揚了彭管理員的民主作風，是完全需要的。自然，彭管理員還不是管理民主化的完滿的體現者。但無論如何，他的作風是民主的，他對待自己的階級兄弟，不是『吹鬍子瞪眼』，而是帶着滿腔的熱情與十分關切的態度。他關心他們的

切身利益；他對他們的缺點錯誤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做到仁至義盡的地步。就是馬芬姐也不能不講他好：『你把我當人看待』，這是從心裏說出來的感激的話。

要發動和組織生產競賽，單靠個別管理人員的民主作風和耐心說服教育的方法，當然還是不夠的。生產競賽是一個廣大工人羣衆的自覺的運動，是行政管理上一個巨大複雜的組織的工作。沒有堅強的黨的政治領導和工會的積極活動，沒有黨、工會和行政組織在工作上的良好的配合，競賽是發動不起來的，即使發動起來也是不能堅持下去的。『紅旗歌』的主要的也是比較嚴重的缺點就是沒有很好地表現出工廠中黨的領導和工會活動的作用。不錯，彭管理員、老劉、金芳都是代表黨的人物，但是看不見黨的集體的領導，只看見彭管理員一人『單鎗匹馬』。黨員的形象顯得沒有力量。具有光榮的鬥爭傳統的上海工人，看了金芳這個人物，就覺得她太軟弱了，不夠他們所理想的共產黨員的水平。他們的這個批評是很對的。工會的活動也太少，幾乎完全成了行政的附庸。工會分會主任老劉的一個重要活動，就是送配賣麵到馬芬姐家中，並送還她的圍腰、證章，通知她回廠，這一件事引起了正在絕望中的馬芬姐思想上情感上激烈的變化，使她走上最後的轉變。工會關心工人的物質福利，並在可能條件下改善

工人生活，對於啓發和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鞏固他們的勞動紀律，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作為共產主義學校的工會，應當抓緊一切機會對工人進行階級的政治的教育；作為工會分會主任的老劉却沒有盡到這樣的責任。他對馬芬姐的錯誤沒有進行過一次認真的批評。不但是他，就是彭管理員、金芳，在對待馬芬姐的錯誤上，耐心說服是很多的，但有些地方却表現了過多的感情的遷就。就團結和教育的方法上的這種缺點來說，蔡天心同志的批評是對的。新社會的勞動紀律所以與舊社會的勞動紀律不同，就在：它是建立在廣大工人自覺的基礎上的；它首先是靠說服教育的方法建立與鞏固起來的。但在工人自覺水平不齊的情況下，不能僅僅限於說服鼓勵的方法，同時還要採取必要的強制手段來對付好吃懶做、破壞勞動紀律的分子，雖然馬芬姐還不是這樣的分子，她還不是真正存心破壞生產。

在《紅旗歌》中，工廠的正規的民主管理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這種制度是必須通過工廠管理委員會和工人代表會議等等組織形式才能正式建立起來的。這個工廠不過在管理民主化上走了第一步。《紅旗歌》中的競賽也帶着生產競賽運動的初期的、甚至自發的形態。我們看到工人一經解放就立刻爆發出空前未有的勞動熱情，這股

熱情是蓬蓬勃勃的，但還沒有凝結起來，形成新的生產秩序與新的勞動紀律。《紅旗歌》的許多場面給了人一個印象，好像在這競賽中工人們並不在緊張生產，而只是在爭執和吵架，這固然是爲了展開劇中人物的思想鬥爭，並且因爲正面表現生產過程受到舞台的限制，但同時也反映了這個工廠的生產領導還沒有完全納入正規。紅旗競賽也還祇是單純依靠工人的生產熱情和提高勞動強度，而還沒有轉入到節省原料、減低成本、發明創造、改進技術的方面去。現在我們的工業生產，我們的生產競賽是前進很遠了！在東北，展開了羣衆性的新紀錄運動。這個運動已由個人的新紀錄發展到集體的新紀錄。由單純提高勞動強度的新紀錄發展到改進技術操作、生產保安和發明創造的新紀錄了。因爲《紅旗歌》中的競賽還是初期的，在這競賽中進步了、轉變了的張大梅、馬芬姐、萬助理員，他們的進步和轉變自然也還祇是初步的，基礎不穩固的，在他們面前還等待着有更多的考驗。

《紅旗歌》正是反映了我們工業生產戰綫上的初期的情況和缺點。作者對於當時的情況自然也還是沒有反映得完全，他更沒有比現實看得更遠。

《紅旗歌》沒有足夠地表現工廠中黨的領導與工會活動的作用，但却過多地、不適當地描寫了馬芬姐的孤僻、

頑強的性格，使工業生產上的嚴肅的思想鬥爭，在某些地方變成了大梅和芬姐兩個不同性格的衝突，這就形成了這個劇本的另一方面的缺點，削弱了這個劇本的教育意義。馬芬姐的轉變，在第三幕是已經完成了的，但爲要表現馬芬姐的那種特出的性格，作者故佈疑陣，使觀衆擔心，不知她到底轉變沒有，而當看到她最後那麼熱情、那麼激動地表白自己態度的時候，觀衆的心理就受到了更大的安慰和鼓動。這種戲劇的效果，就恰恰顯示了藝術創作上有害的人爲的痕跡。對馬芬姐性格的某些過分的不適當的描寫，蕭般同志的批評是正確的。

我對於『紅旗歌』的意見，大體上就是以上這些。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指正。

前 言

魯 煤

最近我們把《紅旗歌》又修改了一遍，印成了現在的版本。

這裏，我便簡略的談一些關於這次修改的話。

一

《紅旗歌》，從去年五月第一次在北京公演，（華北大學第三文工團演出）到今年六月這一次在北京公演，（中央戲劇學院話劇團演出）已經是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

一年間，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輝煌勝利，《紅旗歌》得到了更多的在祖國南北各大城市上演的機會。我們欣幸，在神聖的祖國建設事業的進展裏，《紅旗歌》以其極端微

弱的生命，竟能勉力的奉獻出了一點點精神的鼓動力量。我們應該感激全國各地把《紅旗歌》搬上舞台的每一個文藝團體和工作同志；由於他們的辛勞，《紅旗歌》這一點簡單的精神內容才得以介紹給全國各地的廣大人民。特別是，對於那持續演出一百五、六十場，贏得了上海十五萬工人、職員、學生、市民觀衆的上海影劇界的前輩們和同志們，我們謹致以懇切的慰問與崇高的敬禮！

一年來，我們也很欣幸的讀到了更多的批評與鼓勵的意見。有全國各地上演時的報紙專刊，（據說僅上海一地在《紅旗歌》上演時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就有五百篇之多。）有演出團體和工作同志們的來信；有文藝報和其他報紙的批評，有上海文匯報根據文藝報的批評而舉行的座談；有後來全國文聯批評小組的座談會，有最近周揚同志發表的《論紅旗歌》的文章……。

《紅旗歌》是在周揚同志直接組織、領導之下，和在當時學校首長們、同志們幫助下寫成的。——周揚同志是本劇最初草稿的第一個閱讀者。他不但給劇本以明確的思想、藝術上的指示，並且在首途北上的前夕，（當時，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正醞釀着和平解放）還趕來給擔任演出任務的華大文工三團的同志們進行了思想動員，號召在排演中澈底把劇本改好。而去年七月全國文代大會

的演出本，又是根據許多文藝前輩和觀衆的意見，在院首長和同志們的具體幫助下修改的。所以，首長們，前輩們，和同志們的指導與批評，已成了《紅旗歌》創作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強大的支持力量。一年來直到最近的各地的演出與批評，更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前些時候，在光未然同志的主持下，我們中央戲劇學院創作室也舉行了對於各地批評文章的座談會，並且慎重地研究了在這次的演出中將劇本作怎樣可能的修改。

在下面，我便談一下我們對於各方面的批評是怎樣認識的，以及在現在的這個版本裏，我們把原劇本作了一些怎樣的修改。

二

第一，我們完全同意，如周揚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所嚴正指責的，黨和工會的作用寫得太弱是本劇最主要、最嚴重的缺點。

首先，關於金芳、彭剛和老劉這三個人物的創造，我們犯了同樣性質的、經驗主義的毛病。如大家所知道的，劇本取材於一九四八年秋冬——即解放半年後的石家莊某一紗廠。由於解放前黨的基礎比較薄弱，那時黨員多是新發展的，質量較低的，如原本所寫的金芳型的黨員。而

在工廠管理和工會工作方面，由於石家莊是關內第一個解放的較大的城市，在管理大規模的現代化的企業上，我們還不得不是毫無前鑑可循的、一邊摸索、一邊前進的狀態。所以，如劇本中所寫，以彭剛為代表的當時的民主管理，基本上只不過是一種樸素的、我們從根據地帶來的『依靠羣衆』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風而已；而以老劉為代表的，那種非常不明確的工會工作，便是普遍的情況了。到劇本創作時為止，全國六次『勞大』雖已剛剛開過，但會議的新的精神、新的決議也還沒有來得及很好的傳達下去，改變那裏的工作面貌。所以，和目前的無論在思想上、組織制度以及經驗的積累上都已非常成熟的民主管理相比，整整是兩個歷史階段的差別。而『紅旗歌』，便是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進行創作的。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方面，甚至是主要的一面，『紅旗歌』之所以把民主管理、黨和工會的領導寫的不好，是由於我們自己對創作的理解太幼稚。當時，我們不懂得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一個基本原理，那就是如法捷耶夫同志所說，『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就其本質來說，現實主義結合着革命的浪漫主義，結合着對於理想的渴望。』『人是什麼樣，就把他表現成什麼樣；同時，人應該是什麼樣，就把他表現成什麼樣。』我們不僅不

懂得這個極簡單、但也極深刻的原理，同時，我們還有形無形的受着過去寫真人真事的習慣的影響；這樣，在對新人物的創造、對新現實的把握上，我們便不自覺地被限制在經驗主義的門檻裏邊了。當時我們雖然也曾研究過怎樣把黨和工會的代表人物寫得更好的問題，但當我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我們便說：『它既然是這樣的，就照這樣寫吧。』但是具有光榮的鬥爭傳統的上海工人，看了金芳這樣軟弱的黨員不滿意。而全國總工會的一位負責同志說，『應該通過老劉的形象，在工人羣衆中間樹立起工人自己的組織——工會的威信來。』但老劉却沒有起了這樣的作用。如周揚同志所說，我們完全沒有比現實看得更遠。這說明我們政治、政策水平太低；當時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是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乃是藝術對現實應完成的嚴重任務的一面；因而我們也就完全放鬆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努力，在這方面的盡可能的追求。這樣，『紅旗歌』在這方面便不得不令人惋惜的降低了它應有的教育意義。

在這次的修改裏，我們當然是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但是我們的修改，却完全不能令自己滿意；對於金芳，我們酌量加強了她作爲黨員應有的主動的一面，加強了她對馬芬姐的批評精神。而對於老劉，由於劇本既成結構的

限制，也就是由於老劉在劇本構成中所佔地位的限制，我們很難找出加強他、使他脫離行政附庸狀態，發揮他應有作用的可能和辦法。對於這個根本弱點，我們無法從根本上彌補過來。這是我們永遠感到遺憾的。

其次，談到彭剛這個人物。在劇本寫作之初，我們原曾有這樣的企圖，想要把彭剛當作新的黨的代表人物來寫的。但是，因為我們經驗和認識的不足，沒有寫出「黨的集體領導，祇是彭剛一人〔單槍匹馬〕。」——這是一。同時，由於我們思想方法，也就是創作方法上的機械論的限制，我們終於把他寫成了概念的存在。在當時，正因為我們企圖把彭剛寫成一個黨的新人物的代表，所以我們對他寄予了非常高的希望；希望他完美無缺的代表我們黨的作風，代表黨的政策的精神。但是，如西蒙諾夫同志所說，「完美無缺的人是沒有的」，所以首先我們的這種想法便是脫離實際的。而在當時，我們由對他的非常高的希望，產生了非常高的尊重，產生了非常緊張的心情，怕把我們所企圖創造的新人物寫壞了。由於這種緊張的心情，我們的新人物，便離開了現實，離開了我們飄然上升而去。正由於這種概念的理解，我們便不能把彭剛當作一定社會的、歷史的存在，把他放在戲劇的、也就是現實的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去，放在大梅與馬芬姐的苦惱的糾纏中、

馬芬姐與助理員的翻雲覆雨的鬥爭中去，去苦惱、去鑽研、去很好的依靠黨和羣衆、去提高自己、去進行工作、去解決問題、去完成生命的創造的歡樂……。

在某些部分，我們曾接觸到了這個人物的真實的內容。但在絕大部分，我們只能讓他作着戲劇的進展所需要的正確的發言。而藝術畢竟是要通過真實的、血肉淋漓的心理鬥爭來征服觀衆的，所以和其他人物如馬芬姐、大梅、萬國英等相比，不管彭剛的內容怎樣正確，總不免顯得灰白而無力。用張庚同志對另一個描寫英雄的劇本的批評來說，我們是「把英雄的心給封閉起來了」。正因為我們沒有把他的真實的、豐富的內容寫出來，沒有把他可能有的困惑、追求、自我提高的過程展示給觀衆，讓觀衆隨着他的困惑、追求一同去承受考驗、去提高自己，如同馬芬姐等對觀衆所已粗略作到的一樣，所以也就大大的降低了他的感人的力量。在這一個角色上，我們請求導演和演員能多用具體的實際的體驗來補充它。只有這樣，它才容易被掌握和表演得豐富些。因為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曾有同志提議我們把他改寫。但這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變動，時間、新的任務，都不允許我們這樣做。和老劉的缺點一樣，我們暫且還只好把他當作缺點保留下

來。

第二，談到馬芬姐。

這個性格的創造是有缺點的。但缺點不是在於「她沒有現實基礎」（如文藝報的批評），而是在於沒有把她思想的矛盾展示出來，並且「過多的不適當的描寫了她的孤僻和頑強」。在這一點上，我們接受周揚同志、光未然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的批評；同時，我們也完全同意周揚同志和光未然同志對於文藝報批評文章的分析。

缺點的產生，是由於我們對於現實理解的片面性。在生活中，我們接觸過許多像馬芬姐這樣的工人；不管他們的性別、年齡、個人歷史等怎樣不同，但由於因為沒有覺悟而表現出的對工廠、對工友的極不友善的頑強和孤僻態度，常常是共通的特徵。我們很強烈的感受到了這一面。但他們畢竟是沒有覺悟的工人，在我們和他們的接觸上，便不能像接觸積極分子那樣容易而深入；也就是說，在工作中，我往往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大梅式的毛病，不善於接近、了解落後工人。因而我們對於他們的理解，也就容易被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片面的現象所蒙蔽，而對他們可能有、甚至必然會有、但却沒有被我們看到的痛苦、矛盾的一面，我們却理解得很少。這樣，在我們進入創作過程以後，對於這種人物所能把握、所能表現

的，自然不免有某種程度的片面性。這是對於生活理解的片面性的必然結果。文藝報上蕭殷同志的批評，對馬芬姐性格缺點的感觉是非常銳敏、非常深刻的，給我們很大的啓示；但是蕭殷同志認為這種缺點是由於我們「偏愛」這種孤僻和倔強，並且由此判斷我們是以從個人興趣出發（偏愛倔強）代替了從現實內容出發的、為追求「倔強」而追求「倔強」的、「形式主義追求性格」的創作方法；我們經過檢查之後，覺得還有不能同意之處。因為如果蕭殷同志的說法是對的，那麼我們的情況便應該是這樣了：我們對生活的理解本已非常辯證、非常全面，但是因為怕寫出了馬芬姐內心的矛盾而破壞了她的「倔強」，所以故意忍心的把我們已把握到的矛盾的內容拋棄掉了。——而實際的情況却不是這樣的。

其次，還有一個問題也值得談一下。蕭殷同志認為：「據一般情形，城市解放之後，工人就有訴苦運動，對於有壞作風的人員，一定受到羣衆的批評教育……即使欺壓了工人，而工人也絕不會認為他們的欺壓行爲是廠方的意志」。實際情況也不是這樣。我們接管工廠的時候，不但沒有「訴苦運動」，反而是有一個「三原政策」。因為解放的工廠多，我們的幹部少，在一切爲了迅速恢復生產的方針下，對於所有留用人員，我們便不能不是「原職、原

薪、原制度」的暫時全部保留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固然要教育留用人員改變他們的舊的管工作風，而對於工人羣衆，更不能不消除他們對於留用人員（在解放前曾代表官僚資本家欺壓過他們的）的仇恨情緒，使之能理解、接受「三原政策」的精神。因為我們的幹部少，工作多，（以目前天津的紗廠爲例，一個擁有兩三千或四、五千職工的工廠，我們派去的幹部往往只有一個軍事代表和他的兩三個到三四個秘書，和一個黨務工作者。）在一定的短時期內，對於留用人員和工人的教育常常是不能夠如理想的那樣很深入、很澈底的；而對於保存下來的實際上並不夠合理的「原職、原薪、原制度」，甚至在一年半載之內，也還來不及進行適當的、合理的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個助理員萬國英還照樣欺壓工人，有一個工人馬芬姐在解放半年以後還不能從本質上認識工廠性質的改變，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次的修改裏，我們盡可能的加強了馬芬姐「人情」的一面。主要的幾點是：明確了她對金芳的印象原來基本上就是好的；在她對娘的態度上，以凸現她的體貼、恩愛代替了過份的乖戾和任性；在她和小美姑的關係上，是真誠的庇護、關心，而不是單純的使用。具體的，如第一幕她自己爲小美姑扔白花，而不是如原來那樣逼小美姑

去扔。如第二、三幕，她正面的透露了不願意冤枉金芳，和既冤枉之後的歉疚心情。如第三幕第一場，她扔圍腰證章以後痛苦、追悔。同一幕中，當美姑要求和她一同離廠時，她由於焦灼、痛苦和激烈鬥爭後的倦怠產生了息事寧人的心情，感傷的勸美姑回廠去。而在她和金芳的一大場戲裏，在金芳鑿鑿有據的批評說服下，她終於不得不開始惶愧不安了……。我們認為，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到三幕結尾受到事實教育之後，她的轉變是會更自然合理一些的。

第三，談到第四幕的修改。

在原本的第四幕裏，除了彭剛以外，我們會讓所有的人物都陷入了對馬芬姐的不可理解的狀態中。甚至金芳，都因為誤解而失去了改造馬芬姐的信心。我們在原本的第三幕裏那樣處理了馬芬姐的轉變，因而認為第四幕必要這樣處理才好，是原因之一；而在我們思想上，企圖以戲劇的「技巧」來換取廉價劇場效果的企圖也不是沒有過的；這是對於形式的庸俗而惡劣的賣弄。它不但破壞了藝術的真實，同時，也破壞了金芳這個人物；——使原來就很軟弱的金芳顯得更其無能了。這次我們糾正了這些。當然，也只有馬芬姐和金芳這兩個人物的內容有了以上的不同修改以後，才容易有這種修改。

第四，在主題思想的內容上，我們比較強調的提出了馬芬姐技術上的優越，以增強爭取、改造像她這樣一個落後工人的現實的、教育的意義。——在實際中，部分技術工人在初解放後常常比較落後，而也容易被認為是一般的落後分子。

第五，也略微加強了彭剛對馬芬姐的批評精神。

三

這次的修改大體如此。

事實證明，這些修改仍是以各方面批評的意見為依據而進行的；這些批評和鼓勵，幫助我們在認識上提高一步，推動我們做了上述的可能的修改。

此外，我們還願意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所以這樣不分巨細的，把我們修改的各個方面都列舉了出來，主要的是為了使讀者、導演和演員同志們研究起來方便些。

第二，我們所以覺得必要在這裏談到我們創作時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心境，除了主要的是為了使自己深刻認識自己的缺點，以便今後試探着走上比較健全的創作道路之外，我們還願意通過對我們自己經歷的具體回顧與檢查，找出一點零星的失敗的經驗來，供給和我們同樣年

輕、幼稚的稿創作的同志們參考，避免再走我們走過的彎路。

第三，這次劇本的修改，是由劉滄浪同志和我兩人共同討論，倉卒進行的；因為原來參加集體創作的同志們已星散各地，事先事後都未能來得及很好的徵求各位的同意。如有不妥之處，祈望同志們諒解和指正！

一九五〇、七、七、創作室，北京。

人 物

- 老 劉 (簡稱劉) 甲班細紗組的生產組長，兼本組分工會的主任，四十來歲，性情厚道而幽默。
- 彭 剛 (簡稱彭) 本班生產管理員，二十八、九歲，共產黨員。
- 金 芳 (簡稱金) 落紗女工，二十一歲，共產黨員，積極，負責而善良。
- 美 蘭 (簡稱美) 落紗女工，十七、八歲，一個很會挖苦人的積極分子。
- 仙 妮 (簡稱仙) 看車女工，十四、五歲，一個比較早熟的小大人(童工)，聰明、伶俐、活潑而勇敢，多事、多話是她的特點。
- 大 梅 (簡稱大) 看車女工，十八、九歲，一個爽直、倔強，但是對落後分子只知一味打擊的積極分子。用俗話說，是個「有勇無謀」的人。
- 月 香 (簡稱月) 看車女工，十八、九歲，一個正在由膽小走向膽大、由不夠積極走向積極、由不夠覺悟走向覺悟的工人，一個由猶豫走向堅定的工人。

小美姑（簡稱小）看車女工，十四、五歲，一個天真、活潑，但是思想糊塗的、愛偷懶的小童工。

馬芬姐（簡稱馬）看車女工，二十三歲，一個被舊世界的剝削、壓榨、凌辱所歪曲了的性格，一個痛苦、孤僻、倔強、甚至有些無賴的性格。在不覺悟時，她破壞、搗蛋、仇恨而反抗；既覺悟後，則奮勇生產、深刻的譴責自己、成了一個傑出的積極分子。

萬國英（簡稱萬）生產助理員，二十五、六歲，一個認真而固執、熱情而煩躁的性格。

娘（馬芬姐的娘）五十來歲，一個依靠女兒生活，因而特別疼愛女兒，對女兒的乖戾抱着『逆來順受』態度的娘。

女工乙 看車女工。

其他擺管工、扎錠帶工、看車工、落紗工等共二、三十人。

王所長（簡稱王）四十來歲。

第一幕

秋季。星期日下午兩點多鐘。

紗廠的細紗間。

正面偏右一進出廠大門。右前一門通工務室。台中左半邊置三十八號、三十九號、四十號三部細紗車。三十八號在前，只見車頭；三十九、四十號則見半部車身。（往左是無限寬闊的細紗間。）台中右邊是寬闊的道路，擱有管箱、管斗等物。正面牆上裝有玻璃窗。工務室門右牆上有登記工人勤惰符號的黑板。有鋼骨水泥柱子矗立車頭。工務室門外往右仍是細紗間，同時通往茶爐、廁所、粗紗間等。

開幕：台上空無一人。外邊正下着大雨，有充滿着生產熱情的歌聲絞着雨聲傳進來。稍待，歌聲低，工人喊聲：

女工甲聲 呵呀，雨越下越大啦，在這兒上淋不濕，在這兒還淋濕了哪！

男工甲聲 走，到俱樂部玩兒去吧，咱不在這兒等着啦！

男工乙聲 不，我不去，道兒這蹇膩，又跑那蹇遠……

女工乙聲 管理員！管理員！……管理員進廠沒有哇！？
——你給門崗說說，叫我們先進廠吧。

在喊聲中，組長老劉從台左前上，他在檢查車，並不時的警張拾起掉在地上的一兩個紗管。當他檢查到三十九號車時，聽清外邊喊聲，急上前，推門外望。

女工乙聲 組長，外邊雨這蹇大，你給管理員說說，叫我們先進廠去吧！

衆聲 對，叫我們先進廠去吧！

劉 好好好，我來請示一下管理員！（急轉身到工務室門口，推門向裏）彭管理員，許多工友同志們都來啦，外邊雨挺大，叫他們先進來吧！

彭上。

彭（高興的）大家來這麼早哇！（急忙到大門口推門向外）

衆歡呼聲 彭管理員！彭管理員！

彭 門崗！門崗！放工人同志們到車間來吧！

一羣男女工人活潑的蜂擁而上，有的打着傘，有的披着包袱皮；進門後便彼此打鬧着，嘻笑着。

彭（興奮的）今天星期日，又下這麼大雨，同志們不在家裏多歇會兒，來這麼早幹什麼？

女工乙 不早啦，星期日沒事兒幹在家裏悶着，早把我們憋壞啦！

劉（也興奮的）真的，你們來的太早啦，幹嗎不到俱樂部去玩哪？（看錶）看，現在才兩點一刻，離三點開車還有三刻鐘哪，你們進廠來沒活兒幹還不是一樣憋的慌！

女工甲 我們來這兒是等着掛紅旗來啦！

女工乙 對啦，彭管理員，上星期紅旗競賽的分數給我們算出來沒有？

衆 是呵，淨誰得紅旗啦，彭管理員？

彭（抱歉的）我正在總結，還沒有算好！

女工甲（抱怨）看，真氣人，還沒算出來呀！

劉 彭管理員，你知道吧，這些小閨女們哪，看着那紅旗比命還值重哪！

女工丙 喲，管理員，你聽組長說話多不在行呵，我們自個兒爲了積極生產，發動的競賽，自個兒流汗爭來的紅旗，爲什麼不值重呵！

女工乙 真是，組長，你還是少說話吧！——（對彭）彭管理員，你快給我們算分數去吧！

彭、劉 好！好！好！

衆 對，管理員快給我們算分數去吧！——走，咱們也趕緊掛鈎去吧！（分別向左、右前喧鬧而下）

女工甲 管理員，你可快算呵，叫我們等急了還來找你的麻煩！（隨衆下）

彭 （看着這些幸福的背影）這些小閩女兒們過的真痛快呀！
劉 痛快，真痛快！……半年以前沒解放的時候，他們作夢也沒想到會過這麼痛快，也沒想到這輩子還有這麼大心勁兒來幹活！

彭 （點頭微笑）嗯！……

劉 ……嚶，管理員！（掏出一疊紙）這是前天咱們甲班分工會開生產討論會給助理員萬國英同志提的意見，請你轉給他。

彭 （笑）還是反對他官僚主義的意見吧？

劉 可不，給他提意見還會有別的嗎？（誠懇的）哎，彭管理員，要說工作呀，助理員那積極負責勁兒可算是一百分，比給官僚資本家幹的時候強幾倍，就是他那思想呵，還是鑽在牛角尖兒裏出不來，看不起羣衆！（笑）

彭 （笑着）是呵，咱們就要幫他慢慢搞通思想呵！

劉 （連連點頭）對，對，對！

彭 還有，老劉，回頭金芳來了，叫她到工務室來一趟，我要跟她談談她們車上的事兒。

劉 又是談馬芬姐跟大梅鬧不團結的事？

彭 嗯！

劉 (搖搖頭)哎，她們這組哇，真是——

彭 (會意的)真是難辦，是吧？

二人相對笑。彭向工務室下，劉繼續檢查四十號車。

金芳及另外一些工人上。

金 組長！(工人與劉彼此打招呼，而後向左前右前下)

劉 呵，金芳，你來啦！

金 組長，你檢查車怎麼樣？(放下書包等物，開始換鞋)

劉 上個班給弄得很好，鉤兒擱的挺順當，沒什麼斷頭兒。

金 這就好……連着下了一天一宿雨，天氣太潮啦，我看非纏皮棍不可，不定出多少白花哪！

劉 是呵，天也該晴啦！……金芳，彭管理員讓你去一趟，談談你們車上的事。

金 行，我也正要找他哪，——我掛好了鉤就去！

劉 好！(向左後下)

美蘭、仙娥上。

美仙 (先後)金芳姐，你來這麼早哇！

金 呵，你們來啦？——我也是剛到。

仙 美蘭姐，咱們到茶鍋上洗洗腳去吧！

美 你去吧，我在外頭水坑兒裏洗過啦；乾淨難看就是牠，我可不要那麼好看！

仙 喲，我洗腳也不是爲了好看哪，我這鞋都成了泥疙瘩啦，你還看不見嗎？

金 (逗仙)去吧，仙妮洗洗去吧，小孩家就是爲了好看，我們也不笑話！

仙 (嬌氣的撅嘴)哼！(提鞋向右前下)

金 美蘭，快換鞋趕快掛鉤兒吧！

美 嗯！……(一面換鞋)噯，金芳，(向四面仔細探尋)她們還沒有來呀？

金 誰呀？——你說誰沒有來呀？

美 (嘻笑的)你們組的兩位大將，馬蜂窩跟瞎積極呀！

金 你是說馬芬姐跟大梅她們哪？

美 噯，還有馬蜂窩那個狗腿子，小磨菇，……金芳，我真想她們哪！

金 美蘭，你個精靈鬼，又要說風涼話啦！

美 你說不是嗎，她們一來了就熱鬧啦，大梅罵馬芬姐是個『頑固堡壘』，馬芬姐罵大梅是個『瞎積極』，倆人一見面，眼也紅啦，氣也粗啦，那多好看哪！……噯，金芳，看戲不打票，這個星期日也不算白過呀！

(大笑)

金 (制止)美蘭,你別光在背地裏說廢話啦,一會馬芬姐跟大梅來了,你也幫我勸勸她們!

美 (轉明的)我!?!——我才不勸哪,放着好人不作,我闖那個禍去!?(笑)還是自個兒管自個兒吧!(笑向車當下)

金 你這個精靈鬼!(上車掛鈞)
仙上。

仙 (放下鞋,戴圍腰)金芳姐,你就掛這麼多啦!

金 嗯,我光掛的前頭!……仙妮,你來的時候沒找大梅去嗎?

仙 (生氣的)噢,你不說我倒忘啦,金芳姐,你就不用提讓我找大梅去啦!

金 怎麼啦?

仙 剛才我找她去,一進屋就見她氣的鼓鼓的在那坐着哪,噘的那嘴呀,都拴住個驢了,我才說拉她來呀,她就這麼一陣子亂推,把我闖出來啦!——金芳姐,這你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嗎!?

金 (思考的)噢!……

仙 金芳姐,你看吧,今兒個咱們組裏再要得不上紅旗呀,大梅跟馬芬姐不定要鬧多大亂子哪!

金 不怕,咱們好好勸勸她們。

仙 (抱怨的)哼,大梅跟馬芬姐老這麼鷄一嘴、鵝一嘴的

吵架，我看咱們沒有個翻身的時候啦！

金（安慰）不用着急，仙妮，只要你以後不幫助大梅打擊馬芬姐跟小美姑就行啦。

仙 我也不願意叫大梅姐打擊她們哪，可我一聽馬芬姐跟小美姑說那落後話，我就恨死她們啦！

金（親切）仙妮，你是積極分子，怎麼能跟她們比哪？

仙（聽話的）行，金芳姐，以後你常說着我點兒吧。

美上。

美 我們的鈎都掛好啦，要我幫你們掛吧？

金 不用啦，我們就掛好啦！

仙 金芳姐，我掛後頭去啦。

金 去吧！

仙向車當下。

一羣男女工人上，分別向左右下，月香、大梅上。

美（精俏的）哈，大梅，你才來呀，金芳等了你半天，快把人家想死啦！

大（向美狠狠的瞪了一眼，把書包等物猛力向車頭一丟，生悶氣的往管箱上一坐，換鞋，不語）

美（笑）

月也脫鞋，擦腳，換鞋。

金（開始擺管，笑）真的，大梅，平常你來那麼早，今兒個來

這麼晚，在家悶着幹什麼啦？

美（打趣的）是呵，在家幹什麼啦？

大（氣話）在家裏吃包子啦，——你們不知道吃包子費工夫哇！

美（信以為真）吃的真香呵，什麼包子呵？

金 是呵，什麼包子呵？

大（有力的）氣包子!!!

衆（大笑）……

月拉金至一旁私語，指點着大梅。

美 可是過星期日在家歇足啦，要不那兒來這股子牛勁兒啦！

大 那兒來這股子牛勁兒？——（氣話）——會兒我們這組就得紅旗啦，勁兒還不大!？（戴圍腰）

美（大笑）……

月、金私語畢。

月 美蘭，你別惹大梅啦，人家正生馬芬姐跟小美姑的氣哪，你還火上加油！

金（嚴肅起來）真的大梅，今兒個咱們這組再要得不上紅旗，也別跟馬芬姐她們耍態度啦。

大（未聽金話，嚴厲的）金芳，我跟你談個事兒！

金（意外的）什麼，談個事？

月
美 (也驚訝的)什麼事兒呵?

大 今天上午我在家裏想了半天啦，不說我實在受不了啦!

金 (安撫的)怎麼，又沉不住氣啦，大梅?——什麼事兒，你說吧。

美 (風涼話)是呵，有什麼話你說吧，讓我也領教領教哇!

大 (質問的)金芳，競賽過去兩個星期啦，咱們組一回也沒得上紅旗，你知道吧?

金 我怎麼不知道哪!

大 打今兒個起，再過十天就要開競賽第一階段的總結大會，你也記得吧?

金 怎麼不記得呀!

大 是呵，競賽開始的時候，咱們訂生產計劃，說要在第一階段爭取出數達到個標準數，超過國民黨時候出數的百分之八，人家別的組像美蘭他們都快達到標準數啦，咱們還跟競賽以前一樣，你說這怎麼辦哪!?

金 你說怎麼辦?

大 我說呀，(大叫)把馬芬姐跟小美姑調走!

金
月
美 又要求把她們調走?

大 嗯，非把她們調走不可！

金 噯，大梅，你怎麼又提把她們調走啦？

大 那你叫我怎麼辦哪？

金 大梅，我知道你很積極，自打競賽以後，你飯不吃，水不喝的幹活兒，可你就不會勸別人跟着你幹？你看上星期，你光跟馬芬姐她們吵，打擊她們，氣她們，弄的她們簡直——

大 (勸金)金芳！——你不說這話我不動心，你知道我心裏受多大委屈呀！你想想，在你沒來以前，馬蜂窩死頑固欺侮我們、氣我們，噎的我們說不上話來，我們成天價想你，盼你，要求管理上調你來，可你來了還是叫我們受她們的氣，我三番五次的要求把她們調走吧，你還偏要留下！

金 (耐心的)留下她們是爲了改造她們哪——

大 (衝動的勸金)改造她們你不能影響我得紅旗呀！

金 (要解釋)大梅，你——

月美 (同時，勸阻)大梅——

大 (搶着)不用給我說，你有本事你改造她們好啦，反正我非要求把她們調走不可!!!

彭 (自工務室推門探頭)噢，大梅、月香你們都來啦。——金芳，你來一下我跟你談兩句話。(退下)

金 (無奈何)大梅,你先歇一會兒,咱們回頭再談吧!

大 金芳,你告訴管理員,就說我要求把馬蜂窩調走,叫他馬上回答我!

金 告訴他行,可我不同意你這麼辦。(對美、月作手勢令勸大,下)

美 大梅,你的話可不好聽呵,金芳到你們這組來,是你左一趟、右一趟請來的,又不是人家趕來的,到這兒才不過一星期,你就給人家翻了臉啦?

月 是呵,再說金芳姐說咱也是爲了工作好哇!

大 她爲了工作好,我也不是爲了工作壞呀,——誰要不是爲了多生產、支援前線,誰跟馬蜂窩、小蘑菇生這份子氣呀!

美 是呵,咱都不是爲了自個兒,馬蜂窩跟小蘑菇落後,咱們就該幫助改造她們哪。

大 哼,一碗涼水看到底,她們這輩子要改了哇,狗也就不吃屎啦!(上車幹活去了)

美 行啦,行啦,大梅,別生她們的閒氣啦……(對月)嚶,月香,金芳不是讓你回家勸勸馬芬姐跟小蘑菇她們嗎,你勸了沒有?

月 我才不勸哪,反正我知道她們不想進步,跟她們分開

道兒走就是啦，我不去惹她們，說深了得罪人，合不着……。

仙上，聽月香話，忍不住了。

仙（上前拉住美，卑夷的對月）月香呵，就是這麼個積極、又不積極的人兒，金芳姐說過多少回，叫她多勸勸馬芬姐跟小蘑菇，她都說『怕撞了馬蜂窩，惹不起人家』！

美（風涼話）哼，要不人家就叫個半積極分子啦！

仙（對月，搶白）是呵，當個半積極分子多好哇，又不得罪人，又不——

月（打仙）小死了頭子，你積極，你可不去說！？

仙（天真的）我怎麼說呀！我一說，她們就跟我鬧難看，還罵我是『小豆豆』……（難過起來）

美（大笑）

大（從車上出來）仙妮，有我守着你，以後不用怕她們！

仙（天真的）對，大梅姐，以後她們要再搗蛋，我就說給你，叫你罵她們！

美月（笑）小死了頭子！……

擺管工提管斗自左前上。

擺大梅，那邊兒有兩部車要擦，組長叫你們去幫忙收拾一下。

仙 走，咱們去吧。(要下)

擺 別都去啦，留下兩人幫我擺一下管兒。

大 (對仙、月)你們兩個擺管兒吧，(對美)美蘭，咱們去。

(與美向左前下)

仙 (對擺)你這傢伙真懶，你的活兒讓我們幹。

擺 你們閒着沒事兒，發揚一下互助友愛多好哇！

月 去你的吧，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啦。

擺提原來金等擺滿之管斗下。

仙 真的，月香姐，你以前跟馬芬姐小麝蕊那麼好，這會兒還住同院兒，上班下班一塊兒走，你也好好勸勸她們！

月 越是以前那麼好，才更不能說她們哪，要不她們還罵我是『投降分子』哪，我要再說深了，成天價挨她們的罵就挨不完啦。

仙 (責備的)咱們要不多賣點兒力氣，老叫金芳姐在馬蜂窩跟大梅她們中間受氣，你心裏就樂意呀？

月 那個王八羔子才樂意哪，剛才大梅跟金芳姐吵架，我還不是跟美蘭一塊兒勸大梅啦！(提管斗向左前下)

仙 (向月背影一努嘴，看不起的)哼！……(無事可作，從圍腰裏掏出課本來，唸)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紀——紀——』(指下面律字)左邊兩撇一直道，右邊

像個筆字兒，又沒那個帽兒，這唸個什麼呀!?

小美姑提麵袋等物上。

小 (見仙埋頭讀書，故意輕輕進門，從背後將仙用力一推。大喊) 嗨，小豆豆，你來這麼早哇!

仙 (吓了一跳，氣極) 吓死我啦，你個小蘑菇!

小 (諷刺的) 喲，我可不敢，把你個積極分子吓死了，那還得了!?

仙 不用你小蘑菇貧嘴!

小 (換鞋) 我貧嘴! 你不是積極分子呵? ——平常幹活兒那麼緊張，星期日又趕死似的急着往廠裏跑——月上。

小 (見月) 還有月香，等了我半截兒就一個人偷偷的跑來啦!

月 我等了那麼半天，才說央告的你來呀，你馬芬姐又把你叫走啦，誰知道你們窮嘴咕什麼去啦!

小 放屁，誰窮嘴咕啦? 是我芬姐叫我給她纏線去啦!

月 纏線?

小 嗯!(賣弄的) 嗨，紅的、綠的、半紅半綠的，什麼色兒的都有，淨是那自由線，繡的那花兒呵，叫——「鳳凰單展翅」!

仙 繡花? ——她是作慰勞袋兒吧?

小 人家作繡花兒枕頭哪！——想的倒美，慰勞袋兒！

仙 (卑夷的)哼！……

月 哼！

小 (對月)哼！?——你哼什麼？月香，我實話給你說了吧，你今天可得小心着點兒，一會兒芬姐來了，還請你老人家談話哪！

月 (胆小的)談話？

小 噫！誰叫你剛才來的時候不跟我一塊兒到她那兒去
哪！——(提鞋)我先刷鞋去。

仙 (攔住小，打趣)小蘑菇，你別走，我給你報告個好消息！

小 什麼好消息呀？

仙 你想想，今兒個星期日，該幹什麼啦？

小 (忽然想起來)噲，小¹豆豆，配賣票發了沒有？

仙 (意外的)配賣票？

小 噫，上星期不是說今天發配賣票嗎？

仙 (賭氣)沒有哪！

月 (作個看不起的表情)

小 (把鞋一丟，失望的)還沒有發呀?!哼，白讓我跑了一趟！
……剛才我在家正給芬姐纏線哪，芬姐忽一下子想
起來今天要發配賣票啦，叫我拿上麵口袋就來啦，跑
的我差點栽個大跟斗，恐怕耽誤了。

月 (生氣的) 摔死你才活該哪!

小 (發橫) 月香!……(對仙) 小豆豆, 那你說好消息是什麼呀?

仙 (故意逗小) 這消息呀, 比配賣票還重要哪, 我要說了, 保險你高興!

小 什麼呀, 你快說。

仙 (大聲) 咱們這組(一字一頓)得——紅——旗——啦!

小 (更失望) 喲, 我當什麼出奇的好事兒啦, 鬧了半天是這個呀?——屁鬆!

仙 噯, 小蘑菇, 你上星期不是說你喜歡紅旗嗎?

小 那麼塊紅布條子有什麼喜歡的呀!? 我芬姐沒說嗎, 淨是胡弄你們小孩兒玩, 捉你們大頭的。

仙 放屁, 這會兒工廠是咱們自個兒的啦, 爲咱自個兒幹活兒, 積極生產, 支援前線, 得了紅旗多光榮呵!

小 光榮?——光榮也吃不了的, 也喝不了的, 有什麼用呵!

仙 多勞多得, 你不知道嗎? 得紅旗多了, 到年底還發獎金哪。

月 (應聲) 對啦, 還要發獎金哪!(提管斗向左前下)

小 到年底還有好幾個月哪, 誰知道到時候發不發呀?——你們沒聽我芬姐說呀, 反正這會兒我們知道得了紅旗也不多掙一斤小米兒, 不得紅旗也不少拿半

張票兒，光圖幹活兒緊哪？——我們才不當那傻瓜蛋哪！

仙 你這傢伙真可惡，張嘴是你芬姐，抿嘴還是你芬姐，你知道吧，你芬姐是個死頑固！

小 你不頑固，你積極！——你積極你可別拿工廠裏的錢哪，你要光給廠裏幹活兒，不拿廠裏錢，那才積極哪，那才光榮哪，保險還給你登黑板報哪！

仙 你們就是死頑固，你芬姐是頑固堡壘，你就是頑固堡壘的狗腿子！（竄）

小 嘿，你人個兒不大，胆子可不小，你敢罵我芬姐死頑固！？（追仙）

仙（邊跑邊罵）就是死頑固，就是死頑固，簡直比蔣介石還頑固哪！——你們就是蔣介石，就要消滅你們！

小（捉住仙，把仙手扭在背後）消滅誰？消滅誰？你說，誰是蔣介石，你要消滅誰？

仙（被扭得彎着腰）哎喲，月香！月香！……
（月自左前跑上）

月（上前拉小）小美姑，撒開，快刷你的鞋去吧！

小（推開月）不用你管！——豁出我那雙鞋不要，非跟她弄清楚不可！（轉對仙）說，誰是蔣介石，你要消滅誰？

仙（猛力掙脫）小蘑菇，你軟的欺侮硬的怕，光會欺侮我，

你是英雄，你敢惹惹大梅去？

小 大梅？——有我芬姐給我作主，大梅個『賭積極』又不是老天爺，我不敢惹她！？

仙 你敢惹，你動動人家的小書包去！

月 是呵，你不是喜歡人家書包上那個花兒嗎，你敢摸摸去？

小 摸摸？——你看我敢不敢！

仙 你光說敢，可得讓我們看看哪！

月 對呀，叫我們看看哪！

小 (鼓起勇氣)看看？(走上前去)看看還不現成！(取下大梅的書包伸給仙、月看)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仙 光拿着不行，你不是喜歡人家那個花兒嗎，你得摸摸呀！

月 是呵，你敢摸摸，說人家那花兒多好看哪！

小 (一手舉書包，一手摸花樣)好看！好看！好看！……

仙 (在旁喝彩)好！好！好！……

月 小正喊『好看』，大、美突然自尊當上。

大 (一把奪過書包)拿過來！——你知道丟人值多少錢一斤？

衆 (大笑)……

小 (窘、無言)

大 你也不摸摸你長着幾個腦袋，就憑你個頑固腿子還

想要我的書包!?

馬芬姐上。

馬 (見狀,佇立門口冷冷的)幹什麼?幹什麼?

美 哟,馬芬姐來啦!

全場肅靜,仙、月退步。

小 (回頭見果然是馬,大膽的對大)你當我真是你的呀?——
我想拿過來給你扔了哪!

大 (逼)看你給我扔!看你給我扔!

馬 幹什麼!?!幹什麼!?!

小 (一頭向馬撲去,哭)芬姐,她們欺侮我!

馬 (猛力將小一推,小被推得很遠)滾一邊子去!!!

小 (意外的)芬姐,你——?

馬 (一把將圍腰扔給小)先擦擦你那爪子再挨我,別叫那摸了爛髒書包的手沾上我臭味兒了!

大 (欲衝上前,被仙、月拉住)……

小 (明白了,重新撲馬懷中,哭)芬姐,她們欺侮我,她們都欺侮我……

仙 (不服氣)誰欺侮你啦!?

馬 欺侮你?——吃了你才活該哪,誰叫你不是積極分子啦!你就不死,你這麼落後還有臉活着!?

大 (欲上)馬芬姐,你——

馬 (對大) 嗯——?

月
仙 (拖大) 大梅，大梅!

大 馬芬姐，你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馬 喲，我奉訓美姑哪，又惹的你肉痛啦!?!——美姑，積極點兒呵，積極了工廠好收你當個乾閨女呀!

坐管箱上換鞋，小倚立一傍。

大 馬芬姐，你成心氣死人哪?——我跟你說吧，今天我在家裏就生你半天氣啦!

馬 你生氣找我說!?!——我昨天晚上作夢挨狗咬啦，我找誰去說呀!?!

大 (衝上前) 馬蜂窩，你個死頑固，你——

馬 (冷冷的) 噯，張大梅，你今兒個中了什麼邪氣兒啦?——吃了烏槍藥啦?

月 (拖大) 算啦，大梅，有拾銀子拾錢的，還有拾罵的呀?

大 她老這麼指鷄罵狗的點示人，我受不了!

馬 (冷笑) 哼哼! (對小) 走，美姑，跟我上茅房去!——孫猴子跳到老佛爺手心兒裏打跟斗，我看不出你有多大的『道行』! (拉小，悠然向右前方走)

大 (在月、仙拖拉中暴跳如雷) 馬蜂窩，你別走，——撒開我，月香，你們撒開我!

馬 (停下，仇視大)

想要我的書包!?

馬芬姐上。

馬 (見狀,佇立門口冷冷的)幹什麼?幹什麼?

美 喲,馬芬姐來啦!

全場肅靜,仙、月退步。

小 (回頭見果然是馬,大胆的對大)你當我真是要你的呀?——
我想拿過來給你扔了哪!

大 (還)看你給我扔!看你給我扔!

馬 幹什麼!?!幹什麼!?!

小 (一頭向馬撲去,哭)芬姐,她們欺侮我!

馬 (猛力將小一推,小被推得很遠)滾一邊子去!!!

小 (意外的)芬姐,你——?

馬 (一把將圍腰扔給小)先擦擦你那爪子再挨我,別叫那摸了爛髒書包的手沾上我臭味兒了!

大 (欲衝上前,被仙、月拉住)……

小 (明白了,重新撲馬懷中,哭)芬姐,她們欺侮我,她們都欺侮我……

仙 (不服氣)誰欺侮你啦!?

馬 欺侮你?——吃了你才活該哪,誰叫你不是積極分子啦!你就不死,你這麼落後還有臉活着!?

大 (欲上)馬芬姐,你——

月 大梅，算啦，算啦，大梅！

仙 算啦，大梅姐！

馬 (也實在不願意找尋兒，下)

大 (急得躁腳)氣死我啦，馬蜂窩，你氣死我啦！

金自工務室上。

仙 (奔向金)金芳姐你快來吧，馬蜂窩又跟大梅姐吵架啦！

金 又吵架啦？——馬芬姐哪？

月 跟小麝菇一道兒上茅房去啦！

金 (上前勸養)大梅，怎麼又跟她們吵啦，看把你氣成這個樣兒！

大 (不語)……

金 大梅，上星期你叫我來的時候，你可是答應過我的！

月 是呵！大梅，你不是答應過金芳姐，不跟她們吵嗎？

大 (氣得躁腳)對，答應過你的，不跟她們吵，光跟人家說好話，敬着人家，捧着人家！(將金等猛力一推)哼！窩囊廢，受氣包！(向車當衝下)

金 大梅，大梅！……(見大已去，痛苦的)月香，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

美 剛才仙妮又逗小麝菇啦，才惹的大梅跟馬芬姐這兩位大將出了馬！——嚟，金芳，剛才算是打了頭通鼓啦，咱們就等着看後頭的武把子吧！哈哈……

金 行啦，美蘭，你只恨天不塌，地不陷！

美 (得意的笑，下)……

仙 真倒霉，真倒霉！

月 唉！咱們這組真是沒法辦……

金 仙妮，月香，別洩氣，咱們來商量個好辦法，一定把她們扭過來。

喧聲，劉且吹哨，且喊上。

劉 第六段的落紗工在這兒開會啦！第六段的落紗工在這兒開會啦！

幕後落紗工重複着同樣的聲音，彼此招呼着。

金 好，仙妮，月香你們先玩會去吧，等開過會了咱們再說！

月
仙 行。(退在一邊)

劉站在工務室門口台階上，美蘭等七八個落紗工跟上。

衆 (以劉為圓心圍成半圓，活潑的喊着)開會啦，開會啦。

一落紗工 組長，怎麼還不掛紅旗呀？

又一落紗工 是呵，怎麼還不掛紅旗呀？

衆 別麻煩了，開了會再說吧！——組長，有什麼事快發表吧！

劉 現在宣佈三件事情，第一件，發配賣票，——大家都把麵口袋兒帶來沒有？

衆 帶來啦！

劉 對，還是跟過去一樣，一個人配賣四十斤，照市價打八折，因為照顧大家過八月節，工會決定提前發的！

衆 (高呼)擁護！

劉發票，衆接，每人一摞。

劉 第二件事情，是檢查中秋勞軍的工作——作慰勞袋兒的事兒都給車工佈置下去沒有？

衆 佈置下去啦，前天你給我們說了就佈置下去啦。

金 我們組不光佈置給車工，連工人家屬都佈置到啦，我們組仙妮、大梅、月香還動員她娘她們作慰勞袋兒哪。

一落紗工 我娘把慰勞用的香胰子，洗臉毛巾都買好啦！

衆 好，你娘真進步呵！

美 是呵，閨女是個積極分子，她娘還能落了後！

劉 (阻止玩笑)別瞎扯啦！……對，咱們每個人多買點慰勞品，多買點餅乾、罐頭——

衆 (搶着)花生、糖、香煙、襪子、鉛筆、日記本……

劉 哈，你們比我還記得清楚哪！……好，多買點慰勞品，叫咱們解放軍在前方好好過個八月節。

衆 對，叫他們好好過個八月節！(又彼此挑戰)對，看咱們誰的慰勞品好！

劉 第三件事情很簡單，等會兒掛過紅旗了，徵求大家對上星期競賽的意見，還是那句老話，沒得的別洩氣，得上的別驕傲，——完啦。

一落紗工 噯，組長，還不到開車的時候呵，我們都不想玩啦！

劉 是呵，三點來電，誰叫你們兩點一刻就來哪！——自個兒找點活兒幹吧。散啦！散啦！

衆 (一哄而散)好，好，好！(下)

劉向工務室門下。

美 喲！仙妮，剛才金芳在會上表揚你啦，說仙妮這小豆豆真積極，還動員她娘作慰勞袋啦！

仙 (嬌笑的打美)不用你管！

月 別說啦，美蘭，剛才我們在後邊都聽清啦，你看仙妮笑的，到這會還合不上嘴哪！

美 (摸月臉)不用說她，還有你個半積極分子哪！

月 (打美)去你的！

美 (笑下)……

月 金芳姐，接着商量咱們的事兒吧！

金 噫！……月香、仙妮，你們說咱們怎麼加強工作哪？

仙 (洩氣的)金芳姐，照我看，咱們就同意大梅姐那個意見，把馬芬姐調走算啦！

金 仙妮，你怎麼也說這話哪？

仙 我看要沒有馬芬姐了，什麼事兒也就沒有啦，咱們心裏也就乾淨啦！

金 仙妮，你還是有點兒大梅的思想，光看見馬芬姐跟小美姑頑固，就看不見自個的態度也不強？大梅你們要不好好檢討改正，對落後工友光打擊，到哪組也非碰破腦袋不可！

月 我想起來啦，金芳姐，我看要加強工作呀，先得防備仙妮那兩片嘴，別給大梅當尾巴，她老是東說說，西說說，跟馬蜂窩小麝蕊她們加言兒！

仙 (慶齊要打月)

金 (制止他)別鬧，仙妮：月香說的很對麼，你這病就該吃這個藥。……好，今天咱倆就負責勸大梅，叫她別再指着人家眼窩子，罵馬芬姐死頑固啦，逼的人家下不了台。(對月)月香，你哪？

月 我——(想)

仙 (搶着)她！?——她個半積極分子，手軟的跟麵條兒似的；光會團結，可不會鬥爭！

金 (笑了)對呀，仙妮說的也很對：月香，以後你要壯起胆兒來，爲了工作，該批評馬芬姐幾句就批評她幾句，一會兒你就找她去談話——

月 我找她!?——哼,她還找我哪!

金 那不正好嗎?

月 不,我不去!

金 不怕,月香,我教給你怎麼說。

女工上。

女工 金芳姐,你真難請呵,你怎麼還不到我們那兒去
哪?

仙 (嬌怒)到你們那兒幹嗎去呀?

金 她們那組也鬧不團結哪,叫我去給她們談一下。——

(對女工)我們的問題還沒弄清哪,怎麼辦?

女工 哎呀,金芳姐,走吧!

金 好,走,走!——月香,那你替我把配賣票發一下吧,
還檢查一下作慰勞袋的事情。

月 嗯!

仙 你快去快回來,呵!

金 嗯!

女工 (拖着金)走吧,金芳姐!(下)

劉自工務室抱紅旗上。

劉 (邊上邊喊)掛紅旗啦!掛紅旗啦!

男女工人呼叫而上,首先是美蘭及車工乙。

衆 (歡呼)掛紅旗啦!有我們的沒有?(把劉擠在工務室門口層

層圍住)。

車工乙 (從劉手中奪過登記表來看,衆與美齊唸) 三十七號三十

美 八號趙美蘭!……哈,我們又得紅旗啦!

車工乙 (對仙)仙妮,我們又得紅旗啦!

劉 美蘭,你們上次不是就得啦?

美 (自狂的)是啊,上次得啦,這回又得啦!

劉 對,繼續努力,下次還得,來他個連中三元。

美 對,來他個連中三元!

車工乙 仙妮,你們哪?

仙 (渴望,氣憤)下回我們要得了紅旗呀,就把它鎖在我
劉 家裏,連走親戚、串門兒都不讓它去!

劉 好哇,仙妮,好哇!(劉把紅旗給美,向左前下)

衆 美蘭這精靈鬼就是有辦法,這回又得紅旗啦!(下)

台後歡呼聲、歌聲。

馬、小自右前上。

美 (退仙)仙妮,你看這紅旗多鮮亮啊!

女工乙 (自美手中奪過紅旗向小炫耀)小蘿菔,你不是喜歡紅
旗嗎?借給你們掛一天哪!

美 是啊,掛在你們那頑固堡壘上頭,你們就更威風啦!

馬 (衝向美)美蘭!

月 (制止美)美蘭!

美
女工乙 (作鬼臉) 啲, 又搵了馬蜂窩啦! (向左前跪下)

美聲: 大梅你別回去啦, 我們又搵了馬蜂窩啦!

大 (自左前氣沖沖上, 見馬, 不屑的) 哼! (扭轉身背對馬、小)
壓場。

月 金芳姐叫我給大家發配賣票, 傳達她們開會的事情。
工會爲了照顧大家過八月節, 特別提前發的, 合作社
晚上還辦公。(發票)

小 (接過配賣票來) 芬姐, 一會兒下了班咱就趕緊去領吧,
聽說合作社洋麵不多啦, 省的去遲了領那小磨麵!

馬 (制止小) 又嘴賤啦!?

仙 死頑固——幹活兒沒勁兒, 領麵多積極呀!

小 你積極!?!——你積極可不把你的配賣票送給我!

仙 不要臉!

月 仙妮, 剛才金芳姐費了那麼多唾沫算是餵了狗啦?

小 你要臉!——你那麼要臉廠裏也是賣給你四十斤, 可
不多賞給你一點兒?

月 …… 還有是作慰勞袋兒的事兒, 金芳姐叫我問問大
家都開始作了沒有。

仙 開始啦!

月 大梅, 你哪?

大 (生氣, 不語)……

仙 我知道，大梅姐也開始啦，前天晚上我跟她一塊兒上街買的線！（轉向馬）馬芬姐，你那麼會綉花兒，這會兒作慰勞袋你可不爲難啦！

月 是呵，芬姐，剛才聽美姑說，你在家綉花兒哪，你的慰勞袋兒快作好了吧？

馬 （冷冷的）作好啦！

小 （認真）芬姐，你作的不是你自個兒的綉花兒枕頭嗎，怎麼說是慰勞袋哪？

馬 少扯蛋！——人家願意這麼聽，咱們爲什麼不這麼說呀！

大 （恨恨的跺腳）人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不要臉！

月 （制止大）大梅！

仙 （勇敢的上前）芬姐，你說這話可就不對啦，現在秋季攻勢開始啦，解放軍在前方爲咱拚死忘生的打勝仗，咱送點兒慰勞品來表表咱們支援他們的心思，你說不應該嗎？

馬 （不語）……

大 （制止仙）仙妮，別說啦，給狗說人話有什麼用呵！

馬 張大梅！

月 （急制止）芬姐！（轉向大）大梅！

馬 （氣沖沖對大）哼，你們不是常說，今天生產就是支援前

線打蔣介石嗎，咱們天天生產就行啦，又添這麼多零碎兒幹什麼？

大 那你們天天吃小米餓不死算啦，爲什麼還死皮不要臉的搶着領麵哪？

月 大梅，少說兩句吧！

仙 我找金芳姐去！（跑下）

馬（壓抑着）是呵，誰叫廠裏配給我們哪！你積極，你吃得開，你下命令叫廠裏別配給我們哪！

大 馬蜂窩，你混蛋，你破壞我們的競賽，你——

月 大梅，你包點屈吧！

大 月香，我非說不可！——馬蜂窩，咱們算算賬吧，我們這組碰上你這麼個不要臉的死頑固算倒了八輩子楣啦，一連兩個星期累的我們得不上紅旗，累的我們達不到標準數，二九一十八天我們費的勁、流的汗，你給我們賠出來，給我們賠出來！

馬（依然壓抑着自己）張大梅，先說清，我可不是好惹事兒的人，可你真要把我逼急了，我也不怕事兒！

大 我不聽你胡說，你給我賠出來，賠出來！

馬（完全撕破臉，大叫）賠！？賠你個屁！你找我算賬，我還要找你算賬哪！張大梅，我問你，是誰提議發動競賽的呀！？

大 (理直氣壯)我們，我們發動競賽的，怎麼樣？

馬 是呵，是你們想給廠裏多幹活兒，發動的競賽，不是我，不能叫我守你們的競賽規矩！是你想出風頭，露面子跟別人挑的戰，不是我，你得不上紅旗是你自個兒打自個兒的臉，我又沒往你臉上吐唾沫，你憑什麼找我的麻煩！？

大 馬蜂窩，你死頑固！

月 (制止)大梅！——芬姐！（拉馬）

馬 月香，幹什麼，你要拉偏架嗎！？——張大梅，你不提競賽算沒事兒，你一提競賽咱們是解不開的冤仇！以前工友們多好哇，各幹各的活兒，各掙各的錢，誰也不用找誰的岔兒，偏是你們這些積極分子，乾閨女們，發動什麼競賽，分什麼這個積極，那個頑固，把這個圈在牆裏，把那個推到牆外——

大 馬蜂窩，我不聽你放屁啦！眼前只有一條道，你給我滾，你不許再在我們組裏搗亂，你給我滾！

馬 放屁！滾什麼，你說！

月 大梅，芬姐，大梅，你們聽我說，聽我說！

大 不要臉，不要臉！

馬 你才不要臉啦！你才不要臉哪！

仙跑上。

仙 金芳姐來啦，金芳姐來啦！——（回頭）快點，金芳姐！

小（搵馬）快走吧，芬姐，金芳來啦，我怪怕！（向左後順車當下）
墜場。金急上。

金 馬芬姐呢？馬芬姐呢？

仙 跑啦！跑啦！

金 我找她去！（下）

大（好半天，才舒出一口氣來）氣死我啦！馬蜂窩，你氣死我啦！
彭上。

仙 他媽的馬蜂窩！

彭 怎麼，仙妮，又罵人啦？

仙月（氣得要哭）彭管理員，馬芬姐快把我們的肺都給氣炸
啦！

彭 又吵架啦？（用目光尋找）馬芬姐跟小美姑那兒去啦？

仙 還不是怕管理員說她們，不定又鑽到那個老鼠窟窿
裏去了哪！——金芳姐逮她們去啦！

彭 好，大家不要生氣啦，回頭我來好好的批評她們。——
怎麼樣，你們對這次掛紅旗有什麼意見？

月（抱怨的）管理員，你說淨什麼扣我們的分啦？

彭（拿鉛筆指黑板上的符號）噢，來咱們算一算。馬芬姐曠了
一個工，扣兩分；小美姑跑三次車，扣三分，這一共就
五分啦。

仙 (性急的)扣五分還有九十五分,也該得呀?

彭 你別着急呀,全細紗間二十多個競賽組,出白花你們數第四多,也扣三分。

仙 那我們總分是多少哇?

彭 (從書夾中查看)你們總分——連九十分都不到。

衆 連九十分都不到?

彭 嗯,你們想,你們白花出多了,出紗的數量就少啦,上星期你們平均數才 0.95磅,所以在出數這一項上,扣分最多,共扣五分!

大 (氣極)那淨是馬蜂窩跟小蘑菇的過!

彭 (和藹的)也不光是馬芬姐跟小美姑的過,大梅,你跟她們鬧不團結,也扣了兩分哪!

大 管理員,你要不把她們調走哇,我一輩子也跟她們團結不了!

彭 (笑着)曖,大梅,我就知道你又要說這句話。

大 是呵,你知道我說這句話,你就回答我吧,金芳給你說過沒有?

彭 說過啦,——大梅,你很積極,很熱心,上級都知道;什麼標準數、競賽總結大會,你樣樣都記得很清楚,這很好;可就有一條兒你還沒有記住:搞紅旗競賽,要完成生產計劃、達到標準數,必須要進步工友帶動

落後的呀！

大 要是叫進步的帶動落後的，爲什麼上星期馬芬姐曠了個工，我跟她鬧了一頓，你還扣我一分哪？

彭 是呵，你爲什麼非跟她鬧哪？——大梅，我跟你說過多少回，馬芬姐的工齡比你們那個都長，馬芬姐的手藝比你們那個都好，你們要——

大 (截斷彭)她手藝天好，就算她一個人能頂我們兩個用，可是她不跟咱好好幹，這還不是白搭！？

彭 正因爲她不覺悟，不好好幹，才要你們幫助她呀！

大 (不聽)行啦，行啦，管理員，反正我要求把她們調走，你說答應不答應吧！

彭 大梅，五個指頭還有長短哪，那個組裏都有落後的，不光你們這組——

大 (不聽)好好好，算啦，算啦，反正我也說不過你們，我也早就知道你不會答應把她們調走！

彭 (笑)是呵，你知道我不答應，你就該聽說了吧？

大 你不調拉倒，我自有我的辦法！

月 仙 你有什麼辦法？

大 不用管什麼辦法，反正聽你們的話，不調走她們就是啦！

仙 (天真的)我知道，大梅姐的辦法是要好好檢討自個兒

啦！——是吧，大梅姐？

月 對，大梅姐，不要再要求調她們走啦。

大 行啦，行啦，你們不叫我要我我不要求好啦，還這麼麻煩幹什麼。

彭 對，大梅，好好檢討一下自己吧，冷靜一下，等會兒我再找你談談。——月香，仙妮，你們跟大梅團結起來，改造馬芬姐跟小美姑哇！

月 好！

彭 對！（對大）大梅，先消消氣兒，有什麼話回頭咱們再談。（看錶）還有一會兒就要開車啦，準備幹活兒吧！

彭向左前下。

月 大梅，管理員說的對，人心又不是鐵打的，咱們多拿好話兒勸她們，她們慢慢就改啦！

大 （生氣的說怪話）管理員！？——哼，管理員跟金芳一樣，就因為馬芬姐手藝好點，就光叫咱們給她們說好話！

月 管理員也不光叫咱們給她們說好話呀，就是因為手藝好，改造過來能起大作用嘛。

仙 是呵，管理員不是說一會兒還要找馬芬姐她們談話，批評她們嗎？

大 （厭煩的推開仙）好，好，好，你們對，我不對，你們聽，我不聽！（跺腳向左前下）

月 (痛苦)金芳姐光叫咱們說她,你看又把她說跑啦!

仙 不要緊,月香姐,走,咱們追她去!(推月香下)

小悄悄自四十號車後鬼鬼祟祟上。

小 (悄悄四望,見月等確已去,回身招呼)芬姐,芬姐,快出來,她們都走啦!

馬 (也鬼鬼祟祟上,四望)……

小 (興奮的)這回可好啦,咱們什麼都偷聽啦,咱們可摸著底細啦!

馬 (心情比小沉重得多)嗯!……

小 芬姐,你聽管理員不答應張大梅調咱走,她說她有辦法,她有什麼辦法呀?

馬 你聽她吹牛皮!——當管理員的還不能把咱怎麼樣哪,她張大梅個瞎積極還不是在咱們手心裏攥着哪!

小 (相信馬的魄力,但也就心的)可管理員還要批評你哪!

馬 批評!?看吧,管理員他要說的是門道,我就聽上兩句,他要胡說呀,我就來個『石棒捶灌米湯』叫牠寸水兒不進!

小 (氣的)嗯,(又想起)噯,芬姐,月香個死丫頭還要找你談話哪!

馬 哼,她要找到咱門兒上來,那不是正好嗎!

月聲:芬姐,芬姐!美姑!

小 你聽，她找咱們哪！

月 自左後上。

月 芬姐，你們在這兒啦……

馬 (故作親切的上前拉月) 幹什麼，月香？

月 芬姐，今兒打家裏來的時候，你不是說給我有兩句話說嗎？

馬 是呵，你怎麼不答理我，就偷偷跑來啦？

月 (胆怯) 我……我……

馬 月香，連你也看不起你芬姐啦！？

小 是呵，剛才小豆豆耍笑我，你也幫她的腔；剛才大梅跟芬姐吵架，你也要拉偏架，你——你也把我們看扁啦！？

月 我……我……

馬 月香，不用怕，爲這麼一點兒小事兒，我不怪你！

月 嗯！(要說內心話) 芬姐，我勸你……我勸你——

馬 月香，你先別勸我啦，我先問問你——(真情打動) 月香，你想想，是誰這樣一年到頭，每天兩趟，不管颶風下雨，不管黑天半夜，上班來，下班去，跟你一塊兒走哪！？

月 (矛盾)……

馬 月香，你想想，是誰跟你在一個院兒裏住南北屋，我叫你娘孀子，你叫我娘大娘哪？

月 (不語)……

馬 月香，你小時候上班是我爲你給工頭們求爺爺、告奶奶介紹的；在廠裏，你那老鼠膽兒淨受人家的氣，我常護着你；這些事兒你都記的吧，怎麼今兒個你倒跟大梅她們站在一邊來欺侮我哪！？

月 (苦澀的)不是，芬姐！我……我是說解放啦，廠裏配賣米麵……(怯弱，口吃)工廠對咱好——

馬 (制止月)工廠對咱好！？——月香，別叫那點兒便宜東西迷了眼睛吧，你就不看看助理員萬國英還是像解放以前那樣威風？——前年廠裏開除我就是他親手掛的牌兒，這會兒他還是歪着脖子吓唬咱！

月 (要解釋)不是，芬姐，不是——

馬 不是！？——月香，解放啦，管教咱的人倒更多啦，像張大梅這樣的瞎積極也敢隨便要求調走我！

月 (痛苦的、懇切的)芬姐，我說你別再跟大梅她們鬧啦，解放以前你叫廠裏開除過兩回，還不够嗎！？

馬 (痛心的)是呵，我也知道關關了再找個事兒不容易！……(慌張的)可她們非逼我走上這條道，我有什麼法子哪！？——月香，說實話吧，真要到了那時候，我什麼也豁出來了！

小 芬姐早跟恒大紗廠她乾妹妹那兒說好啦，這兒要實

在呆不住了，我們就到她乾妹妹廠裏去上班——

月（意外的）到恆大紗廠去上班？

馬（週諱）月香，你不用管這，我問你，我的話你聽明白沒有？

月（痛苦、不語）

馬（陰沉的）月香，今兒個大梅你們打算怎麼剋對我，你們怎麼商量的？

月（極痛苦）沒有，芬姐，什麼也沒商量，那都是你胡猜的，壓根兒就沒有這回事兒！

馬（潑辣的）月香，她要再要求調我走，你就跟我站到一邊來，一塊兒要求調走她！

月（痛苦、掙扎的）不，芬姐，你別這麼想！大、大梅她們逼你還不是爲了……（嚥嚥，不敢說下去）……

馬（憤激的）是爲什麼！？

月（掙扎，奮勇；忽然來了一股勇氣，使月香完全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害怕，脫口而出）爲了解放啦，咱們是工廠的主人，生產是爲了咱們自個兒！！

馬（完全沒有想到，失望的）月香，你決心要跟大梅一個鼻子眼兒裏出氣呀！？你決心不要你芬姐啦！？

小 是呵，月香，你得想一想！

馬（威脅的）好哇，月香，這會兒你翅膀硬啦，你自個兒會

飛啦，你就過了河拆橋，你就不要你芬姐啦!?

小 (也痛苦的) 是呵，月香，就因為你膽兒小怕鬼，趕黑夜回家，走到那沒燈的胡同裏了，咱們就拉緊手，到今兒個你就真要捨下我們啦!?

月 (痛楚萬分，急哭) 不是，芬姐，不——

金聲：爲大梅呀，磨的咱這嘴快生繭子啦!

金、仙自車當上。

金 噢，芬姐，你們到這兒來啦，怪不得我轉了一圈也找不到你們哪。(見月) 月香，怎麼啦?

月 (哭，不語)

金 (略知一二) 仙妮，拉月香姐到那邊玩會兒去吧。

仙 (拉月，親切的) 走，月香姐，咱們玩去吧。(向左前下)

金 美姑，你也玩去吧，我跟芬姐說會話兒。

小向右前下。

金 (談懇的) 芬姐，剛才我們把大梅說了一頓，批評她過去對你態度不好——

馬 (戴金) 狗咬耗子，多管閒事麼，她張大梅又不是管理員，又不是助理員，她憑什麼對我態度不好哇!

金 是呵，芬姐，大梅我們比你小兩歲，你是我們的大姐姐，我們態度有不好的地方，你就痛痛快快的說我們，別憋在肚子裏生悶氣!

馬 哼，我才不生氣哪！

金 (沉一下) 芬姐，你也是七八年的老工人啦，手藝比誰也不差，你該挑着頭兒領着我們往前幹哪。

馬 我!?!——我這個頑固分子，我可不配！

金 芬姐，大梅態度不好，她該受批評；可她有好些意見還是對的呀！你想，咱們平常幹活還不能光跑車、又曠工，斷了頭不接，出那麼多白花哪，今天咱們正紅旗競賽，爲了完成生產計劃，達到標準數——

馬 (不聽這一套) 車不好看，花不好紡，誰能擋住牠不出白花哪！

金 芬姐，要是解放以前，我也不這樣勸你；那時候，咱們受國民黨壓迫，吃不飽，穿不暖，我也偷廠裏的紗，我也跑茅房去歇着；那時候，咱們那樣作是對的，可今天還這樣就完全錯啦。

馬 (不語，躲向一邊去)

金 (無奈) 芬姐，聽月香說大娘心口痛的老病又犯啦，是嗎？

馬 (不語)

金 芬姐，你領大娘來咱廠的醫院裏看看吧，咱這大夫挺好，吃藥也不化錢。

馬 行啦，金芳，你別管那麼多啦，我娘沒有病。

大、月、仙上。

大 (且上且說)別再嘍喃啦,別再嘍喃啦!反正我聽你們的話,不再要求調走她們就是啦,還問我有什麼辦法幹什麼!?

馬見大上,不示弱的相對而立,使人覺得又要開火的樣子。

忽然鐘打三點,幕後戒聲:「三點啦,開車啦!」

衆 電來啦,開車啦!(各上車)

緊張的工作。有工人抱大紗,推管箱,提管斗等左右穿梭上下。

美 (上)玩這齣半天才到點,咱今兒個來的太早啦。

車工乙 可不,差不多早來了四五十分鐘。

小自右前上。

美 哟,小蘆森,你到那兒去啦?

小 (沒好氣)上茅房去啦!

美 把你掉到茅坑裏去了吧?開車這麼大工夫才來!(下)

小 他媽的精靈鬼!(上車工作)

緊張的工作。

萬、彭自左前上,萬走在前面,手裏拿着工人的意見書。

萬 (急躁的,走上邊談)好好好,彭剛同志,你不必再給我解釋啦;你放心,我不會因為他們給我提了這些意見就灰心喪氣,放鬆管理;因為我還自信我是一心想把工作搞好的,這一點你應該完全了解!

彭（耐心，和藹的）這還用說嗎，萬國英同志？——你積極、負責的動機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問題是既然大家提了這些意見，咱們管理方面就該冷靜的研究一下——

萬（極不冷靜的）當然要研究！……是的，要澈底研究！……這不只是因為今天工人們給我提了這些意見，而且因為這也是一個我們爭論了很久的問題啦；事情發展到了今天，如果再不弄清是非，我看我這助理員簡直也沒法作下去啦！

彭（無奈何）……好吧，萬國英同志，你還是先把大家的意見看一看吧；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咱們回頭再細談，我先到那邊去照顧一下工作。

萬（激情的）好，你去吧！

彭下

萬（苦悶的）把我滿腔熱血，一片苦心，叫作什麼「態度不好」、「官僚主義」，這、這不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說法嗎！？……哼！（氣向工務室下）

喧聲，劉喊聲：「落紗工開會啦，第六段的落紗工開會啦！」

美聲：金芳，叫咱們開會啦！

金 好！——（向辜蕾）月香，仙妮，你們有意見沒有？

月、仙聲：沒有！

金 大梅，你哪？

大 有——還是我那個意見，我提議一部車一組，叫管理員好好考慮一下！（接頭下）

金 好！——美姑！

小 （沒好氣）沒有！

金 （向車嘗）馬芬姐，你有意見沒有？

馬 （尖刻的）我又不是積極分子，我還敢有意見！？

金 （一笑）……

美 （上）走吧，金芳！（對小取笑）小蘑菇，好好看車，少出點白花吧，別再掉到茅坑裏去啦！

金 （制止）美蘭！（推美向左前下）

小 （見美下，跑到美蘭車頭）他媽的趙美蘭！我出白花扣我的分，關你什麼事呵，你給我鬧這個難看！？（說着，從團腰兜中掏出一團白花，吐上唾沫，扔在地上，恨恨的用腳踩成泥）他媽的，看你們還說我白花多，看你們還說我白花多！……（大聲：小蘑菇！）

小 （大吃一驚，以為被發現了，支吾的）幹什麼？

大上。

大 你這個錠帶兒斷啦！

小 （鬆一口氣）我把升帶牌兒支起來得啦。

馬上，在後面觀望。

大 光支起來就行啦？——這麼大個廠子，那年才等到扎錠帶兒的來呀，這四個錠子就叫它空着管兒呵！？

小 那你叫我怎麼辦哪？

大 怎麼辦？——（將小一推）我叫你找扎錠帶兒的去！（翻下）

馬（上前）嚶，張大梅，你又欺侮小孩兒啦？

大 我怎麼欺侮小孩兒啦？

馬 你叫她找扎錠帶兒的去，你給她說好啦，你推她幹什麼？——老實告訴你，我不在這兒你欺侮她我說不了，我在這兒你再欺侮她呀，那就辦不到！

大 我就是推啦，我就是推啦，她要再不去我還推哪，怎麼樣！？（理直氣壯，衝上前又將小一推）去！

小（見勢不好，拉馬）芬姐，芬姐。

大 哼，今天你還想騎在我脖子上拉屎呵？——你作錯了夢啦！（氣下）

馬 哼，我看你簡直要封王啦！你不推呀，我還許叫她去哪；你這麼一推呀，就是不叫她去啦！——美姑，把升帶牌兒支起來算啦，扎錠帶兒的來就來，不來少紡四個管兒正好少出白花，這麼大個廠子，你打哪兒去給她找哇！

小 他媽的，我又不是你們（指大）狗使的奴才！

馬 對，不尿她！（無意中看見地上自己的泥鞋）哼，讓她們耽擱的咱連鞋都沒刷了。

小 芬姐，我先刷鞋去吧！

馬 去吧——連我的也帶去刷刷。

小 欸！（提鞋向右前下）（馬上車，下）

仙（自車當急上，向小去的方向看看，回頭向裏）大梅，小蘑菇又跑車啦！

大（輕鬆的笑着上）噢，不是，是我叫她找扎錠帶兒的去啦！

仙 不是，她刷鞋去啦，你看她那鞋都沒有啦！

大（一看果然沒有了，怒·）可不，這傢伙真可惡！（跑到四十號車頭小工作處看看，而後跑到右前方對小去的方向大叫）練一完一啦！（回自己車）跑車吧，反正我看我這二十根毛棍兒完事，你練翻了車我也不管，看管理員來了說誰！（上車）

仙 對，就不用給她看！（上車）

萬（自工務室急上，不耐煩的）又嚷什麼？又嚷什麼？

大 助理員！你看剛開了車，小蘑菇這個錠帶兒斷啦，我叫她找扎錠帶兒的去，她又跑出去刷鞋啦！

萬 你們車上怎麼老是出事兒！？

大 誰願意出事兒哪，她跑車，光練疙瘩，還耽誤我們達不到標準數哪！

萬 你先幫她接一下！

大 我才不給她接哪，我淨幹點子沒名沒利的黑活，也得上紅旗！

萬 你先替她接上，我去捉她去！（大下）（自語）像你們這樣工人，整天價處罰還制不服哪，還能給你們講民主？哼！（向右前方走）

小自右前方上，見萬，怔住，把鞋背在後面。

馬上，在萬背後偷看。

萬（官僚的）小美姑，你還想幹不想幹哪？

小（可憐的）我怎麼不想幹哪……

萬 想幹？……想幹你早不搗蛋啦，大梅叫你幹什麼去啦？

小 叫我找扎錠帶兒的去啦……

萬 那你爲什麼跑車哪？

小 我……（答不上來，看馬）

馬（上前）助理員，她不是跑車！

萬（回頭對馬）沒有你的話說，去！（馬退後，萬轉對小）說，你幹什麼去啦？

馬（在萬後面向小示意，作肚癢狀）

小（抱肚子蹲下）我不是跑車，我是上茅房去啦，我肚子痛……

萬（不耐煩於小的謊話）肚子疼請假！

小 (痛哭的) 我真是肚子疼, 昨天晚上沒蓋好被子, 凍着啦……

萬 哼, 豈有此理, 給你畫個跑車號!(往黑板上畫)

小 給我畫個跑車號?

萬 嗯! 畫個跑車號, 扣你一分! 要是解放以前哪, 官僚資本家們早把你開除啦! ——去吧, 看車去吧!

在萬畫時, 小屢屢向馬努嘴, 意思是問怎麼辦。

仙上在背後偷看。

馬 (上前) 助理員, 許我提個意見吧?

萬 (回頭) 什麼意見?

馬 人家肚子痛, 跑一趟茅房就不行呵?

萬 跑茅房?

馬 嗯! 管理人員肚子痛也不能不跑茅房吧, 怎麼工人跑一趟茅房還畫個跑車號哪?

萬 誰說她跑茅房啦?

馬 人家不是說的清清楚楚啦, 昨天晚上沒蓋好被子, 凍着肚子啦, 您沒聽清楚哇?

萬 你聽清楚啦?

馬 嗯, 不聽清楚我就說啦?

萬 聽清楚!?! ——聽清楚了也給你畫一個!(又畫)

馬 也給我畫一個?

萬 噫！畫你勞動態度不好、畫你包庇錯誤，跟她受同樣處分，也扣一分！

馬 包庇錯誤！？

萬 噫！她不是肚子疼，她是裝傻！——大梅叫她找扎錠帶兒的去，她跑去刷鞋啦，你知道嗎？

馬 噢，我不知道……

萬 不知道你可多嘴？

馬 噢……助理員，不知不爲過麼，就算我錯啦，頂多也是因爲我不知道哇，你也不該給我——

萬 像你這樣糊塗，順嘴胡扯，就是干涉行政管理，就是不遵守勞動紀律，就是包庇落後，就是錯誤，就該畫！

馬 好，你不讓提意見，你就畫吧！反正畫了是你的錯，不是我的錯！

萬 不是你的錯？

馬 噫，誰叫你隨便畫哪？

萬 (大吼)粉筆在我手裏，我要畫就畫！——你再說，你再說我還給你畫一個！

小 (推馬)芬姐！芬姐！

馬 好，好，我不說啦，我不說啦。(被小掩下)

萬 哼！——就有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工人！？解放啦，工廠提高了你們的生活，共產黨對你們這麼好，你們沒學

會一點兒正經的吧，倒光學會提意見啦！就憑你們成天價光拿廠裏的錢，不想給廠裏幹活兒，還有資格給我提意見！？……哼，提意見、提意見，我一聽提意見就頭痛！（憤然向右前下）

小（見萬下，大膽起來，跑到右前方，對萬去的方向）呸！你當助理員怎麼樣呵，也不能不講民主！——

仙 都扣兩分啦，你還講民主哪！

馬見萬走，也上。

小 就是不講民主，什麼競賽呀，簡直是人管人！

仙 像你這樣死頭固，就得管着點兒，從前給國民黨幹活兒，你偷懶、泡蘑菇行了，今天工廠是咱們自個兒的——

馬（上前推仙）什麼自個兒不自個兒的！？——小豆豆，才幾天不穿開襠褲哇，就學會了賣膏藥！？

仙 今天解放了，工廠就是咱們自個兒的——

馬 是自個兒的可不讓你隨便拿一細紗，可不讓工人隨便多歇會兒，可不讓你把細紗車分半截抬到你家去？

小 是自個兒的，你叫它，它可不答應？

仙（急了）就是自個兒的，就是自個兒的，你們再不好好幹活就不行！

小（讓仙）就不是自個兒的，就不是自個兒的，要是自個

兒的，我刷鞋去助理員早不給我畫跑車號啦！

仙（被馬、小通急，向車當大叫）大梅！大梅！快點兒！快點兒！
（馬溜下）

大上。

仙 大梅，小磨菇刷鞋去，又畫了個跑車號，不知道爲什麼也給馬芬姐畫了一個，怎麼辦？怎麼辦？

大 真的嗎？

仙（指黑板）真的，真的，你看，你看！

大（氣急）好，你不要管，我來收拾她們！

仙 對，狠狠的收拾她們！（下）

大（急得渾身發抖，幾乎說不出話來）好，小美姑，你刷鞋，我們不刷鞋，你的鞋值錢，廠裏的紗不如你那鞋值錢！

小 我那鞋是漂白布的，挺貴的，弄髒了回家我娘又說我呀！

大（過度緊張，反而說不出什麼來，聲音也喊不高了）好，好，好，小磨菇，我們惹不起你們，我們怕起你們了，（推小）你們請出去吧！請出去吧！

小（退，驚異）請出去？

大 反正我好話也給你們說完啦，我也再沒勁兒跟你們吵啦，把你們開除完事兒，——你們請出去！

小（大驚）開除？

大 噫！以前我勸過你們多少回，叫你們進步，叫你別老跟在死頑固屁股後頭跑，你不聽，到這會兒要開除你們啦，我再也沒法兒救你啦！

小（急得要哭）誰要開除我們？誰要開除我們？

大（聲音突然高起來）我們！——我們要開除你們！

小 你們！？

大 噫！我們！（向四下看看，見無人，大聲）金芳，月香，仙妮，我們剛才在四段開會決定的，你們要再不好好看車，多出了白花，影響我們達到標準數，我們全組要求管理員開除你們！

小 這是真的嗎，連月香也贊成！？

大 噫，你們別覺着月香跟你們住同院兒，以前跟你們好，可今天人家進步啦，她也完全同意開除你們，連外組的美蘭也贊成開除你們——還有，我敢說，保險連助理員也贊成開除你們！

小（竊竊，哭）呵——

大 噯，小蘑菇，你哭什麼？——有本事你去搗蛋吧，這會兒我們歡迎你們搗蛋——。

小（哭聲更高）呵——

大 去吧，找你馬芬姐去吧，——（報復的）小蘑菇，這會兒我倒要看看她死頑固馬蜂窩有多大的道行哪。（下）

小 (笑着)芬姐,芬姐!

馬上。

馬 (陰沉的)哭什麼?

小 芬姐,他們要開除咱們啦,連月香也贊成!——

馬 別說啦!我什麼都聽見啦。

小 什麼,你都聽見啦?

馬 嗯!……

小 芬姐,那怎麼辦,怎麼辦哪?

馬 ……(受到嚴重的打擊——悲怨和仇恨糾結在一起,沉重的,慢慢的)哼,競賽才不過兩個星期,總共也只有二十天,就讓你們弄的我站沒站處,立沒立處,沒處藏,也沒處躲!?!……你們把我當成大糞車子似的,誰見了誰恨,走到哪兒哪兒臭!?!……連月香這原先跟我靠得近的也走遠啦,連金芳這看着老實的也跟我下了狠心,連美蘭這外組的也來趁雷打鼓看笑話——

小 (打斷馬,也是提醒馬)大梅說保險連助理員也贊成哪!

馬 (繼續的)是呵!連助理員也還是跟解放以前一樣欺侮我,你們上上下下、遠遠近近的結成一伙兒來欺侮我,你們——

小 (聽着不是味兒了)怎麼,芬姐,你怕了她們啦?

馬 (茫然如石沉大海)怕——?

小 (失去了主宰, 抱怨, 哭) 芬姐, 你剛才還不如不叫我刷鞋
去哪, 你剛才還不如不叫我刷鞋去哪!……

馬 (被刺痛, 悔恨的) 別說啦, 你放這馬後炮還有什麼用!

小 (大哭) 呵——

美聲: 金芳, 我看你們那馬鋒窩根小磨礮就欠開除啦!

金聲: 美蘭, 不許隨便瞎說!

馬急退回車上, 小伏三十九號車頭哭, 金、美自左前上, 仙跟在後邊。

小 (哭, 不語)……

美 (上前看黑板) 可不, 不多不少整兩分呵!

仙 金芳姐, 這星期頭一天就扣兩分, 我看掛紅旗又完蛋
啦!

金 去吧, 幹活兒去吧, 仙妮, 我來說她們。

美 (打趣小) 小蘑菇, 你跟馬芬姐可真是好到家啦, 領配
賣麵在一塊兒領, 盡跑車號又跑一塊兒畫去啦!

女工乙上。

金 美蘭, 看你的車去吧!

女工乙 (也上前打趣小) 我看看這是誰哭的這麼痛呵?——
喲, 是小蘑菇哇?

美 (也湊上去) 呸!——就那麼好哭, 拿着流淚呀, 比吐唾
沫還容易哪!

金 美蘭，你們怎麼這麼頑皮不聽話！？

美 金芳，馬芬姐跟小蘑菇哇，這才是秤桿離不了秤砣哪！（與女工乙大笑下）

金 （拉卜）美姑，你跑車，扣了分兒，連累全組工友，你該不該受批評？

小 （哭，咳嗽）……

金 （極誠懇的，有些怨憤）別人都把工廠當成自個兒的，瘋了似的積極生產，只有你們落後，人家說你，你說怨誰呀？

小 （哭，咳嗽聲變高）——

金 別哭啦，把嗓子都哭乾啦！——趕緊接頭兒吧，我給你倒碗水喝。（拉小上車，小止哭；金拿碗到美車頭，正要倒水，低頭見美斗中白花，讚嘆的）呵呀，美蘭，開車這麼半天，你們才出這麼點兒白花呀？（一手將白花舉起，回頭對小）美姑，你看人家這組多齊心哪，你快別哭啦！

金放下白花，倒水。女工乙接頭上。

女工乙 我們六個人又不打架，又不吵嘴，光搭拉着腦袋接頭，怎麼就出了白花啦？（接頭下）（美接頭上）

美 是呵，我們又沒有馬蜂窩，又沒有狗腿子！——噯，金芳，你倒水給誰喝呀？要是給小蘑菇，我可不樂意呀！

金 別貧氣啦！（美下）（端回給小）美姑，快喝點兒，好好幹活

兒吧！

小 我不喝！她不願意叫我喝，我還嫌她夜壺裏那水臊哪，我不喝！

落紗悄響。

金 美姑，我去落紗去，你不許再跑車啦！——（對車營）大梅，她們要再跑車，你給她們報告管理員，不許再跟她們鬧啦！

大 （上）是呵，有管理員在，我還跟她們鬧幹什麼，我才不那麼傻哪！（下）

金欲走，仙上。

仙 金芳姐，剛才助理員給她們畫的跑車號怎麼辦哪？還叫咱跟她們打利錢哪？

金 等我落紗回來，找管理員來解決，好好幹活去吧！

仙 對，叫管理員來解決她們！（下）

金向左前下。金聲：美蘭，去落紗啦！

小伏車頭哭，馬上。

馬 （憤然，制止小）沒出息，哭什麼！？——

小 （迫切的、急得躁腳）芬姐，你聽她們都說找管理員去，她們可真是成心害咱啦！

馬 （堅決）打破頭了不怕扇子搧，她們要這樣叫咱過不去，我也要叫她們看看咱們不是好惹的！——你出多

少白花啦？(掏小兜中的白花)

小 (意外的)怎麼，把白花——？(指美車頭)

馬 噫，都扔到她斗裏！

小 不行，芬姐，她們要看出來了哪？

馬 扔進去給她 攪合攪合，怎麼就看出 來啦！？(又掏自己的)

小 不行，芬姐，我怕！——

馬 (訓斥)房子塌了 有我給你扛大樑哪，你怕什麼？——
剛才給咱畫了跑車號，這會兒又出了這麼多白花，開
除咱你就不怕啦！？——去，給我看着人去！

小 (不怕了)噫！

小乖乖的看着左前和右前方。

馬看看本組，見無人，奮力將白花投入美蘭斗中，而後急轉回車當。

小見馬扔得很過癮，於是自己又到自己車斗中取出一把白花，頑皮的向美斗扔去。

馬 (急喊止)美姑！你別扔啦，快回來！

小 (頑皮的)不，也讓她精靈鬼扣一分！

小正攪合，月急自四十號車後上。

月 小蘑菇，你幹什麼！？

小 不用你管！(仍攪合)

月 (急取花)這不行，這不行！

馬（急上，冷冷前）月香！——告訴你，少管閒事！

月 這不行！……

扎帶車響聲，馬急退下，小跑回三十九號車頭，月畏縮在美車頭前。

扎帶工上。

扎 幾號車錠帶斷啦？

小 四十號！

扎帶工由三十九、四十號車中間下。小、月下。

靜場。

彭自右前上。

彭（向左前擺手）老劉，老劉！

劉上。

彭 老劉，我現在就要到工會開會去，剛才落紗工開會有些什麼意見？

劉 有兩個意見，一個是說競賽兩部車一組不好，要有一兩個人落後，累的全組得不上紅旗，太不公平，提議一部車一組……我說這不行！

彭（往小本上記）嗯，還有呢？

劉 還有就是說比白花不好，雖然能叫工人緊接頭，多出數，可是有些不老實的工人把白花往地上，往別人車上亂扔，糟蹋東西，又生是非，不如把比白花這項取消。

彭 對，這些意見都很好。

劉 別的沒有啦，請你把這些問題在今天常委會上研究一下吧！——那邊還有一排紗沒落，我先落紗去。

(下)

彭 好！(由大門下)

馬出、偷看、聞人聲，急退下。

美聲：你看他們那段兒白花也是多的不行——車真難看呵！

金聲：可不，恐怕還贏你的白花少哪！

金、美上。

美 真的，還許數我們組白花少哪！

金 (跑到自己車上)咱們加油吧！剛才我們落紗去，見他們那段也着急的不行，緊接緊練，慢接慢練，出白花可多哪！

美 (得意的看看自己的花斗，驚異的大叫) 噯，你們誰跑車啦？
(女工乙及另一車工上)

女工乙 沒有哇！

車工 真的沒有，怎麼啦？

美 你們誰也沒跑車，那我走了這麼一會兒，怎麼就出這麼多白花啦？

女工乙 (掏出自己兜裏的白花)美蘭，你看，這是我的白花，還沒有掏出來哪！

美 你們都沒扔，這是有了鬼啦？（金上）

金 怎麼啦，怎麼啦？

美 有人給我們扔白花啦！

女工乙 你看，你看！——這怎麼辦，怎麼辦！？

金 美蘭，你們不要慌，咱們調查一下，看是誰扔的！

女工乙 調查什麼，走，我們到工務室報告去！走，走走！

金 管理員到工會開會去啦。——不要着急，這事兒咱們自個兒解決得了，不用報告去啦！

美（向車工、女工乙）剛才有人到咱們車上來過沒有？

車工 沒有，誰也沒來過！

金（好意的）你們想想，也許誰來過，你們忘了吧？

女工乙（見金說，忽然想起）噢，我想起來啦！

衆 誰呀？

女工乙（注視金，生氣不語）

美 看你真急死人，是誰呀，你只管說！

女工乙（盯了金芳一眼，嚮一嚮）哼，誰扔了誰自個兒知道！

（衆眼光集中在金身上）

美（不信的對乙指金）你說她——？

女工乙 錯不了！

金（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女工乙 自個兒扔了，自個兒就承認吧！

金（如晴天霹靂）呵，你說是我？

女工乙 你剛才倒水來，摸我們的白花，你說，你扔了沒有？

車工 對啦，這麼半天，除了你別人連挨都沒有挨過我們的車哪！這會兒倒來裝好人，給我們調查？

金（急）美蘭，你要把事情弄清楚，不要聽她們誣賴人！

大、月、仙、小、馬 先後急上，小、馬拚命把月拖在一邊。

大 怎麼啦，怎麼啦？

金 大梅，她們說我給她們扔白花啦！

女工乙 你們金芳給我們扔白花啦！

大 你們可不能誣賴好人哪！

女工乙 就是你們金芳，沒有別人來過，不是她是誰？

劉（自左後急跑上）怎麼啦，怎麼啦？

大仙 她們誣賴金芳給她們扔白花啦！

女工乙 就是她扔的！

劉（制止的）別吵啦，別吵啦：——你們姐妹平常那麼好，怎麼也鬧起這個事兒來啦？

美（不大相信是金芳）是呵，金芳，咱們姐妹平常可不錯呀！

金（哭）美蘭，平常咱們姐妹沒犯過臉紅，你想爲這麼把白花，我就學這麼小氣嗎？我怎麼能辦這事兒呵！（眾

（戲笑）

月（從小手中掙脫，上前撲向組長）組長——（張口欲說）

馬（突然襲擊，壓倒月）組長，錯不了，保險是她們自個兒扔的！

月（痛哭跪下）呵……

女工乙（推馬）你胡說，你胡說！

劉（茫然）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萬自右前急上。

萬 怎麼，又有了問題啦？

劉 她們兩組爲白花又出了事啦？

大小仙 助理員，她們誣賴我們金芳！

女工乙 就是她們金芳給我們扔的！

大小仙 助理員，你得給我們弄清楚！

女工乙 助理員，你得給我們弄明白！

萬（火急，大吼）够啦，够啦，够啦！……（狂場片刻，極端認真而痛苦的，拷問着自己，也拷問着世界）哎——！這叫什麼紅旗競賽！？這叫什麼民主管理！？——這簡直是惹事生非，自找麻煩麼!!!

〔幕急落〕

第二幕

緊接第一幕

工務室

左右各一門，均通細紗間。（左門是上幕所看見的右門）正面牆上有窗，兩邊牆上有生產競賽的各種圖表，及工人名牌。室內有管、助理員辦公桌。

開幕：萬、金、美、大、小、女工乙等俱在。美及女工乙在一邊，金及大在另一邊，小則躲在一個角落裏。衆無言，萬在進行訓話。

萬（在人羣中走跳着）……就像你們這些工人，天天沒事兒找事兒，惹事生非，還不許管！……真正爲了生產，不同意你們把正經事兒耽誤了，去打哈哈，搞競賽，就是「官僚主義」，「不民主」！……哼，我真不明白，

我真想不通!!(不耐煩的)好吧,咱們先實事求是解決問題,我先不訓你們啦,說多了又是得罪你們,哎…
(痛苦的坐下對女工乙)你說,金芳往你們車上扔白花啦?

女工乙 扔啦!

萬 你見來沒有?

女工乙 見啦!

大 (急插嘴,對女工乙)放屁,你整個的胡說八道!

萬 (制止大)不許你說!(對女工乙)說,你見她怎麼扔啦?

女工乙 那會兒小蘑菇啼哭,金芳拿個茶碗到我們車上去給她倒水,裝着說我們白花少,偷着就給我們扔了一大把。

大 你胡說!我們組的人都死絕了你這變態賴我們行了,這會兒我們都在這兒,你這樣隨便放屁就不行!

萬 不許你說!……再說要重重的罰你!

女工乙 (作一個下狠心的表情,捏造的)還有,我看的清清楚楚,金芳扔的白花就是大梅給她的,要不她就這麼護短啦!

大 (無法無天的)助理員,你看她們要逼死人啦!你再不叫我們說話我們就不幹啦!——(猛力往前推小)小美姑,金芳給你倒水去,給她們扔了沒有你都看見啦,你死啦你不說話?你那蘑菇嘴光會給我們耍厲害呀!?

小 (畏縮的) 助理員，我看她們說話連一點味兒都沒有，鳥兒飛過還得有個影兒哪，她們兩片嘴一碰就說金芳給她們扔白花啦？……我看的清清楚楚，金芳連挨都沒挨她們的白花！

女工乙 沒挨！？——那個狗娘養的摸我們的白花啦，摸了不承認讓她們全組爛手指頭！

萬 不許胡罵人！

大 (同時) 你，淨罵你自己，淨罵你自己！

萬 (拍案) 不許吵啦，不許吵啦，先讓我想一想再說，先讓我想一想再說！(又苦惱的走跳起來)

小 (裝恭) 哼，爲了給我倒水，讓人家金芳背這麼大傷，我怎麼對得起人家呀！

萬 (並未聽到小的話，仍在苦惱的走跳) 哼……

大 (追着萬) 助理員，一把白花是小事兒，人的臉面是大事兒，她們這麼隨便破壞我們的名譽，你說怎麼辦哪？

萬 (停住，苦惱) 那你說白花不是金芳扔的！?(坐下)

大 不是，不是，一百個不是！——金芳幹活兒好，是全廠有了名兒的，就是因爲她好，上星期才把她調到我們這組來，助理員你也不是不知道哇！——我們一輩子得不上紅旗兒行了，也辦不出這見不得人的事兒來！

萬 那你有什麼證據哪？

大 (非常自信)不用證據,金芳人強就是證據!金芳壓根兒就辦不出這不要臉的事兒來,老陽兒還會打西邊兒出來呀?

萬 人家有事實根據,你知道嗎?

大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那都是她們胡編的!

美
女工乙 你才胡編哪,你才胡編哪!

萬 不許吵!(對大)那你說是誰哪,你給我指出個人來!

大 (指女工乙)她們!她們扔的!準是美蘭落紗去的時候,她們跑了趟茅房,多出了白花,怕美蘭說她們,才賴到我們金芳。

女工乙 (急了)哈!你們真厲害呀,扔了白花不承認吧,還倒打一耙。

大
小 你們誣賴我們,我們承認什麼!?

女工乙 (受到大、小包圍,急)美蘭!你沒長着嘴呀,你不出頭兒?我爲了全組的工作受人家欺侮,你倒裝好人哪!?

美 (原不敢咬定是金,但現在騎虎難下,只得硬着頭皮作了)誣賴!?
——我們怎麼不誣賴別人,單誣賴你們金芳!?

大 你們看人家金芳老實,你們可不敢說我!

美
女工乙 你們耍無賴!

大小 你們要流氓!

萬 (這一團紛亂，使他更紛亂了)不許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你們實話實說，不要挽這麼大圈套好不好，不要挽這麼大圈套好不好!?(苦思)

金 大梅，咱們有理說理，不給她們吵!

小 (趁着混亂)誰不知道你美蘭精靈鬼，得了紅旗自誇自大，恐怕我們把紅旗奪過來了，見我們吵架就來攻火兒，這會兒又來給我們安賊!

女工乙 你胡扯，你給我們安賊!

大小 你給我們安賊!

雙方又吵成一團。

萬 (猛力拍桌，大叫)別吵啦，別吵啦，叫你們把我的頭都吵大啦!(又暴躁的走動起來，竭力壓制自己，想從亂麻裏找出頭緒來;最後停下來，對女工乙)你說，美蘭落紗去的時候，你們跑茅房沒有?

女工乙 沒有!——不信你把我們車工都叫來問問!

萬 (對大、小)你們說，金芳到她們車上去倒水，說她們白花少來沒有?

大小 說啦!

萬 (逼問)用手摸來沒有?

大 (急說)摸是摸啦,可也沒有往裏頭扔呵!

萬 噫!……噯,金芳摸過了她們的白花,又有別人到她們車上去過沒有?

美
女工乙 沒有!

大 去不去我們不知道,都各幹各的活兒哪,誰光注意她們哪!

小 我又不是她們當差的!

萬 噫!……(又走跳起來,低頭苦想,研究情況,最後,好像非常果斷,又非常冷靜的對大、小)你們看,第一,她們(指女工乙)沒跑茅房;第二,金芳摸過她們的白花;第三,金芳去過以後再沒有人去過;——你們說,你們說這白花是誰扔的!?

金
大
小 什麼?

萬 (又急跳起來)是呵,你們說白花是誰扔的,你們說!

金 不是我,助理員,你沒調查清楚,我不能承認!……

萬 就是你!!——你看,要物證有那把白花,要人證有她們車工在,(指美、女工乙)這麼些人在你跟前吵了這麼半天,人對人,口對口,真贓實犯,難道誰還能冤枉你嗎?

小 (內心痛苦的)她們誣賴金芳,不是她!

大 (暴跳如雷)不是金芳!不是金芳!不是我們金芳!

萬 是你們金芳!——除了你們金芳沒有第二個人,違犯競賽紀律,扣你們兩分!

大 扣我們兩分?

萬 噫!爲這麼點小事兒,就誤多麼大時間,給找這麼多麻煩,扣你們兩分還不便宜呀!

金 (誠懇請求)助理員,你不能這樣處理問題!這樣硬逼着叫我承認,我怎麼能心服哪!

萬 (急躁)噯,剛才大家講的話,字字句句你都聽見啦,我沒有給你添枝兒,也沒有給你加葉兒,完全是公事公辦,有一句算一句,你還叫我調查什麼?你還叫我調查什麼?

哨響,劉自右門上。

劉 金芳,美蘭,落紗啦!

萬 去吧,沒說的啦!

美、女工乙下。

大 哼,金芳跟我們在一組算遭了罪啦!打上星期調到我們組裏以後,每天不落紗了就看車,爲了團結工作央告了這個又勸那個,落不了個好吧,還受這冤枉氣!

劉 怎麼?(看看衆、萬,明白了)噯,大梅,有什麼話回頭再說,這樣發脾氣有什麼用哪?走吧,金芳,別就誤了工

作。

金 助理員，我不能爲我一個人的事兒耽誤工作，我先落紗去，可你還得調查一下！

萬 (急，發怒)哈！連你也學得這麼刁啦！？難道我連這點兒判斷力也沒有嗎，你還叫我調查什麼，你說！

金無奈何下。

大 (蹣跚)不幹啦！死也不幹啦！(下)

萬 (同時)去！(急得又苦惱的走跳起來)……

劉 怎麼，助理員，白花真是金芳扔的嗎？

萬 是金芳扔的！

劉 不會吧，金芳平常是很老實可靠的呀，我看她不會——

萬 (氣憤)是呵，這不就是什麼紅旗競賽，民主管理的結果嗎，連金芳這樣老實人都搞起鬼來啦！

劉 助理員，這樣處理問題不大好，我看還是先調查一下，也聽聽大家的意見——

萬 意見！？——哼，我正要問你哪，老劉，工人同志們那些意見是你拿來的嗎？

劉 是！(說一下)你看過啦？

萬 嗯，看過啦！

劉 怎麼樣？

萬 怎麼樣？——哼，倒是挺可笑的！

劉 怎麼，可笑？

萬 (有力的) 噫！……(又熱情的走跳起來) 老劉，解放以前咱們在一塊兒幹了兩年，解放以後眼看又快半年啦；在這兩年半裏邊，我助理員萬國英的人品怎麼樣，十成你也看個七八成吧？

劉 我看的很清楚，助理員。

萬 噫！……老劉，我萬國英是個學生出身，靠自個兒的本事幹活吃飯；解放以前在這個紗廠幹了兩年，沒有給哪個科長、經理送過一份年禮，也沒有隨便欺壓過任何一個工人，我姓萬的不媚上、不欺下，爲人是清白的，這一點你也不能不承認吧？

劉 是的，是這樣，萬國英同志。

萬 可是你看看解放以後哪，老劉！？

劉 解放以後，你很耍強，很想積極負責，這一點我也常跟彭剛同志談到。

萬 (興奮的) 是呵，因爲我覺得共產黨好哇！……第一，上邊派來的幹部刻苦、清廉，工作在前、享受在後，跟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完全不一樣；第二，他們尊重我萬國英的人格，比如彭剛同志，他紡織學上的專門技術比我懂得少，他就甘心向我學習；所有這些情況，又

把我讀書時候那種『工業救國』的理想給鼓舞起來啦，於是我覺得我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我開始了積極的工作，——老劉，這一點也不是我萬國英往自個兒臉上貼金吧！？

劉 是的，這都是事實，萬國英同志，可是——

萬（更激動）是呵，可是結果哪？——工人們倒把我怪下來啦！你看這些意見，連我哪次談話聲音太高啦，哪次眼睛睜的太圓啦，也都記的這麼清楚；連我腦子裏不同意競賽也列爲罪狀，說是反生產觀點；看樣子連我晚上作的什麼夢，腦袋上長着多少根頭髮都要來問一問哪，你想，她們還有什麼精力來注意生產！？這不是讓她們搞競賽搞的玩兒荒啦，民主管理把她們慣壞啦，這還是什麼！？

劉 萬國英同志，說到你現在工作賣力氣，起心眼兒裏想把工作搞好，我完全同意；可要說到大家不該給你提意見，我可就有兩句話要說啦。你想，憑着你腦子裏不同意競賽，就大吵大鬧的隨便給工人畫跑車號，憑着你反對民主管理，不耐心教育，有錯不管大小，遇事兒不問真假，上去叮嚀嘆就訓一通，惹的小閨女兒們這個啼哭，那個叫喚，這不就實實在在影響她們生產啦，比如剛才——

萬（急）老劉，我看你這話還是留着騙鬼吧！提起剛才的事情更叫我難以忍受，你看，爲了一把白花，從車間吵、吵、吵，一直吵到工務室來，費了這麼大工夫，傷了這麼大腦筋，結果怎麼樣，還不是又從工務室吵回車間去啦？……你想，叫張大梅這樣原來就不老實的工人更會發脾氣，鬧態度；叫金芳這樣原來很老實的工人學的胡搗蛋、扔白花；把馬芬姐這樣原來就很搗蛋的工人容忍下來繼續搗蛋，却美其名曰作說服教育；你想，這叫什麼競賽？這叫什麼民主管理？這是誰在影響生產？這是誰該給誰提意見！？

劉（要解釋）萬國英同志，這——

萬（截住劉，更激動）老實說吧，共產黨的政策我樣樣擁護，就是什麼民主管理，生產競賽我不敢領教！因爲你們就不想想，工人生成的就是想多掙錢、少幹活兒，管理上就是想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低成本，管理和工人根本是矛盾的，你想她們怎麼能會沒有意見？

劉 萬國英同志，解放以前，我們給官僚資本家幹活的時候，你這個道理說得很對；可是現在解放啦，工廠是咱們自個兒的啦，就應該啓發大家的覺悟，讓我們自個兒來管理自個兒——

萬（不耐煩的）不要太相信工人的覺悟吧，老劉！你覺得那些女工們爲了一個紅旗吵吵鬧鬧就是階級覺悟嗎？……哼，再讓我斗胆地說一聲吧，真要提高生產，達到標準數，只要管理上訂計劃、下命令、有魄力、有信心、勤查勤管，有錯就罰，就會完成任務，根本用不着發動羣衆，根本用不着讓她們自個兒管理自個兒！不然，你看，扔白花，你吵我鬧，這不是叫工人之間惹事生非，行政管理上自找麻煩還是什麼！？

劉（無奈）萬國英同志，說半天你還是不接受大家的意見啦？

萬 她們的意見都是錯誤的，你叫我怎麼接受！？

劉 那剛才的問題，你也不打算重新處理啦？

萬（氣憤）還要重新處理？剛才問了那麼半天才決定下來的，還會有錯！？

劉（委辦辭）萬國英同志，這——

萬（厭惡的制止）好好好，老劉，咱不談不談，我知道三兩句話也給你搞不通，我今天談話的目的主要是請你把我的意見轉達給大家；她們不是講民主嗎？請她們把我的意見也考慮考慮！——好，我也該到車間去看啦，說不定又要出什麼亂子哪！哼，可笑！（向右門下）

劉（見萬已下，苦笑）哎，這個一錘頭砸不開的死腦袋瓜

子！（欲向右門下）

彭自右門匆匆上，幾與劉碰個滿懷。

劉 噢，彭管理員，你開會回來啦？

彭 嗯，——老劉，我正要找 you 研究一下扔白花的事情哪！

劉 怎麼，你知道啦？

彭 嗯！剛才我一進門，仙妮趕上來給我說了一下；——老劉，聽說金芳她們都不同意助理員的處理，是嗎？

劉 同意！？——助理員他不調查，不研究，光聽美蘭跟大梅她們吵了一頓，就判定是金芳扔的，這怎麼能叫她們同意哪！？

彭 噢！

劉 剛才我就是給他說這個理哪，可他倒反過來把我教訓了一頓！

彭 噢！……

劉 彭管理員，我看這事情得趕緊重新處理一下。

彭 當然要重新處理。……嚟，老劉，你聽到有什麼新的線索沒有？

劉 沒有，我還沒來得及打聽一下哪，就讓助理員給『生米煮成熟飯』啦。

彭 那這樣，咱們先到車間找工友們談談，要依靠羣衆才

能把問題解決得好！——走吧！

劉 走！

二人全下到右門口，金自左門上。

金 管理員！

彭 噢，金芳！——老劉，那你先去吧，我先同金芳談談！

劉 好！——金芳，別難過啦，好好的跟管理員談談吧！

向右門下。

金 彭剛同志，扔白花的事情到底怎麼辦哪？

彭 （沉默很久。而後）金芳，白花到底是不是你扔的？

金 不是我！

彭 （嚴肅）金芳，雖然你是黨員，你很能服從黨的紀律，接受黨的任務，可是你還年輕、你還是個小孩兒，如果一時沒想通，犯了小孩兒脾氣……

金 彭剛同志，你說我——

彭 （截斷金）嗯！比如像掛紅旗以前我叫你來這兒談的一樣，是不是因為你們組沒有掛上紅旗，大梅跟馬芬姐吵哇、鬧哇，逼的你沒有辦法，結果弄得你手忙腳亂——

金 （激動）彭剛同志，你想，紅旗競賽是我們響應黨的號召自動發起的，幫助大梅，改造馬芬姐小美姑的任務是我自願接受的，大梅要把馬芬姐跟小美姑調走，又

是我堅持留下的；像這些工作我成天價忙到不吃飯不睡覺，往一塊兒成全還成全不來哪，我還能給自個兒拆台！？（抽咽）

彭（嚴肅）那怎麼竟會有人說是你哪！？——金芳，今天黨還沒有公開，羣衆不知道你是黨員；可是，如果你真要這樣作了，這實際是在影響黨的威信，因為黨要求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在一切工作裏，只能作羣衆的模範！

金（伏案哭）彭剛同志，我想不到這會兒連黨也不能完全相信我……

彭 金芳，不要哭！

金（站起來，抹去眼淚，勇敢的要求自己）彭剛同志，我知道我的工作應該檢討，打上星期把我調到這組以後，我要能多想辦法，叫美蘭她們也都轉變了，那今天她們就不會懷疑到我身上……（又抹淚）

彭（親切）不要哭啦，金芳，……你放心，黨相信你對黨是忠實的，但在事情沒有弄清楚以前，黨更不能不嚴格要求你！……

金 我知道。

彭 金芳，羣衆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平常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擁護，她們會起來幫你摘掉這頂冤枉帽子的。

金 彭剛同志，我以後一定會更加強工作，拿事實來證明我是一個好黨員！

劉自左門興奮的上。

劉 (興奮的)管理員，事情有點兒門兒啦，許多落紗的小閨女們正在那兒三一堆兩一夥的談論哪，都想把事情弄清楚。

彭 (也興奮的)嗯，怎麼樣？

金 (興奮的期望着)——

劉 她們一共提供了兩個情況，一個是有根據的，一個是沒根據的；管理員，咱們去跟她們研究研究吧！

彭 好，——金芳，咱們一塊兒去吧。

金 嗯！

劉與彭低低談着三人同由左門下。

月自右門上。

月 (躲躲閃閃急喊上)管理員！管理員！（一看無人，焦急的）噯，管理員哪？（跪至左門口，外望）

馬自右門上。

馬 (從右門探進頭來，見彭不在，急上)月香！

月 (急回頭)誰呀？噢，芬姐！……你幹什麼來啦？

馬 (非常不在乎的)我找管理員來啦，他不是正在打聽扔白花的事情嗎，我有話給他報告！

月 噢，管理員不在……

馬 管理員不在——（陰毒的）我找你也行！

月 找我？——

馬 嗯！——（狠狠的）月香，我問你，幹什麼好事兒來啦？

月 （畏縮的）我……我……

馬 別裝蒜啦，你那兩手兒少在我面前耍！——月香，我知道你幹什麼來啦，我也明白你知道我幹什麼來啦，既然咱們誰心裏都有誰，爲什麼不打開窗子說亮話，痛痛快快的談談哪？

月 談談？——

馬 （有力的）嗯！——月香，明人不作暗事，你有胆兒，你想把小美姑怎麼樣，就直截了當的給我說吧，還這麼鬼頭鬼腦的幹什麼？

月 （痛苦無着）芬姐！

馬 （又突然軟下來）月香，我剛才也給你說清啦，是你，是我，是小美姑咱們三個親，不是別人；你不能過了河兒就拆橋，你不能這樣沒良心！

月 芬姐，你這是什麼意思？

馬 不錯，這些日子你是進步啦，特別是競賽以後，你常上課，常開會，常跟大梅她們一塊兒談話，一塊兒

玩——

月 (急切的)芬姐,你說這幹什麼?

馬 我說這話,不是嫌你進步啦,我們要攔住你,我是說這一回小磨站扔了白花,她錯啦,你先給她瞞過去;美姑年紀小,咱們要不給她擋風遮雨,還有誰肯護着她哪?

月 芬姐,你是說這回就冤枉人家金芳,叫我昧着良心裝啞巴,見死不救哇!?

馬 (堅決而誠懇的)不,咱們一定不能冤枉金芳!……(內疚的)金芳人強,我也知道……

月 那你說怎麼辦哪?

馬 (困惑,痛苦)怎麼辦?……(沉默。而後,突然肯定的)月香,咱們就說是美蘭她們車工自個兒扔的!

月 說人家自個兒?

馬 噫,大梅不也是這樣說嗎,咱們大伙兒要都這麼說,管理員也就信實啦!

月 (認真的)可……可這真是小麝蕊扔的嘛!

馬 月香,你別這麼傻!

月 (堅持的賭氣)人家金芳人強,人家是爲了工作,咱不能看着——

馬 (真心懇求的)月香,你芬姐長這麼大,還沒有這樣低聲

下氣的央告過誰哪，你得摸着胸脯想一想！

月 我……(勇敢的)我非說不可!!(轉身欲向右門衝下)

馬 (翻臉，一把將月抓回)月香！我好話給你說了三千六，聽不聽在你，反正一天三八廿四個鐘點，你不能光在廠裏呆着，回了家呀，大梅、金芳她們誰也不能成天價陪着你！萬一小美姑有個差錯兒，不能上班了，你得把她請到你家去，敬着她、養着她、供她吃、供她穿！

外邊有人聲。

馬 (推月)走，到中間說去!(推月向右門下)

彭、大自左門上。

彭 大梅，別光耍意氣啦！

大 不，不幹了也是一樣，非把事情弄清楚不可！

彭 (給大倒杯水)大梅，坐下慢慢說！

大 (坐下)管理員，我們爲了生產，發動競賽，不怕幹活兒緊，累死累活都受了，就是受不了這冤枉氣！

彭 怎麼是受冤枉哪？

大 (毫不客氣的)助理員！——助理員他不問青紅皂白，不弄清誰是誰非，光坐在屋子裏拍棹子、打板凳，逼着我們承認，扣我們兩分兒，這不是冤枉人哪!?

彭 你說不該扣你們的分？

大 (理直氣壯)不該! 不用說扣兩分, 扣半分兒也不該! ——平常我們要得九十四分半, 差半分不到九十五分, 還得不上紅旗哪, 他扣我們兩分兒, 我們更拉不過來啦, 死也不幹啦!

彭 大梅, 你說白花不是金芳扔的?

大 (氣, 起立, 奇怪的)管理員, 你也相信助理員的話呀! ——(堅決)金芳人實惠, 是全廠出了名的啦! 特別是解放以後, 又積極、又肯幫助人, 把她調到哪車上, 哪車上哈哈笑; 把她打哪車上調走, 哪車上就撇嘴啼哭; 別看我還叫她生過氣, 可我敢保險, 隔着皮兒我就看透她瓢兒啦, 金芳肚子裏就沒有這壞心眼子!

彭 那你說是誰哪?

大 美蘭! ——美蘭她們車工扔的, 不敢承認才誣賴金芳!

彭 你有什麼證據哪?

大 (主觀特強)我想着就是這樣嘛, 還要什麼證據呀!

彭 (笑)大梅, 這就不對啦! 你說不是金芳, 我有點信, 因為金芳平常人強; 可你要說, 你想着是美蘭她們自個兒扔的, 就不好說啦; 因為你跟金芳好, 美蘭她們跟金芳也沒有仇哇!

大 她們見金芳摸她們的白花啦!

彭 是呵, 她們見金芳摸她們的白花才誣賴金芳, 總比你

想着是那樣還有點兒根據吧？

大 那，那……（一時想不通氣悶）……那到底是誰哪！？

彭（說服）是呵，問題就在這裏，在事情沒弄明白以前，先不要吵吵鬧鬧弄的廠裏昏天黑地，影響大家生產——（劉自左門上）

劉 管理員，剛才的事情又調查啦，還是只有扎錠帶的看見的那兩個人有根據！

彭（思索地）噢！……

劉 怎麼樣，我把她們叫來吧？

彭 叫來吧。

劉 先叫一個哪，還是兩個都叫？

彭（考慮一下）先叫一個吧，隨便那個都可以。

劉 行！

向右門下。

彭（繼續的語氣）所以現在不要鬧什麼『不幹啦』『不幹啦』！如果錯扣了你們的分，等事情弄明白了，自然會給你們修改過來的！

大（聽話了）嗯！……（氣憤的）管理員，等你把扔白花的這個人逮住了，咱們非狠狠的鬥爭她一頓不可！

彭 不，要好好教育她一頓。

大 不，要好好鬥爭她一頓！還給她登上黑板報，讓她光

榮光榮！

仙聲：走哇，你怎麼又不進去啦！？

彭 誰呀，進來吧！

仙推月自右門上。

仙 看你這麼大人啦，老這麼抽抽爽爽的，一輩子也成不了事兒！

大 (好事前)月香，你們幹什麼來啦？

彭 我叫她們來了解一下情況，大梅，你先下去看車去吧，也幫我調查着點兒。

大 嗯！(熱誠的)月香，仙妮，給管理員說完了快回來吧，你看今天就誤咱們多少活兒啦，(親熱的)呵！
向右門下。

彭 (對月)月香，是組長叫你來的吧？

月 是！……

彭 (對仙)仙妮，組長也叫你來啦？

仙 (乾脆前)沒有，組長叫月香來，她老磨磨蹭蹭不願意來，我陪她來的！(多話前)管理員，你看月香這生成的鷄兒骨頭兔子膽兒，你說一個樹葉兒掉下來呀，她也怕砸破了腦袋；剛才見美蘭她們吵着說金芳給她們扔白花啦，就把月香吓哭啦！

月 (低頭)我沒哭；……

仙 別裝傻啦，那會兒那麼多人誰沒有見你哭哇，剛才你在車上還哭哪！——管理員，你看吓的她這哭都不敢承認啦！

月 我就是沒哭嘛！

仙 沒哭！？組長他們誰沒看見哪！

月 (頑強)看見！？——看見也沒哭！

彭 仙妮，月香已經進步啦，你不能再拿以前的眼光來看她啦。

仙 她！？——哼，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她且不容易改哪！

彭 好，仙妮，你先回去看車去吧。

仙 嗯！(放下叉回)管理員，你是真不知道，月香就是這麼塊廢物點心，你說擱上個碌碡哇，都壓不出個屁來！

月 (要打仙)去你的！

仙向右門跪下。

彭 (耐心的)你怕什麼，月香？

月 (內心非常痛苦)我是，我是——

彭 你是心裏有事吧！？——月香，你該痛痛快快的說出來，我知道你心裏有事。

月 (膽虛)管理員，你是說扔白花的事情？

彭 是呵，怎麼有人說是你扔的哪？

月 (冤屈)我扔的?——(頹然而哭)呵,我知道是誰說的……

彭 誰說的?……

月 (痛苦着大聲的)那個扎錠帶兒的,他看見啦!

彭 你知道扎錠帶的看見啦,你爲什麼還不承認?

月 (哭着)不是我!

彭 不是你?——是誰?

月 是小蘑菇!

彭 是小蘑菇一個人,沒有你?

月 沒有我!——管理員,是我見小蘑菇往美蘭斗裏扔白花啦,我怕出事兒,要把白花拿出來,馬芬姐吓唬我,不叫我拿!

彭 怎麼,馬芬姐?

月 嗯,馬芬姐不光不叫我拿、還不叫我報告,剛才我鼓着勁兒來找你報告,又叫她一把給抓住啦!她拿軟話兒來攏我,拿硬話兒來吓唬我,後來不容分說的就又逼着我走啦!……

彭 噢!……她爲什麼不叫你來報告哪?

月 管理員,你不知道馬芬姐跟小蘑菇親哪!馬芬姐淨護着小蘑菇!

彭 噢……

月 管理員,不信你問金芳,我這人是不是心眼兒實在,

我怎能給人家扔白花，怎麼能辦出這麼大膽的事兒來？

彭 噫！——月香，因為你平常工作很踏實，上級本來就沒有完全相信是你扔的，不過既然有人說你，當然要問清楚，你說對嗎？

月 噫！——事情到了這會兒，天塌下來我也不怕啦，馬芬姐她成心遮瞞小蘚菇的錯誤行了，我可不能成心看着金芳爲了工作受冤枉，弄的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

彭 對，你報告得對，月香，最近你真是大有進步啦，以後更要積極起來！……好，你先回去吧。

月 噫！……（走，又回）管理員，我報告是來報告，你可別爲這事兒開除小蘚菇哇！

彭 怎麼，開除？

月 噫，馬芬姐說，要因爲我來報告，你把小蘚菇開除了，就讓我養着小蘚菇！

彭 （笑了）你放心，月香，不會爲這點小事兒把小美姑開除的，你不用害怕！

月 噫！

劉、小自右門上，月向右門下。

彭 （低聲）組長，已經證實啦，月香沒有扔。

劉 噢！……

彭 小美姑，你看剛才助理員對白花問題的處理對不對？

小 不對。

彭 怎麼不對？

小 壓根兒就不是金芳扔的，你們沒聽見大夥兒在外頭說呀！（故意把問題扯遠）組長，你看剛才落紗的時候，金芳那兩眼哭的像鈴鐺似的，都是冤的她，要不人家就哭啦！

彭 你說是誰扔的？

小 美蘭她們自個扔的……

彭 （緊逼）你見啦？

小 我……（答不上來）

彭 你沒見爲什麼說人家扔的？

小 ……（狼狽，但頑強推脫）我不知道，這是大梅這樣說的！

彭 （沉了一下，嚴肅的）小美姑，你知道大梅她們爲什麼要求把金芳調到你們這組來幫車嗎？

小 ……爲了……

彭 嗯，爲什麼？

小 爲了大梅她們嫌……嫌馬芬姐我們不好……叫……叫金芳來幫助改造……

彭 可是你們不聽金芳的勸告，還是不好好幹活，馬芬姐

還曠工，你還跑車，累得她們得不上紅旗，人家都不想要你們啦，你知道嗎？

小 知道！……

彭 知道！？知道你爲什麼還扔白花？

小 我扔？

劉 小美姑，沒有不透風的牆，你想你扔白花就沒有個人看見啦？

小 誰看見啦？

劉 我看見啦，扎錠帶兒的看見啦，你還有什麼說的！？

小 (大哭)噢！……不是我，是馬芬姐！……

劉 怎麼，是馬芬姐？

小 是，是我不敢扔，馬芬姐扔啦，我才敢扔！……

彭 小美姑，真是馬芬姐先扔的嗎？

劉 小美姑，你不要看馬芬姐比你更落後，你就把什麼事情都推到她身上去呀！

小 真的，真的是她，要不她就不叫月香來給我報告啦！連剛才刷鞋都是她叫我去的，要不畫了跑車號她就着急啦！……

彭 噢！……

劉 (有些故問的)小美姑，你說的都是實話嗎？這一回你要再說瞎話，可就不原諒你啦！

小 我再不說瞎話啦，我再不說瞎話啦，都是馬芬姐不好，連我刷鞋回來裝肚子痛都是她教我的。

彭 好，美姑，你能認識到這一點很好，以後要聽金芳的勸告，不要再跟馬芬姐學。去吧，看車去吧！

小 噫！……（向右門下）

彭 （鬆一口氣）噫，總算找出頭緒來啦！

劉 管理員，你可別太樂觀了，馬芬姐恐怕且不容易承認哪！工友們不是都叫她頑固堡壘嗎？

彭 （思索着）噫，她是帶有很多舊思想的工人，同時過去我們對她的幫助教育也很不夠……

劉 怎麼辦？

彭 好，你把她叫來，咱們來誠誠懇懇的說服她。

劉 好！（向右門下）

彭 繞了幾圈，剛欲坐下，外面人聲嘈雜：

——劉 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落紗工甲 噯，就是你扔的，你還不趕快承認！

——落紗工乙 叫金芳爲你背黑鍋，你很好心哪！

——落紗工丙 叫她坦白，叫她坦白！

——馬 （大吼）放屁！你們整個的放屁！說，你們誰看見啦，說出個板眼來！

——衆 我們看見啦！就是我們看見啦！

——劉（大聲）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回去幹活兒去吧！

彭（上前推開右門）同志們，回去幹活兒去吧，這樣沒根沒據的瞎吵，是要受嚴厲批評的！

衆聲：好，讓管理員問她去吧，咱們回頭再來！

彭（對外）馬芬姐，到裏邊來吧！（退回）

劉聲 裏邊來吧，馬芬姐！（上）

馬（怒氣沖沖上，一邊護罵着）哼，我才不信她們那個敢咬我一口哪！

劉 這是什麼話，馬芬姐？——管理員不是說過她們啦！

彭 馬芬姐，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坐下，坐下。

馬（對立一旁，頑抗的）管理員，你得給我弄清楚，她們這算怎麼回事，這算怎麼回事！？

彭（和氣的）對，對，對，回頭我一定好好批評她們。——馬芬姐，咱們先談談今天你犯的錯誤吧！

馬（嗚咽）我犯的錯誤！？

彭（溫和的）嗯，剛才你沒有扔白花嗎？

馬（兇惡的）我扔白花！？——管理員，你們就聽那些落紗工隨便胡扯一頓，就說是我扔的呀！？

劉 馬芬姐，不要再硬賴啦，剛才證據不確鑿的時候，我不敢說，這會兒是白菜剝心，一層層的把你剝出來

啦，你還有什麼話講！？

彭 是呵，馬芬姐，我們已經調查清楚啦，白花不是你先扔的嗎？

馬 (仍想賴)她們說我！？

劉 (進逼)嗯，還要把扎錠帶兒的，月香，小美姑叫來，對證一下，來個三堂會審嗎？

馬 (看看無法抵賴，潑辣的)好，就算是我吧！

彭 (奇怪)怎麼，就算是你！？

劉 (同時，驚異)……

馬 嗯，好漢作事好漢當，我扔白花，我引的小美姑扔白花，我都承認，可這都是張大梅叫我們扔的呀！

彭
劉 大梅！？

馬 嗯，大梅叫我們扔的，要不我怎麼說就算是我扔的哪！

劉 (困惑的)這，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彭 (苦悶)是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噢，馬芬姐，你說大梅今天——

大自右門衝上。

大 (氣沖沖的)管理員，鬧半天白花是馬蜂窩她們扔的呀！？(轉臉見馬)鬧半天白花是你們扔的呀！

劉 大梅，不要吵！

大 我吵？——小麴菇都給她翻出來啦，車間裏也都鬧動啦，還不叫我吵？（對馬）剛才我跟美蘭吵了那麼半天，這會兒又叫人家暢快我，這都是你辦的好事兒！

馬 我辦的好事兒？我們扔白花還不是你叫我們扔的！

大 （意外）我叫你們扔的！？

馬 嗯，就是你張大梅！

大 （急得發脾）你胡說，怎麼是我叫你們扔的！？

馬 管理員，這事兒只有小美姑知道，讓她上來作個見證吧！

大 （氣得渾身發抖）好，管理員，快快快，你快把小麴菇叫來問問吧！她這樣給我造謠，這不是成心要氣死我呀！

彭 不要着急，大梅！——好，老劉把小美姑再叫來問問。

劉 （樂觀的打趣）我看這簡直比走山道兒還難哪，眼看走到頭兒啦，一拐彎兒——又遠啦！……馬芬姐，你們哪，（搖頭笑）哎！……（向右門下）

大 管理員，你看這是禍打天上來不，她說是我叫她們扔的！

馬 我才是禍打天上來哪，要不是你呀，今天就沒有這回事兒！

彭 先等一下再說吧！

小、劉上。

大馬 (急喊)小美姑！——

彭 (急制止)不許亂說。——小美姑,你說剛才你們扔白花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小 (一楞)怎麼回事？

馬 說,小美姑,咱們扔白花是不是她大梅叫咱們扔的？

大 (對馬)放屁！——(對小)你說,我叫你們扔,是怎麼說的,怎麼講的,誰看見啦,誰聽見啦,你找出個地點時刻來！

小 噢,管理員、組長,你看我倒忘啦,剛才你們問我,急的我心裏轉不過彎兒來,我就說了一半,——我們扔白花都是爲了怕開除！

彭 開除！？

彭 誰要開除你們？

馬 (慫慫的)你,管理員,你要開除我們！

彭 我要開除你們！？

馬 嗯,這都是她張大梅說的！

小 大梅說金芳、月香、仙妮她們四個商量好啦,連美蘭也贊成,要求管理員開除我們！

劉 管理員,這是怎麼回事兒,金芳給你說過沒有？

彭 沒有哇，金芳沒有說過！——大梅，這是什麼時候？

小 這是剛才掛過紅旗了，管理員你訓了她們，她們不服氣，才到西段開了個會決定的！

彭 怎麼，真有這麼回事兒嗎，大梅？

大 (不語)——

馬 說呀！張大梅，這正是你稱英雄道好漢的時候呵！

小 你剛才逼我的時候那麼有勁兒，怎麼一下子就洩氣啦？

劉 怎麼回事兒，你說呀，大梅！(大不語)管理員，叫金芳她們上來問問吧？(欲下)

大 (急制止)管理員，組長，不用問啦，是我說的！

劉 真是你說的？

彭 看我們沒說瞎話吧！

馬 小 看我們沒說瞎話吧！

大 (勇敢的)都是我一個人說的，金芳、月香、仙妮她們都不知道！

彭 她們都不知道？

馬 小 (更吃驚)怎麼，就你一個人？

大 金芳、月香、仙妮、美蘭她們都不知道，是我一個人怕她們多出白花，拿開除來吓唬她們的！

小 好傢伙，鬧了半天是你一個人吓唬我們的呀？——芬

姐，要早知道是她吓唬咱們的，咱們早不扔啦！

馬 (發覺自己被欺騙得如此之慘，羞憤至極，瘋狂大叫) 好傢伙，鬧半天是你張大梅一個人的事兒，鬧半天是你一個人吓唬我們的呀？

彭 馬芬姐，不許亂吵！

馬 好傢伙，張大梅，爲了怕我們多出白花，就拿大夥兒來吓唬我們，就拿管理員來吓唬我們，就把我們當成三歲小孩兒拿開除來吓唬我們哪！？——管理員，你們說這是誰造謠，你們說這是誰造謠！？

彭 (嚴厲)馬芬姐，你不要這樣歪曲！大梅她逼你，她有錯，可她還是爲了生產哪！你們哪，你們不光不爲了生產，還破壞生產，這就更不對啦！

馬 她爲了生產，她應該講理，也不該吓唬我們哪！

大 (搶着)我拿開除來吓唬你們，也沒叫你們這兩位姑奶奶去給人家扔白花呀？

小 (多嘴的)你說再多出了白花開除我們就行啦，還用着你姐姐妹妹的捏着耳朵囑咐哇！

彭 大梅，你逼她們，你也應該深刻檢討！(對馬)那麼我問你，馬芬姐，你們爲什麼扔到美蘭車上哪？

小 誰讓美蘭個精靈鬼光說風涼話，笑話我們哪！

馬張口欲說，被劉制止。

彭 好，現在問題已經明白啦，咱們有理說理，不許再吵啦！——老劉，你帶大梅，小美姑工作去吧，等一會兒叫金芳、美蘭來，我先跟馬芬姐談談。

劉 好！

大 (欲走，又回)哼，肚裏沒病死不了人，你們要不多出白花呀，我說你們你們也扔不了！

劉 够啦，大梅！（推大、小向右門下）

空氣沉寂。彭在室內來回踱着。深思的，很久很久的踱着。

馬 (憋不住了)管理員，有什麼話你就說吧，老這麼躊躇幹什麼？

彭 不要緊，你先歇一會兒，消消氣兒再談！（還走）

馬 管理員，我早就不生氣啦，你說吧！

彭 不，你還在火頭上哪！（還走）

馬 管理員，你說吧！

彭 你不生氣啦？

馬 我不生氣啦！

彭 (停下)好，你不生氣了，咱們說了才有用。……馬芬姐，剛才扔白花的事情想通了沒有？

馬 張大梅逼我扔的呀！

彭 誰的錯誤多！？——比如說，你好好看車，少出白花，不影響她們得紅旗，她還能逼你嗎？……大梅說的有

道理，肚裏沒病死不了人！

馬 我有錯！？——我有錯，她逼我，她一樣有錯呀！

彭 嗯！……可是話再說回來，馬芬姐，剛才助理員給你畫跑車號是怎麼回事兒？

馬 (仍猶豫)他胡畫的呀！

彭 嗯，就算是他胡畫的吧，可是，馬芬姐，你想想，是誰叫小美姑去刷鞋的！？

馬 (欲言無語)……

彭 好，你說扔白花是大梅逼你犯的錯誤，我也同意有一部分理由；可是你想想，別人都在緊張生產，你叫小美姑去刷鞋，這是誰逼你犯的錯誤！？

馬 (不語)——

彭 小美姑刷鞋回來，你叫她裝肚子痛，欺騙助理員，這又是誰逼你犯的錯誤！？

馬 (不語)……

彭 剛才我開會回來你就找我，說助理員給你錯畫了跑車號，不說就是你叫小美姑刷鞋去的，這樣來欺騙我，這又是誰逼你犯的錯誤？！

馬 (在彭步步逼進下，內心步步敗退，痛苦異常無話可說)……

彭 爲什麼剛才月香來報告，你吓唬她，爲自己掩護，還說是爲小美姑，這又是誰逼你犯的錯誤！？

馬 (不語)……

彭 馬芬姐，我也不給你發脾氣，我也不給你鬧態度，你剛才嫌大梅逼你，不是要講理嗎，現在你就先跟我講講理吧！

馬 (不語)……

彭 馬芬姐，你不是很有理由嗎，你爲什麼不說話呀！？

馬 (掙扎起來)行啦，管理員，你別說啦！反正我裏裏外外都叫你看穿啦，我也就不用瞞着你啦，要打、要罰、要記過、要開除，全由你去，我二話不說，可是這筆賬我要——

彭 (沉痛的)馬芬姐，這不是說把你裏裏外外看穿啦，要打你、要罰你、要記過、要開除的問題！——一把白花是小事，主要的是你對咱們今天的工廠一直抱着成見化不開——

馬 (截斷彭)我抱成見！？

彭 (嚴肅、誠懇)馬芬姐，檢討起來，我也很對不起你——

馬 (驚異)怎麼，你對不起我！？

彭 嗯，過去由於工作上的忙亂，我這當管理員的一直沒有根據你的具體情況，和你好好談談，解釋一些你不了解的問題，我對你的幫助是很不夠的！

馬 (不知怎麼說才好)管理員，你，你這是——

彭（親切的）我知道，你是一個七八年的老工人，過去受過很多苦，……比如解放以前，國民黨開除你，是助理員萬國英給你掛的牌兒，解放以後他還是那樣看不起工人，你也就一直跟他記着仇，越結越深，我也沒有很快的給你解決——

馬（有點心酸的，不願讓提起）管理員，你提這幹什麼？

彭 還有，你的老娘有病，我以前不知道，沒有早些照顧你，其實我早該叫你領大娘到廠裏的醫院來看看，可是我——

馬 管理員，你別說這些啦！

彭 還有，你跟大梅的問題——

馬 行啦，管理員，你別說啦！你人強，你把我當人看，這我算知道了一點，要是提到別人，哼，你又不是人家肚子裏的蛔蟲！

彭 不，馬芬姐，這也不是我個人人強不人強的問題，我是說今天解放啦，咱們工人生活改善啦，工人地位提高啦，生產競賽是爲了支援前線打蔣介石，是爲了建設咱們的新國家，助理員跟大梅他們對你的態度雖然有些不好，可也是爲了叫你覺悟，叫你進步！——

馬（不聽）管理員，你別說啦！我剛才不是說過啦，你人強，你把我當人看，我服你；要提到工作，提到助理

員，提到大梅——哼，他們眼裏看見一隻螞蟻了，也看不見我馬芬姐！

彭（深感困難）……馬芬姐，自從解放了以後，你覺得廠裏一點好處也沒有嗎？就因為助理員、大梅他們態度不好，你就什麼都不承認嗎？廠裏低價配賣米、麵、布疋，工人生活改善了吧！？你說他們對你不好，可廠裏別人對你態度怎麼樣？

馬（彭的話觸到了內心痛處，竭力躲避）行啦，行啦，管理員，你別說啦！你要真看得起我，那你就給我捎個信兒給金芳，說她爲我受了冤枉，我對不起她！

彭（感動的）對，你應該深刻的檢討自己——金上。

金 你不是叫我來嗎，彭剛同志？

馬（上前一把抓住金手）金芳，我對不起你……（低頭，哭泣）

金（安慰）芬姐！……

沉默。美、仙自右門跑上。

美仙（且喊且上）管理員，白花是馬蜂窩——

彭（制止）

馬（見美、仙，急抹去眼淚，惱傲的）金芳，我實在對不起你，可我也得給你說清楚，這都是她張大梅害的我，我才連累了你！

(急向右門下)

美仙 (急問)管理員，真是馬蜂窩小麴菇扔的呀？

彭 噫，她們已經承認啦！

仙 (上前抱住金歡跳)金芳姐，她們可承認啦！

美 (難爲情的)金芳姐，我對不起你，怨我小孩兒脾氣，金芳姐！……

仙 (不平的)管理員，看你剛才還逼着金芳姐檢討哪！

彭 (笑)那時候還沒弄清楚哇，(對金)金芳，現在你的冤枉帽子也摘下來了吧？

美 金芳姐，怨我太冒失啦，你別跟我一樣着……

金 (笑，拉美手)以後可要聽話啦，美蘭！

彭 (在一旁笑着，不語)——

仙 (責備)哼！美蘭你個精靈鬼，看見一把白花就紅了眼啦，瘋狗似的亂咬一陣子，也不認清好歹人！

美 (吞吞吐吐)我那會兒也信不準是金芳姐扔的呀！……

仙 (搶白)信不準你可說！？

美 (狡黠)我們車工逼的我！

仙 (卑視的)什麼呀，就算你眼裏不下砂子就是啦，你還嘴硬！

彭 美蘭，你知道馬芬姐她們爲什麼把白花扔到你車上嗎？

美 (羞愧)不知道,……

彭 你平時對她們的態度怎麼樣?

美 我——?

彭 嗯,你想想。

美 (難爲情的)我就是嘴尖點兒!……

仙 美蘭這個積極分子呵,也真是太精啦,光往裏積極,可不往外積極!

美 (不高興)我怎麼光往裏積極,不往外積極呀?

仙 不是呵,你在你們組裏挺會團結人兒的,哄的你們那車工滴溜轉,對我們外組的呀,就東燒一把火,西吹一口氣兒,恐怕我們那大火着不到房頂子上!

美 不用你小丫頭子多嘴!

彭 美蘭,仙妮說的很對,你在你們組裏很能團結,可是不能團結外組的工友,光怕別人把自己超過去了,是嗎?

美 (痛苦的)……是……

彭 好,現在事情已經明白啦,把剛才助理員扣金芳的分取消;金芳,仙妮,你們組扣馬芬姐兩分,扣小美姑,大梅各一分;美蘭,也扣你一分!

美 也扣我一分兒?

彭 嗯,以後要好好改正你的本位主義!

仙 (鬍鬚)管理員,這星期頭一天就扣我們這麼多分兒,

累死也得上紅旗啦！

彭 不要緊，只要你們把馬芬姐她們團結好了，全組特別積極工作，還可以加分的。

金 對，仙妮，只要咱們把她們團結好，還能補過來！

仙 哼，真討厭……

大自右門衝上。

大 管理員，我不幹啦，你看馬蜂窩又在車上罵我哪！

彭 噢，大梅，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談談哪！——坐下！

仙 大梅姐，開車以前管理員勸咱別再要求把馬芬姐她們調走啦，你說你有辦法，鬧半天是這麼個『二百五』的辦法兒啦？

美 是呵，你這個辦法可真妙，鬧的出了這麼大事兒，讓我也平白無故的跟金芳姐撒了半天賴，叫我臉上多掛不住哇！

彭 大梅，你說，你對馬芬姐跟小美姑這一味打擊的態度，到底是爲什麼那？

大 (理直氣壯的) 爲了少出白花少扣分兒啦！——誰叫你不答應把她們調走哪！

彭 噢，這麼說好像你作的滿有道理嗎！？——大梅，我不答應你把她們調走，是要你首先檢討自己，改正對馬芬姐她們態度和看法，不是叫你去假造大家的意

見，拿開除漆吓唬她們！

美 是呵，爲了怕吓唬不倒她們，還把金芳，月香，仙妮，我們四個人拉上當你陪綁的，你可真闊氣呀！

金 (制止)美蘭！

大 (不語)……

彭 大梅，這種假造上級命令，假造大家意見的事情，本來應該受到嚴厲處罰的，只是看你平時工作積極，先原諒你一次，注意以後可要好好勸她們啦，她們不聽可以向組長，向我來報告。

大 (不服)反正我是爲了工作好！

彭 可是結果你把工作作壞啦！你爲了少扣分兒，逼的她扔了白花，倒多扣了分兒啦！

仙 是呵，你看這還不是咱們自個兒吃虧嗎？

美 大梅，這才是弄巧成拙，自個兒搬石頭砸自個兒的腳哪！

彭 對，大家說得都很對，常說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你這麼一逼不要緊，又讓她多走了二里冤枉路，本來她們對工廠，對工作，對你們的好意，就一點兒也不了解，這一下叫她誤會更深，更不容易覺悟啦！

大 (有些故意狡理)那你還是把她調到別的車上去吧，我不跟她們在一塊兒啦，叫人家這會兒還在那兒數茄子

道黃瓜的罵我哪，我還幹活兒不幹哪！？

彭 大梅，你怎麼還是這麼固執呵？爲了工作少說兩句不要緊，重要的不是你幹不幹的問題，而是那個車上都有落後分子，你必須想法兒改造她們，也想法兒改造你自己的問題！——你想，假如全廠工友都像你們這樣積極，不是根本就用不着開展競賽啦？

金 大梅，要不團結改造，光打擊，那跟官僚資本家對咱工人還有什麼兩樣哪！

仙 對啦，大梅姐，有時候我就想，我想你要不改你這牛脾氣，真要有一天叫你當了幹部哇，準跟助理員一樣的官僚！

大 (打仙)不用你放屁！

衆 (笑)……

美 噯，管理員，我說馬蜂窩這傢伙也真是個怪物，你說她落後吧，她是大錯兒不犯；說她不落後吧，又是死頑固，小錯兒不斷；她出個壞主意，光讓小磨齧出頭兒，咱一點兒也抓不住她的短處！

仙 這才是黏皮蝨子咬死人哪，她那個不緊不慢的勁兒，就叫你乾着急，可不出汗！

彭 對呀，正因爲她不是有意的破壞生產，只是因爲不覺悟，才不好好幹活兒的，咱們才更要團結改造她呀！

四美 好，大梅，咱們一塊兒來團結改造她們吧！

金 以後再不要逼她啦，大梅。

彭 大梅，真要把她改造好了，她會跟你們一樣積極起來的！

大 （賭氣的）好，你們說是我逼的她，那我以後不逼她好啦！

落紗工人七人急上。

落紗工衆 （急喊上）管理員，聽說扔白花的事情弄清楚啦？

落紗工甲 管理員，白花是馬芬姐她們扔的吧？

彭 （笑）嗯，是馬芬姐她們扔的。

衆 （圍抱金）金芳姐，我們就知道不是你扔的！（笑號）哈哈……

彭 （莫名其妙）怎麼，你們是有什麼事情嗎？

落紗工甲 我們就是問你來啦，剛才我們落紗去，金芳姐哭得兩眼鮮紅，聽說助理員判定是她扔的，我們就知道，保險又是助理員合着兩大眼給弄錯啦！

落紗工丙 那會兒我們就猜着是馬芬姐扔的哪！

萬推右門上，衆並未發現。

仙 要不是管理員給弄清楚哇，人家金芳姐冤死了，還不知道怎麼死的哪！

落紗工甲（莽闖的）冤死了找助理員償命去！

萬急退下。

落紗工丙 對啦，助理員這麼糊裏糊塗的處理問題，咱們應該再給他提個意見！

金 噯，管理員，助理員看了我們給他提的意見，他說什麼？

彭 還不知道，我把意見給他以後，還沒有跟他見面哪。

落紗工乙 金芳，我知道，剛才聽分會主任說他還不大接受哪！——

落紗工甲 聽說他不光不接受，還老是咬住死理不撒嘴，說什麼他是真心爲生產，還倒過來把分會主任給訓了一頓哪！

彭 是嗎，不會吧？——（爲萬遮瞞）不會，不會！

落紗工丙 準是，我看咱們就找他去算啦！

仙 對，我也贊成，你們是不知道，剛才他給馬芬姐畫跑車號那官僚勁兒多大，（模仿着萬的神態）他說：『粉筆在我手裏，要畫就畫！』——吓的我連動也不敢動，恐怕他一高興，順手一帶也給我畫一個！

彭（制止）大家不必找他去，這樣無組織無紀律的行動是錯誤的，我把這意見轉達給他好啦！

金（笑着）對，咱們先工作去吧，讓管理員給他談過了再

回答咱們。

衆 好，管理員，你可得好好的檢討檢討他！（欲走）

彭 噯，剛才工會開會給咱的競賽辦法，作了幾個新的決定，等會兒有時間了你們集合一下，叫我去講一講！

衆 好！

仙 噯，管理員，我看助理員跟馬芬姐一樣，都該好好改造一下！

衆 對，都改造一下！（轟笑而下）

彭 （送衆工人至左門，回來）

靜場。

萬垂頭喪氣，但也因受了工人這樣大『惹弄』而滯懷氣憤的自右門上。

彭 （回頭）噢，萬國英同志！

萬 嗯……

彭 （考慮着怎樣來說服萬）萬國英同志，剛才的事情有些變化，白花不是金芳扔的！

萬 （羞憤，厭惡，躲避的心情）噢

彭 白花是——

萬 （不願彭說下去）噢，噢，噢……

彭 （不明何故）怎麼樣，萬國英同志，你不舒服嗎？看你精神不大好。

萬 我剛才在門外邊什麼都聽見啦，我——

彭 （明瞭的）噢……（知道萬正在極不冷靜的情況下，覺得難以說通，所以沉默了很久。但是問題是到了實在不能不解決的關頭，於是又試探着，但也是堅持的，提出自己的意見）萬國英同志，通過今天你對白花問題的處理，我覺得咱們的確應該徹底談談啦。

萬 （氣憤的，甚至有些譏諷的）你是說，還要耐心說服下去嗎！？

彭 正是這樣！……比如馬芬姐的落後，雖然她本身有很多錯誤，但是我們領導上不正確的管工作風，也應該負很大責任；而且她的技術是很好的，所以我們更要——

萬 請你相信，彭剛同志，我從來也是很重視馬芬姐的技術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她技術好就姑息、遷就她，因為全廠像她這樣有技術而非常落後的工人實在不在少數！

彭 正是因為像她這樣有技術而非常落後的工友是不在少數，我們才更有必要堅持教育改造、耐心說服的方針呵！因為我們不管改造好了她們中間的任何一個，那對其他人都會起很大影響的，因為她們時時刻刻都在想知道我們到底對她們抱的什麼態度！

萬 (不服氣的)這……

落紗工聲：彭管理員，我們都集合啦，你來給我們報告吧！

彭 (向外)好，我就來！……(本來想繼續爭論下去，但一方面外面在等着，二一方面，考慮到談下去效果不一定好，所以猶豫了一下，而後肯定的)好，萬國英同志，我知道你心裏不大愉快，你先自己想一想也好，等我報告回來咱們再談吧。

萬 (沒好氣的)嗯。

彭 (欲走，又回)——噢，萬國英同志，剛才工會常委會決議，把咱們紅旗競賽的物質獎品，由在年底發，改到每月發一次，從下星期競賽第一階段總結大會開始實行；另外關於競賽的制度，決定取消比白花一項，把這項的分數加到出數上來，——你有什麼意見嗎？

萬 我……沒，沒意見，沒意見……

彭 ——好，咱們回頭再談吧。(下)

萬 (站起來，煩躁的思索着發來發去)哼，耐心說服！……耐心說服！……

仙急上。

仙 (急喊)管理員，管理員！

萬 (猛回頭)又嚷什麼，又嚷什麼！？

仙 (見不是彭，欲不說，但又不能不說) 助理員，馬芬姐跟大梅又吵起來啦！

萬 (意外的) 怎麼，又吵起來啦？

仙 (急) 嗯，真的，又吵起來啦！

萬 (用襖，急得跺腳) 哼！

仙 助理員，你看馬芬姐那嘴老是不乾不淨的罵大梅，起先大梅不惹她，後來她把大梅罵急啦，大梅就找金芳去啦，偏巧沒找着，不知道金芳到那兒開會去啦，馬芬姐硬說大梅是報告她去的，這會兒兩人兒又吵到一塊兒啦！——怎麼辦，助理員，怎麼辦？

萬 (厭惡的向仙擺手) 好，讓她們進來，讓她們進來！

馬、大聲：『走，找管理員講理去，走！……』

仙 助理員，你聽她們來啦，她們來啦！

萬 讓她們來，讓她們來！(仙下)

馬、大二人彼此急急推扭而上。

馬大 (邊上邊喊) 管理員，管理員！

萬 (竭力認真壓抑自己) 吵，吵，就沒個完啦，就沒個完啦！？

馬 (一見是萬，失望的，但也是兇兇的) 管理員哪兒去啦？

萬 (力求誠懇，壓抑自己) 管理員？

馬 嗯，我們是找管理員來的！

萬 (負責的) 管理員不在，有什麼事兒，給我說也是一樣！

大 (對馬)對,有理走遍天下,給誰說也是一樣,咱們就跟助理員說吧!——助理員,反正你得管她,你不能再叫她回車上去罵我!

馬 (鋒利而快)張大梅,你胡說!

萬 (對馬)今天咱們有理說理,你不要吵!

大 (搶說)剛才管理員問出來白花是她扔的啦,兜了她的老底兒啦,打這兒往後,她披不住她那光棍皮啦,她不能再在我們面前靦來靦去充人啦,她就——

馬 (截斷)張大梅,你胡說!

萬 (對馬)你先不要說!

馬 (兇惡的)不叫我說!?

萬 嗯,一個人說了,再一個人說。

大 (仍搶說)她罵我,我不答理她。——剛才彭管理員跟金芳她們批評了我,我聽話,我讓着她,我去找金芳來說理,可她就罵我是告她去啦!

馬 (大吼)你就是告我去啦,你就是告我去啦!你仗着你是工廠的親閨女,你去告我,你去搬兵!你——

萬 (被馬激得有點壓不住火了)馬芬姐,你不許吵!

大 (氣極)助理員,你聽她順嘴胡扯!

馬 (猛烈進攻)不是嗎,你是積極分子,你可以隨便吓唬我們,要笑我們,把我們推個四腳朝天,叫大伙兒拍着

巴掌看笑話，還怪我們落後！你——

萬（仍然竭全力壓抑自己，免於爆發）馬芬姐，你有理說理，不要這樣亂吵！

馬（成見的）你不叫我吵！？——好，我不跟你說，我找管理員去！（扭身欲走）

大（急擋住）馬蜂窩，你想的倒不錯，你罵了半天人，你要跑，你要找管理員去？

萬（仍然有些耐心）馬芬姐，你有理說理呀，你走幹什麼？

馬（大叫）你不是不叫我說嗎，我在這兒幹什麼！？

萬 我叫你有理說理，我叫你說正經的，你不要隨便胡扯！

馬 嘿，叫我說也是你，不叫我說也是你，你就這麼隨便哪！？——我才不說哪，我就不是找你來的！

萬（怒）馬芬姐，我先給你說清楚，（強調）現在我對你用的完全是「耐心說服」的辦法，我可是完全放棄了成見，我可沒有不把你當人看哪，你得認清這一點！

馬 呸！我早就看透你啦，你壓根兒就沒把我當人看過，你還有資格耐心說服我！？——不聽你這一套，我找管理員去！（走）

萬（爆發）噯，馬芬姐，你這麼不知道好歹，你這麼看不起我萬國英呵！？好，給你好你不要好，我也就沒好啦，

咱們就算個清楚！——說，你爲什麼給我搗蛋，你爲什麼找我的彆扭，你爲什麼這樣看不起我？

大 助理員，她看起過誰呀，她連工廠的競賽都說是哄小孩兒的！

馬 我就是看不起你，我就是不給你說，我就不是找你來的，我走！（欲走）

萬 你走！？——你走不了，你想的倒便宜，你罵了這麼半天人你走，說，在我面前承認你的錯誤！

馬 我就不承認錯誤，我就走，我就要找管理員去！

萬 找管理員！？——哼，管理員也得叫我來處理你的問題！剛才爲小美姑跑車你跟我搗那麼半天蛋，爲扔白花又給我挽那麼大圈套，這會兒你又要跑到管理員那兒去承認錯誤！？不行，你這樣看不起我就辦不到！

馬 辦不到！？——（受到兩重打擊，不免神傷）好，你們兩個來欺侮我呀！？

萬 誰欺侮你！？

馬 （鋒利，快）你們，你們，你們欺侮我，你們兩個人欺侮我一個，你助理員欺侮我，你張大梅仗着助理員欺侮我，你狗仗人勢!!!

大 （跺腳）助理員，我不幹啦，我不幹啦，我受不了她這樣罵我！

馬 你不幹？——哼，你不幹，我還不幹哪，我就不再受你們這欺侮。我馬芬姐有骨氣，餓死再也不受你們這欺侮！

萬 (怒火萬丈)你不幹!?

馬 嗯，我不幹，我豁出來不吃你們這碗飯，我不幹！

萬 好，不幹，不幹你滾蛋！

馬 (意外萬竟說出這樣話)滾蛋？

萬 嗯，你有骨氣你滾蛋，像你這樣工人早該滾蛋，你欺侮上級，你不服從管理，你破壞生產，你還血口噴人，我這助理員根本管不了你嘛，這個廠裏根本容不下你嘛，你滾蛋，你滾蛋！

好，不幹就不幹！(摘圍腰、證章)——日本鬼子的氣我受過，國民黨的壓迫我沒怕過，我老子娘還不敢把我怎麼樣哪，你來欺侮我呀！？你以前仗着國民黨來欺侮我，你今天還仗着共產黨來欺侮我呀！？不行啦，我長大啦，我離開你這個廠子有飯吃，我不吃你這一套！(把圍腰、證章摔地上)你們的圍腰！你們的證章！都給你，都給你！(向外衝至右門口，猛回頭，對大)好，張大梅，你等着！(跑下)

空場很久。

萬 (見馬真去，頹然而坐)……

大 (逐漸從混亂中清醒過來) 助理員, 她走啦, 她真走啦!

萬 (呆然, 不語)……

大 (急) 助理員, 這不行呵, 這就是開除了吧!?

萬 (呆然, 不語)……

大 助理員, 她回不來啦, 這真是開除啦, 這——

萬 (清醒, 突然起立, 慌張的) 呵, 她真走啦!?

大 噯, 她走啦, 她真走啦!

沉默。

萬 (突然肯定的) 好, 就是開除她! 就是叫她走! (去摘工人名牌中馬芬姐那個牌)

大 (意外) 啊, 就是叫她走!?! ——不, 這不對, 助理員, 我不是想把她——

萬 (把牌甩在桌上) 就是叫她走, 叫她餓兩天!

大 餓!?! ——不, 助理員, 這不對, 家裏她老娘指着她上班吃飯哪!

萬 (頰頰萬狀) 去吧, 去吧, 去吧!

大 不行呵, 助理員, 這就是我害了她啦!

萬 (拍案) 去吧, 什麼你害她, 去吧!

大 (掩面大哭) 呵, ——我錯啦! 我錯啦!……(跪下)

萬 (暴烈的將地上圍腰證章拾起甩在桌上, 一邊吼叫着) 不幹! 不幹!……

彭自右門上。

萬 (抬頭見彭,痛苦前) 彭剛同志,這叫我怎麼幹,叫我怎麼幹!?

彭 (莫名其妙) 怎麼啦,怎麼啦!

萬 (指桌上圍腰證章) 你看,你看!

彭 這是誰呀?

萬 馬芬姐,馬芬姐!

彭 萬國英同志,這——?

金手持麵袋急自右門上。

金 (慌張的) 管理員,管理員,你看大梅在車上哭,馬芬姐跑出廠去啦!

彭 已經跑出廠去啦?

金 嗯,已經跑出廠去啦,你看她這麵口袋跟配賣票還丟在這兒!

萬 她不幹!?!——好,我幹不了,我也不幹啦!(要走)

彭 (上前急拉萬) 萬國英同志!萬國英同志!

萬 不,彭剛同志,我沒能力,我不配當這助理員,我幹不了不幹,我幹不了不幹!(從彭手中掙脫,向左門衝下)

彭 (追上前) 萬國英同志,萬國英同志!(萬已下,彭回頭。)

金 彭剛同志,你看事情越鬧越大啦,這到底應該誰負責任!?!這到底應該誰負責任!?!

彭（嚴肅而堅定）不要抱怨，金芳，----- 困難還多得很，**但**
是我們共產黨員絕不會害怕，絕不向困難低頭！！

〔幕落〕

第三幕

次日，上午八點鐘左右。

馬芬姐家。

一般的北方城市的工人住宅。台右是馬的住屋，有門窗，簷下有爐灶。台左是月家住屋的後牆，由左前可通往。正面是一道短牆，有大門通外面。小美姑，很可能就住在大門對面的人家。院裏空曠，樹下有飯桌、小櫈等家庭用具。外面，遠處，是電桿、煙囪、樓房等構成的都市的遠景。

開幕，馬伏在桌邊低泣，她站在她的一旁數落着，淚着跟淚。桌上飯菜均已擺好。

娘（繼續的語氣，數落着）……可不，才說廠裏配賣四十斤麵，咱們早點兒預備過八月節吧，你這一鬧可好，麵

也甭領啦，節也甭過啦，連麵口袋也丟給人家啦！

……

馬（低泣，不語）

娘（傷心的）芬姐，你娘這苦老婆子，跟前沒有五男二女，外頭沒有三親六友，可就守着你這麼一個老閨女呀！

……

馬（低泣，不語）

娘 芬姐，說不定哪天你娘這心口痛的老病一重，一合眼就看不見你啦；你老娘再也累不了你幾天啦，你該孝順你娘，叫你娘舒舒心！

馬（泣聲高，不語）

娘（漸漸壓捺不住氣憤，有些激動起來）芬姐，要是你心裏還想着你娘一點兒，你昨天下午爲什麼還把你那圍腰證章扔了哪？！

馬（哭聲更高，不語）

娘（知道說中了女兒的短處，更激動，責難的）芬姐，要是你心裏還想着你娘一點兒，你壓根兒就該忍氣吞聲的呆下去，壓根就不該在人家助理員面前充硬漢子、去找岔兒、去闖禍呀，芬姐！！（哭）……

馬（突然站起來，忍住眼淚，變情而悲痛的）娘，你別說啦！就算你上輩子沒修好，養下了我這個造孽的閨女，叫你成

天價担驚受怕，生氣受罪！……可是你放心，娘，你閨女就是天沒出息，當個要飯的花子，到大街去討吃要飯，也不能叫你老人家像以前那樣挨餓受凍；再說你閨女今天也長大啦，還有着這靈一把丟不掉的手藝……（傷心的抹淚，說不下去）

娘（見女兒傷心，自己更疼愛起來）丫頭，娘不是不心痛你，可是娘實在後悔你不該——

馬（悲痛地打斷娘）是呵，咱把圍腰證章扔都扔出去啦，就是後悔死也拿不回來啦……

娘（疼愛地）好，不說啦，我不說啦……

馬（按腰袋向外走）

娘 芬姐，你幹嗎去呀？

馬 我找王所長去，看看他把事兒給我找好了沒有！

月自家門匆匆上。

月 大娘，怎麼大清早起來就嚷開啦？（上前對馬）芬姐，昨天晚上下了班我就來看你——

馬（對月）看什麼看！——門除都開除啦，還用着你們這菩薩心黑天半夜驚動我的門子來看我！（向外門走）

娘（攔止）芬姐，你先吃飯！——這麼一大早起，連口水還沒喝哪。

馬 我不餓！——你也快到我乾妹妹家去吧！

娘 噫，我立時就去！——你還是吃了飯再去吧？

馬 不，我吃不下去！（對月）人活着的時候你們燒香咒他死，人死了你們又燒紙哭他該活啦！——哼……（急向門下）

月（茫然時）大娘，你看昨天晚上芬姐不見我，今兒個早上還生我的氣哪！

娘 行啦，月香，不用管她生不生你的氣啦，你要真對你芬姐還有點真心誠意，你就趕緊到廠裏給她求求情去吧！

月 我怎麼不去哪，要不我就起這麼早啦。

娘（心急時）那你為什麼還不走，真急死我啦！

月 去，我去，大娘；昨天晚上咱娘兒倆商量好了，我就像烙餅似的，反過來、調過去，半宿沒睡着，我是想今天進廠去，怎麼給彭管理員跟金芳姐他們說——

娘（更不耐煩時）怎麼好聽怎麼說，怎麼央告的人家心眼兒裏喜歡，不開除你芬姐怎麼說！——月香，這你還用問嗎！？

月 不是，大娘，不是這個！

娘（着急時）那你說是什麼哪？

月 我是說，我還摸不清芬姐到底安心怎麼樣，沒法兒給彭管理員他們報告，因為你不是說，芬姐昨天下午打

廠裏回來就託人找事兒去啦？

娘 她到派出所去啦，王所長說，讓她今天早晨去聽回信。

月 她不是還叫你找她乾妹妹去嗎？

娘 噫，她乾妹妹不是在恆大紗廠上班嗎？

月 噫！……（學會了調查研究的）噯，大娘，她 要在外頭找着事兒了哪？

娘 找着了再說！……（自知失言）噯，不，反正我是一心想叫她回你們廠去，你是緊去吧，月香！

小 自家門上。

小（賭氣的）你幹什麼來啦，月香？——大娘，昨天晚上我不是就給你說啦，芬姐這事兒就怨月香！

月 怎麼怨我呀，芬姐是你供出來的，又不是我。

小 你要不先把我供出來，我就供不出芬姐來，你就是這壞事兒的禍根苗！

月（吵）你才是壞事兒的禍根苗哪，芬姐要不是爲了護着你——

娘（制止）行啦，行啦，別吵啦，這不是你們打胡塗官司的時候，你們倆要有一個有良心的，昨天給你芬姐遮瞞兩句，也不會有今兒個！——去吧，月香，去吧！

小（責怪的）噯呀，大娘，你才認死理啦，開除都開除啦，

再講情去還不是白跑道！

月 開除也沒掛牌兒啦！

小 (搶白月)沒掛牌也開除啦！(對眾)芬姐給人家扔了團腰證章，算是把自個兒的飯碗給扔啦，按解放以前的老規矩，還能不開除？

月 (動搖，同時說出自己內心的不滿)是呵，大娘，我也是覺着有這個短處，你想，像你芬姐這個沒有王法勁兒，誰還敢要哇，恐怕只有出廠的道兒，沒有進廠的道兒啦。

小 對呀，沒掛牌也跟掛牌一樣，昨天晚上助理員在工務室吵了半宿，說芬姐簡直是造反，他也鬧着不幹啦，下班的時候聽說都吵到廠長那兒去啦。

娘 (被月、小等吓倒)這……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胃忽然痛起來)哎喲，心口又痛起來啦，……芬姐，你就折磨死你娘啦！……

月 (見娘狀，忽然安慰的)大娘，不要緊，咱們窮人面前沒有走絕了的道，我去，大娘，你等着，我去啦，呵！
向大門下。

娘 (胃痛的輕了，痛苦的舒一口氣)哎……

小 (認真的)大娘，你別看月香以前靦覷的不行，這會兒學的可俏啦！

娘（一面忍受着胃痛，並不太經心的聽）嗯！

小 別聽她嘴裏大娘長、大娘短，叫的挺甜，她心裏可是跟咱們走遠啦！

娘 嗯！……

小 別看她裝的那麼厚道，說什麼給芬姐講情去，我看她不加油加醋的把芬姐告一狀就是好的！

娘（埋怨的）人心隔肚皮，隨人家去吧，反正這會兒是咱們求着人家啦。

小 大娘，我說芬姐開除都是月香的過，一點也不假；以前她常跟芬姐我們在一塊兒玩，可打競賽以後，她就常跟大梅她們一塊兒玩啦；她也常上課，常開會，碰對了還瘋子似的癡着屁股扭秧歌，芬姐我們看不上她，她還覺着一美一美的是進步哪！

娘（感嘆的）嗯，這是世道、人心都要變啦！

小 噯，大娘，芬姐的事兒找好了沒有？

娘 還沒有。

小（猶豫一下）大娘，讓芬姐找兩個事兒吧，也給我找一個。

娘 給你也找一個？

小 噯，我——

女人聲：『嚮，她命芬姐來啦，來坐坐吧！』金芳應聲。

小 大娘，你聽，金芳來啦？

娘 金芳？

小 噫，金芳心眼兒挺實在，來咱們快跟她打聽一下芬姐的事兒吧。（扶娘）

娘（打起精神來）噫，咱們快打聽一下。（與小同向大門迎去）

小（慌張的）噯，大娘，我叫芬姐找事的話你可別給金芳說。

娘 噫，我不說，——她金芳姐！她金芳姐！……
金自大門上。

金（歡笑的）大娘，我看你來啦！——噢，美姑也在這兒。

娘（殷切的）噫，她金芳姐，你來啦，快來坐，快來坐。

金 噫！——大娘，咱們娘兒倆快有半月不見面啦，聽說你那心口痛的老病又犯啦？

娘 不要緊，這回不厲害，還吃下去了。

金 噫，這就好。

小（迫不及待的）金芳姐，芬姐還回廠上班不？

娘（更急的）是呵，她金芳姐，芬姐叫廠裏開除了吧？

金 不要緊，大娘！

娘（驚異的）不要緊？不開除？

小 噫，廠裏正開會討論哪，我看不要緊，大娘！

小（頑固的）不要緊？——哼，我看比釘兒釘的還準哪，給

人家扔了圍腰證章還不開除？

女人聲：美姑，你僵死了頭還不來吃飯哪！——我要等着刷碗呢！

小 來啦，來啦！（向自己家門下）

娘（激動時）她金芳姐，真的不要緊？——聽月香美姑她們說，助理員那個壞東西不是非鬧着開除她？

金 就是因為助理員鬧着開除她，才開會討論哪！——不要緊，真的不要緊。

娘 不，她金芳姐，我知道你心眼兒好，你怕我們難受；可真要開除了，也就別瞞着我們啦，我們好重打算盤另找事兒。

金 不瞞你，大娘，我就是給你送訊來啦，還能哄弄你老人家？——你放心吧，大娘！

娘（感動得突然哭起來）哎，老天爺，你保佑，真要不開除我芬姐，趕八月十五給你擺五花大供……

金 別亂想啦，大娘，我給你送訊兒來啦，你怎麼還哭哪？

娘（抹一把淚，長嘆）哎——，她金芳姐，你是不知道，芬姐以前叫廠裏開除那兩回，把我們娘兒倆吓驚啦！……

金 嗯，那兩回開除都是廠裏冤枉咱！

娘（激動起來，控訴時）是咧，她金芳姐，你評評這個理，他們憑什麼開除我芬姐！？你看，那頭一回還是給日本鬼子幹的時候，（緊張而快，短促的呼吸）說是工人們淨跑

茅房去歇着，可她剛上班一年，才十七歲，可不敢那樣作。有一回當頭兒的去檢查啦，人家玩的人都跑啦，就她一個人真在那兒解手沒起來，當頭兒的就說她是成心怠工，就把她開除啦！……

金 噫，大娘，別生氣啦，過去的事咱不提它啦。

娘 (遏止不住的激憤)她金芳姐，你是不知道，那二一回更沒道理哪——那二一回是國民黨剛來，芬姐她爹臨死的時候，芬姐要請假回來守着她爹，當科長的不准她，說「你那麼願意叫你爹死啊，你非守着他！」氣的芬姐就罵了他一句：「你才願意叫你爹死哪！」也就叫人家給開除啦……還有，給芬姐當場掛牌的，就是這個助理員！

金 (同情，憤激的抹淚)大娘，那都是日本鬼子、國民黨害咱們！

娘 (更高的，激動的傾訴)她金芳姐，芬姐那兩回開除，都是我們拿着膝蓋當腳走，給人家磕頭、求情，賣了她的棉袍，她爹留下的排子車，給人家送雞、送酒才又上的班，要不芬姐就給廠裏記下這麼大仇啦！要不她一下班就往家走，那會兒也不肯在廠裏多呆會兒！?……

金 (堅信的)噫，大娘，你放心，今天是共產黨，是咱們一家人，保險不能那樣冤枉咱！——大娘，解放快半年啦，

你就不覺着共產黨比日本鬼子，比國民黨對咱好嗎？

娘（漸漸和）嗯，我也覺着共產黨配賣米麵布疋，照顧咱們生活，比日本鬼子、國民黨強的多，可共產黨真要叫工人翻身，怎麼還叫以前開除芬姐的那個助理員在廠裏橫行霸道哪？

金 大娘，這個助理員還是一個好心人，就是態度不好，要不今兒個就開會批評他啦？

娘 嗯，要真是這樣可就好啦！……（漸漸平息下來）噯，她金芳姐，剛才我打發月香找你去啦，你見到她沒有？

金 見啦，我正好碰的她胡同口兒上，我叫她去找大梅啦。

娘（意外）大梅？

金 嗯，叫大梅來跟芬姐和好，叫她們都檢討一下，互相認個錯！

娘（怒）認錯！？——不，她金芳姐，這不行，我芬姐不跟她檢討，我芬姐沒有錯！

金 不，大娘，不——

娘（不聽會）不，你不用說，金芳！大梅她平常來我這兒玩，我那回不是給她買上半斤花生還覺得對不起她，可她就不想想，你們姐妹都是給人家幹活，都是幹活吃飯，你憑什麼跟人家管工的合起來欺侮你芬姐！？

——她這是奪我們的飯碗了，金芳，我不去找她娘算賬就够給她臉啦，她不能來氣我！

金 不，大娘，芬姐也有錯，——你不是也常嫌芬姐太鷓扭嗎？

娘 不，就是芬姐有錯，有我這髒老婆子活着，也輪不着她張大梅來管教哇！——不，你不能叫她來，金芳；她要把我這心痛的病氣出個好歹來，我可叫她們一家子安生不了！……

金 好，好，大娘，不叫她來！——你累啦，到屋裏歇會兒去吧！（扶娘向屋門走，娘被金扶着氣哼哼的下）

靜場。

仙聲：走哇，大梅姐，你可進去呀！

大聲：裏什麼，小死了頭子！

仙、月推大自外門上。仙左臂上還揹着小書包，裏面裝有未作好的慰問袋。

大進門後便向月香門衝去，被仙、月攔住。

月 不行，大梅，金芳姐叫你到芬姐家來的，你不能到我家去！

仙（同時）不行，不行！

月（被大坐下）好，你就在院裏坐會吧。——你可不許再跑啦，大梅，你跑了我們可給金芳姐交不了差啦。

屋裏有金、娘談話聲。

仙 曖，月香，你聽金芳姐跟芬姐她娘說話哪！（指屋方向）

大 （驚）她娘！

月 那正好，金芳姐就是叫你先見見她娘哪！

大 （掙扎）不，我不見她娘！（起立要跑）

仙 （緊拖大，急喊）金芳姐，你看大梅不願意見大娘，她要跑啦！

月 （拖着大，同時）大梅，大梅！

大 （將月、仙猛推，仙被推倒地，向月香門踉下）

月 （同時）大梅，大梅！（追下）

金 （同時自屋門上）大梅！

仙 （坐地上，揮動着兩腿，發聲）金芳姐，我不幹啦！我不幹啦！

金 （急將仙拖起）怎麼又不幹啦？

仙 你看大梅這傢伙多難鬥哇！

金 怎麼啦？

仙 看她昨天下午在車上哭，你說她，她多聽話呀，撇着個小嘴兒跟小綿羊似的，可過了這一宿，她又變卦啦！

金 你怎麼知道她變卦啦？

仙 （立時恢復了原來活潑的情緒）嗨，她這個變卦呀，也是我

們早就算出來了的！——剛才你不是叫月香找我去啦，我們走着道就想，她要是鑽在屋裏不出來可怎麼辦哪？哼，走着走着，我們就想出來了一個計策！

金 小丫頭子心眼兒真多，什麼計策呀？

仙 你聽我說呀！——我們到了她門口，故意不進去，月香就裝個生人叫：『張大梅在家嗎？——紗廠裏的張大梅！』聽着是她走道的聲兒，我們就在門兩邊一躲，起她走出來啦，我們就這樣把她一抱——

金 (高興的) 是呵，這不挺好嗎？

仙 (又發覺) 好什麼好！？——她一看是我們，扭頭就往回跑，我抱她太緊啦，(用胳膊比畫着) 她使勁這麼一甩，就摔了我個屁股墩兒！(生氣的) 哼，摔的我這會兒還痛哪！

金 (笑) 好仙妮，爲了團結工作，再摔十個也值的，你趕緊看着大梅去吧，怕月香那麪條手一個人看不住她！

仙 (羨慕的) 嗯！……(又生氣) 哼，要不是爲了團結工作呀，我才不吃她這一套哪！(欲向月香門下，又回) 噲，金芳姐，剛才你給月香說，美蘭她們在廠裏幹什麼哪？

金 我說剛才我來的時候，美蘭，還有咱們分工會的許多工友，都找分會主任去提意見啦，堅決反對助理員

開除馬芬姐。

仙 (興奮的) 大家都這麼賣力氣呀?

金 是啊, 大家都這麼賣力氣, 咱們就更不應該怕困難啦!

仙 (更高興) 對, 不怕困難, 叫他官僚主義也看看(拍胸脯, 伸大拇指) 咱們羣衆的力量!(向月家門歡跳下)
娘上。

娘 你跟誰說話啦, 她金芳姐?

金 我跟仙泥說話哪, 大娘。

娘 我聽你們說什麼大梅那?——金芳, 大梅她就不用打算登我的門邊!

金 大娘, 你這樣作可就不對啦, 她來了也可以給你認個錯嘛!

娘 不用她來! 要是她給廠裏講講情, 叫芬姐上了班, 她再來認錯我才見她!

金 大娘, 你小聲點, 她就在月香屋裏, 叫她聽見了不大好!

娘 (故意大聲) 我就是故意叫她聽見的。不用她來! 反正我們娘兒倆誰也不見她, 我們不認的。她張大梅是誰家的閨女!(要走)

仙手持懸勞袋花籃急跳上。

仙 (邊上邊喊) 金芳姐, 金芳姐, 你叫大——

金 (急制止仙)……(對娘)大娘，你那兒去呀？

娘 我出去一下就來！——她金芳姐，芬姐也快回來啦，你就在家等她吧，我也就不鎖門啦。

金 大娘，你還是先別出去吧，等一會兒芬姐回來了，咱們倆好一塊兒來說她呀！

娘 她金芳姐，剛才我在屋裏又想了想，我還是去找她乾妹妹一趟。

金 大娘，剛說好啦，怎麼又不信啦？

娘 我不是不信你，丫頭；我是說，遇事兒不要光往好處裏想，這會兒廠裏也說着，外頭也找着，騎着馬找馬，比什麼都保險。

金 用不着，大娘——

娘 不，金芳，你別攔着我；萬一廠裏開除了，外邊的事兒也就耽誤了，那你的好心可就成了壞意啦！（頑固的向外門下）

金 (無奈何前)哎！……(轉對仙)小丫頭子沒眼色，又嚷什麼呀？

仙 我是讓你叫大娘說話聲兒小一點，大梅都不高興啦！

金 大娘的話你們都聽清楚啦？

仙 聽清是聽不清，反正聽着粗聲粗氣的，覺出是氣話來了；月香我們正守着她作懣勞袋那，她聽見大娘嚷

啦，拔腿就要跑，我一擋她，她把我一推，差點兒把我的慰勞袋給撕了。——金芳姐，你還不趕緊勸勸她去！

金 嗯，那你就在這兒看着門吧，別出去，呵！——小丫頭子勤快的，出來還拿着慰勞袋！

仙 (不服氣的) 嗯，光拉她們狗打架，我就不作慰勞袋兒啦！？

金笑向月香家下。

仙 (四下看望，見桌上的綉花綉子，拿起端詳) 嚟，鳳凰單展翅，自由線，就是好看！(和自己的比)……比我的可好看多啦，這傢伙，你要把這綉花枕頭改成慰勞袋，送給前方戰士該多好哇！

小上。

小 (氣在門口看看，見只仙一人，嬌怒的上前) 小豆豆，你一個人在這兒偷人家什麼東西啦？

仙 你放屁！我看馬蜂窩這綉花枕頭哪，誰偷東西啦？

小 綉花枕頭！？——(將枕頭一把奪回) 不叫你看！讓你們鬧的把我芬姐都開除啦，你們還有臉進人家的院兒？

仙 (忽然竄機一動的) 喲，小蘑菇，你可真跟你馬芬姐學會啦，我還沒張嘴哪，你倒先跟我開了火兒啦！

小 我怎麼先跟你開了火兒啦？

仙 閒話少說，小蘑菇，你來的正好，咱們坐下談談！

小 (莫明其妙)談談?

仙 (理直氣壯)噫,我早就想好啦,今兒個一定找機會教育你一頓!

小 教育我一頓!?——放屁,你敢教育我一頓?

仙 噫,小蠻精,我問你,你看馬蜂窩以前光給別人耍來耍去的這能,今兒個把她自個兒耍住啦,你心眼兒裏怎麼想?

小 我願意怎麼想怎麼想,你鐵路巡警,管不着我這一段兒!

仙 (儼然大人)我就是管着了!看以前金芳姐我們勸過你多少回,叫你學習月香,叫你常上課學點道理,叫你跟月香團結起來改造馬芬姐,叫你小小人兒家別腿子似的老跟在馬蜂窩的屁股後頭跑,你聽過一句沒有?你勸過馬芬姐幾回?

小 這能怨我嗎,我一說她,她就罵我,她還教我不答理你們哪。

仙 這怨她,也怨你自個兒!你自個兒要真想進步,她不聽你的話你就跟她分開呀!她扔白花你不扔,你去報告給金芳姐,不就什麼事兒都沒有啦!——你說,這會兒你心眼兒裏想通了沒有?

小 (無話可說,要斃)不,不用你管,我不聽你放屁,我走!——

仙 (進小)你跑什麼跑，你跑了和尚還跑不了廟哪，你跑到家去我也非幫你搞通思想不可，——說：你什麼時候改邪歸正!?

小 (掙扎着)不用你管!——我們不幹啦，把我芬姐開除了，我也不想去啦，你還給我說這幹什麼?

仙 開除!?!——照我看廠裏才不開除你們哪，廠裏硬是要好好教育你們!……嗨，小齣齣，你小心點兒，那個頑固堡壘要叫打垮了，你個狗腿子就要當解放戰士啦!

小 (掙扎，喊)小豆豆，王八羔子!王八羔子!

仙 (搖尾對峙)有理說理，你罵人幹什麼!?

馬自外門上，形色更見煩躁。

馬 搗什麼亂啦，你們兩個黃毛丫頭!?

小仙 (放棄對峙，啞靜)

馬 (對小)我娘上哪兒去啦?

小 我不知道!

仙 (快嘴)我知道，找你乾妹妹去啦!

馬 (沉一下)小豆豆，你跑到我家來幹什麼，找死呵?

仙 (理直氣壯的)等你來啦!

馬 等我!?!——誰叫你等我?

仙 金芳姐!

馬 金芳!?!——(倒抽一口氣)

仙 (快) 嗯，金芳姐叫我等你啦，要等不着你呵，我就不走啦!

馬 (惶愧，混亂，低頭不語)……

仙 (誤會的) 喲，聽說金芳姐來啦，你倒不高興啦，真是狗咬呂洞賓，你不識好人心哪!——打你昨天下午扔了圍腰證章以後，金芳姐就忙着找管理員，爲你說好話;回到車上又勸大梅，叫她跟你合好;今兒個早起金芳一爬起來就去找管理員跟分會主任，爲你快把腳後跟都跑掉啦，你還不知情呵!?!——等着吧，大梅也不來啦，我們就是給你們作這團結工作哪，要不是爲了團結你們哪，狗才到這兒來受這洋罪哪!(向月香門跪下)

馬 (氣憤) 大梅!?!——滾，滾，滾!

小 (上前) 芬姐，你——

仙 (又突然跪上) 等着呵，你跑了可不行!(急向月家門跪下)

小 芬姐，你剛才到派出所去，人家怎麼說?

馬 (焦躁不安) 你也滾蛋!

小 (想了想，說謊) 不是，芬姐;剛才大娘出去的時候，叫我問問你。

馬 派出所的人吃飯去啦，沒見到。——你問這幹什麼?

小 (悄悄的靠近馬的身邊) 芬姐, 剛才我給大娘說啦, 大娘也答應啦, 叫你也給我找個事。

馬 給你也找個事兒?

小 (親近的) 嗯! 芬姐, 反正我是離不開你, 你走到哪兒我就跟到你哪兒, 你要不在這個廠裏幹了, 大梅她們欺侮我, 就沒人護着我啦。

馬 (聽小話, 知道她小小的心靈也受到了創傷, 自己不免更難過, 更沉重起來。不語)……

小 芬姐, 你答應我, 一定也給我找個事兒, 呵!

馬 (突然回轉身) 不, 美姑, 你回廠去吧。

小 怎麼, 芬姐, 你叫我回廠去?

馬 嗯!——(淒涼的) 酒水容易收水難, 你想出這個廠好出, 可再想進這個廠就難啦, 你看這會兒我想找個事兒多麼不容易呀!

小 (難過起來) 芬姐!

馬 這回你回廠去, 上了班一定要好好幹, 少跑車, 少曠工, 這樣大梅她們也就不敢再欺侮你啦。……再說, 人家廠裏化錢買着咱們不就是要咱們給人家多幹活嗎!

小 (傷心的哭起來) 芬姐……

馬 別難受, 美姑, 你芬姐這些話都是爲了你好!……

金自月門上，小哭向家門下。

馬 (上前，握住手，惶惶、感激的)金芳!……

金 芬姐!……

馬 (長久低頭不語)……

金 芬姐，你想什麼?

馬 (痛苦的)金芳，你走吧。

金 (吃驚)怎麼，芬姐，你叫我走?

馬 嗯，你回去吧，金芳。

金 (不理解)怎麼，芬姐，連我也把你得罪啦?

馬 (痛苦不語)……

金 芬姐，(難過的)打這兒往後，咱們姐妹們就算誰也不認的誰，就算誰也沒有跟誰見過面?

馬 (痛苦，敷衍)不是，金芳。——我是說你這個好心眼子，看得起我，昨天我扔白花冤枉了你，你不光沒報怨我，反過來你倒爲我從昨天下午一直跑到今兒個早起，我沒什麼好東西致謝你，可我也實在不忍心再叫你爲我受苦啦；我說你該回去多休息會兒，免的下午上班累呀!

金 不，芬姐，我不累，我是找你來談談你扔圍腰證章的事兒；

馬 談扔圍腰證章的事兒?……(覺得沒有必要)

金 噫！……（聽出馬之痛苦，不由的沉默了一下。而後）芬姐，聽說剛才你出去找事兒去啦？

馬（充滿了對工廠的仇恨情緒）鳥兒起飛還得找個落處哪，廠裏不要我啦，我不找事兒幹什麼？

金 不，芬姐，廠裏還沒有開除你！

馬 還沒有開除？……（不信的）哼！

金 噫，廠裏還沒有開除你；是助理員嫌你昨天扔圍腰證章態度太不好，昨天下午你來了，他也就鬧到工務科長那兒去啦，他的意思是廠裏要留你他就不幹，要他幹就得開除你——

馬（驚訝）是呵，這不正好開除嗎！？

金 還沒有，芬姐！剛才我打廠裏來的時候，管理員跟工會主任就一塊兒到工會裏找總會主任去啦，連工務科長也跟他們一塊兒去了哪。

馬（冷冷的一笑）喝，爲了「開銷」我這麼一個奴才工人，連工務科長這大將都出了馬啦？——我可真够派頭呵！

金（知道馬想歪了）不是，芬姐！他們是開會專門討論你們的事兒去啦，去批評說服助理員！——你胡思亂想到那兒去啦，芬姐？

馬（意想不到的）去批評說服助理員！？……

金 噫！他們在廠裏批評助理員，叫我到這兒來跟你談

談；管理員說你的態度也太不好啦，叫你好好檢討一下！

馬（想不到自己竟猜錯了，矛盾着。沉默）……

金 芬姐，檢討一下你自個兒的錯誤，也跟大梅和好！

馬（氣）大梅！？——哼，我們兩個人的閒事兒你們就不用管啦！

金 不，咱們是爲了工作，爲了大伙兒，這不光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兒。

馬 爲了工作也用不着啦！

金 爲什麼？

馬 因爲我不回廠上班啦呀！

金 怎麼，芬姐，你不回廠上班啦？

馬（倔強的、但也充滿內心的感傷）我正打外頭找事兒哪，有兩個廠子我都託人去說啦；好好歹歹在我面前還擺着兩條道，我就不信拿着我馬芬姐八年的手藝還找不出一碗飯吃來！

金 別這麼想，芬姐！我不是跟你說啦，廠裏還沒有開除你。就因爲你平常幹活就不強，昨天對助理員態度又那麼壞，錯誤太大啦，管理員他們才不能不說服助理員再叫你上班；管理員也說啦，你的錯誤一定要受處分，可助理員也有錯，不能拿開除你來了事！

馬 (極固執的)我說金芳,你怎麼這麼傻呀?——你想,我給人家當助理員的扔了圍腰證章,算是惹着閻王爺啦;要論罪癩,除了開除沒有第二條道!再說助理員在解放以前就開除過我,解放以後也一直暗算我半年啦,這一回不正對他的心思!?

金 芬姐,你看錯啦!國民黨時候當科長的開除你,叫助理員給你掛牌,你不能全怪他;那時候他給人家幹活兒,也是受人家使喚哪。——可今兒個咱們工人提高啦,就是他助理員一個人主張開除你,事情却不能由他啦,要不工務科長他們就去開會批評他啦!……噢,還有,我忘記告你說啦,咱們工友們也往上反映意見啦,堅決反對開除你。

馬 (覺得金的話有些道理,所以考慮的沉默下來。但是世故極深的她,是不易輕信的)哎,金芳,我看批評恐怕也是白批評,工友們反映意見恐怕也是白給人家湊熱鬧吧!?(強詞的)胳膊肘兒只能往裏拐,那有往外拐的呀?——我幹了這八年工,叫廠裏開除過兩回,沒有哪一回廠裏不是向着管工的,還能向着咱們窮工人!?

金 芬姐,你真是太糊塗啦,你就是吃了你糊塗的虧啦,今天共產黨是把咱們當成兄弟姐妹教育咱,不是隨便打罵、開除,平常你沒上過課,這些事兒你都不知

道！

馬 不一定我就不知道，金芳！——好歹我比你大兩歲，比你多吃了兩年紗廠飯，比你多吃了幾斤棉花毛，我看什麼事兒也就比你眼明一點兒；別看我沒上過課，可什麼事兒我一猜就猜牠個七八成；我也知道共產黨比日本鬼子國民黨辦法好，比如吧，日本鬼子國民黨叫咱凍着餓着，共產黨來了給咱配賣米麵布疋打八折——

金 (抓住機會) 是呵，知道好你爲什麼還不相信呢！？

馬 (頑強的) 看，辦法好是辦法好，誰知道人家心眼裏怎麼樣哪！？——(激憤的) 你們倒也常說，今天解放啦，叫咱們工人翻身啦，可是工人還不是窮工人，助理員還不是助理員，人家還不是把咱當成拉套的牲口！？

金 芬姐，不是這樣！助理員不好是他一個人不好，要不就開會批評他啦！可是你不能因爲一個燈不亮就說全廠黑，你就不看看別人，看看咱們管理員！

馬 (誠懇，感動的) 管理員人強是人強，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其實他人強又有什麼用哪？又不是他家開的廠子，他也作不了主。再說要人家爲咱的事兒去得罪助理員哪，——哼，咱壓根就不該這麼想！

金 芬姐，你錯就錯在這兒啦！以前我給你說過多少回，

今天工廠是咱們國家的，是咱們工人的，管理員他們是代表咱們工人管廠的，這不是他一個人人強！……
芬姐，半年以前沒解放的時候，咱們不是常盼着有這麼一天，工人受了欺侮廠裏給咱撐腰，管工的犯了錯誤廠裏不護着他嗎？——咱們盼的這一天早來啦！

馬（遲疑的）這一天早來啦？……

金 是呵，芬姐！你想想：要不是這一天早來啦，昨天你扔了白花，管理員不光沒像官僚資本家那樣打咱、罵咱，反倒給咱平起平坐的談半天話，給咱一五一十的講半天道理？

馬（想着）……

金 芬姐，要不是這一天早來啦，你跟助理員鬧事兒扔了圍腰，廠裏就給咱說兩面理，就去批評助理員，去專門開會，連工務科長都親自參加！？

馬（考慮着，不語）……

金 芬姐，要不是這一天早來啦，要不是共產黨愛護咱們工人，今兒個就專門派我到你家來給你送訊兒，就叫我恨不得把心都掏給你似的左說、右勸，叫你覺悟、叫你高興！？……

馬（心中有所動搖，覺得金的話有些道理，不語）……

金 芬姐，你想想，今兒個這麼些個好事兒，要是在解放

以前，咱把腦袋磕破也求不來，送雞送酒也換不來吧？——你幹了這八年工，八年裏頭有誰像今兒個共產黨這樣把你當人看過！？

馬（內心激蕩着，感動着）金芳！……

金（更懇切，更激昂）芬姐，就因為你太認死理啦，才害的你什麼也不想聽，什麼也不相信，害的你什麼也不想睜眼看，害的你在解放了這半年裏頭還是跟解放以前一樣的苦！

馬（激烈的鬥爭，痛苦）金芳！……

金 芬姐，別看平常你什麼話都吃在肚裏爛在心裏不給我們說，可是你的鬼思想我們樣樣清楚；我知道你看見我們拚命的幹活就暗地裏生氣，你覺着咱們今兒個還應該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幹一個工拿一個工的錢——

馬（命的話句句擊中要害，激烈的制止）金芳！

金 還有，就因為我們搞競賽，爭紅旗，你就罵我們是傻瓜蛋；大梅叫你覺悟，叫你進步，你就罵她是工人不向咱工人，你就跟她翻臉為仇，你——

馬（慌亂的）金芳！金芳！你——

金 芬姐，你錯啦，你錯的真怕人！你害苦了你自個兒，你還想害別人；你對不起你自個兒，你也——

馬 (哀求的,急制止)金芳,你別說啦,你別說啦,你——(說不下去了,急忙躲到一個角落去;激烈的內心鬥爭)……

亞場很久,很久。

月聲:大梅,大梅!

仙聲:金芳姐,你看大梅不進去!

金 (對月門)大梅,大梅,到這兒來!

馬 大梅!?

金 嗯,芬姐,你們兩個應該互相檢討一下,合好!(掩住馬)

馬 (痛苦的)不,金芳,你先不要讓我見她!

金 不,芬姐,是我叫她到這兒來的,你不見她你對不起我!(拉住馬)

馬 (哀求的)不,金芳,我求你放開我,我心裏亂得很……
(自金手中掙脫向裏屋下)

月、仙推大上。

月
仙 進來吧,進來吧!

金 (責難的)大梅,你成心團結不成心團結!?

大 (愠怒的)我怎麼不成心團結呀,我要不成心團結我早回家去啦!

金 那你爲什麼還這麼驚驚扭扭的,想來又不想來哪?
——你覺着這樣拉拉扯扯的好看嗎?

仙 (快嘴)可不,叫你進來活像要殺你似的,拉着你呀,比拉個老牛還費勁哪!

金 仙妮,少賤嘴!

月 大梅不是不想來,金芳;是我們聽你跟她說話,她(指馬屋)老那麼大聲小氣的嚷,大梅當她不高興哪。

大 (抱怨的)是呵,合好這事兒麼,要兩好合一好才行;以前誰都有錯,今兒個誰都該認錯!——可你們老按着我的腦袋批評我,活像事情鬧到這一步,就我一個人有錯似的!

金 誰說你一個人錯啦,大梅?你不知道我到這兒來就是批評她來啦,你還笨着舌頭瞎說?

仙 是呵,你聽剛才她(指馬)那麼大聲小氣的嚷,那就是金芳姐按着她的腦袋,批評她來着!

大 (不語)……

金 大梅,以前我勸過你多少回,叫你改改你那牛脾氣,你不聽;這回鬧了這麼大事兒,你還這麼任性;你真是不到黃河不死心?

大 (不語)……

月 金芳,你剛才給她(指馬)談的怎麼樣啦,她信了沒有?

金 (轉輕鬆的)差不多啦!

月 仙 (高興)差不多啦?

金 (也不免興奮起來) 嗯，剛才我就是一口氣給她爭了這麼半天，把她的心裏話都給她掏出來啦。——(鬆了一口氣) 哎呀，給她談話簡直像打仗，你們看，急的我出了這麼兩手大汗！(張手給月等看)

仙 (不覺興奮的喊出來) 嗨，你就是在打仗麼！金芳姐，拿頑固堡壘還不是打仗！？

金 (急制止) 仙妮！

仙 (吐舌，作一鬼臉)……

月 (興奮的) 金芳姐，她的心比死人心還死哪，你把她勸過來了，這簡直是把死人說活啦！

金 是呵，她心裏真動啦，你們剛才進來的時候，她就是因爲撐不住，避進屋裏去啦。——好，大梅，這會兒就單看你的啦！

仙 大梅姐，頑固堡壘都動搖啦，看你怎麼辦吧！

月 是呵，大梅姐，要打鐵可得趁熱呀！

大 (矜持不語)……

金 (誠懇而嚴肅的) 大梅，我們知道馬芳姐的錯誤比你大的多，你的好處她簡直不能比；可是爲了生產，爲了競賽，(更深刻而莊嚴)爲了達到標準數，爲了團結爭紅旗；趁這會兒她心裏動啦，我提議你還要受點委曲，先張嘴給她低個頭，認個錯！

大 (難以接受的)我先張嘴,給她低個頭,認個錯?

月 (緊上前)大梅,昨天下午金芳姐不是還在車上給咱們說,爲了工作,先給她低個頭、認個錯,是光榮嗎?

仙 是呵,大梅姐,咱們這積極分子,就該起個帶頭作用呵!

大 可你們也得讓她檢討,叫她認清自己的錯;要不她還是覺悟不了,還是不能進步哇!

金 沒問題,大梅,咱們叫你先給她說話,就正是爲了教育她呀!

月 對呀,大梅,你要先開口檢討,動了她的心,她也就跟上來啦!

大 (堅決的)好吧,以前我錯啦,我今兒個對她承認錯誤!

月 (高興得跳起來)好,好!……

仙 好,月香,咱們這兒說好啦,你再回廠去看看,問問管理員跟分會主任他們把事情確定了沒有!

月 (興奮的)好,早確定了早成功,我去!(向大門跑下)

金 (也興奮的)大梅,你看美蘭她們許多工友在廠裏也爲咱們幫忙,慌掉了心似的發動大家提意見,反對開除馬芳姐,你要再有一點三心二意,可就對不住大家啦!

仙 對啦,大梅姐,不管她們(指馬屋)態度好壞,你可也別

變卦啦！

大 (堅決、勇敢)反正爲了工作，你們叫我怎麼作，我怎麼作好啦！

梅馨：芬姐，芬姐！

金 大娘來啦，咱們就先跟她談談吧！

娘上。

娘 (急急慌慌的，邊上邊喊)芬姐！芬姐！——(見大，怒目而視)
金芳，這是來幹什麼？

金 大娘，我叫大梅來給你們——

娘 走，走，走！把我芬姐都開除啦，你還不解氣呀，還到我家來找賬？

馬自屋門上。

金 (正直的)大娘，你這就不對啦，是我叫她來給你們認錯的！

馬 金芳，這會兒我心裏難受，要給我娘說句話；你先到月香家去歇會吧，等會兒我去找你！

金 (考慮了一下)好吧，我們一會再來。(與大等向月門下)

娘 (對大背影)哼，說的倒容易，認錯！？

馬 (急切的)娘，你見着我乾妹妹沒有？

娘 (同樣急慌的)見啦！——你到派出所去王所長怎麼說？

馬 王所長吃飯去啦，沒見到。——我乾妹妹怎麼說？

娘（不願直接說出不好的結論來，但內心的急慌是掩不住的）我去了，你乾妹妹剛下了夜班打廠裏回來，她說她昨天晚上特意早進廠跟她們工會主任談了一下，添人是添人——

馬（急促的）添人!?

娘（緊補充）添人是添人，可就是得開個介紹信！

馬 開什麼介紹信？

娘（急促的）說是派出所的介紹信！——你乾妹妹說，她們工會主任打聽的可清楚哪，什麼是個新手還是老手，在那個廠幹過，幹了幾年啦……你乾妹妹說，人家一聽你是個七八年的老工人，挺高興；可又一打聽是剛不幹的，就又犯了疑惑啦！

馬（怒）他媽的，她們也打聽這麼清楚！——開介紹信幹什麼!?

娘 人家說派出所知道你的底細，開個介紹信，算是給你担保！

馬（怒冲冲）那我到派出所開信去！（要走）

娘（攔阻）芬姐！

馬 幹什麼？

娘 芬姐，剛才金芳來說，廠裏還沒有——

馬（截斷氣）哪兒有那麼便宜！——又說這幹什麼？

娘 芬姐，我是說另找個事兒又這麼難，你不如回廠裏說說情——

馬 娘，你別嚕嗦啦，你閨女還有什麼臉進人家那個門哪！（急向大門走）

王所長聲：馬芬姐在家嗎？

娘 在家，你來吧，王所長！（趕至門口）

馬 來吧，來吧，進來坐坐！

王所長上。

王 （邊上邊說，胸有成竹的）馬芬姐，你讓我給你找工作，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呵？

馬 （吃驚於王的質問，知道不是好的預兆）怎麼回事兒！？

王 噫，我不大清楚，你再給我說說。

馬 （說假話）沒什麼，就是我想換換口味，打這個廠裏告退啦，想另換個廠子幹幹。

王 （笑）不，不是吧？

馬 （故作坦然）噢，那就算不是我告退，是廠裏把我開除啦！

王 開除？——也不是吧？

馬 （耐不住了）王所長，你不用問這個那個啦，你說把事情給我找好沒有吧！

王 工作是有，昨天下午你給我說了，我就給裕民紗廠去

電話啦，人家說也歡迎你這樣老手；今天早晨我就給你們廠去電話，了解你的情況，可是你猜你們廠回電話怎麼說？

馬（急問）怎麼說？

王 他們說叫我們先不要管你的事兒！

馬 先不叫你們管！？——王所長，是誰接的電話？

王 是一個什麼主——（想，想不起來）接的電話——

馬（急問）是助理員吧？

王 我，我沒聽清楚，許是助理員吧；他說他們正開會，沒空兒給我細說，急急慌慌的說了兩句，就把電話給掛啦——

馬（迫不及待）王所長，他真說不叫你們管！？

王 是呵，他說你的問題還沒弄清楚，叫我們先不要管。……馬芬姐，他叫我們先不要管，我們就不能管哪！你想，你是工人，有工會管你們的事兒，我們再爛插手，不就把事情搞亂了嗎？

馬（不語）……

王 馬芬姐，他說不叫我們管，就是廠裏還管你的事兒，我看廠裏一定沒有開除你，你還是回廠去看看吧！

馬（不語）……

王 馬芬姐，你先回廠看看去，真要需要工作，我再來

給你介紹！——好，我還有事兒，我先回去啦。（向大門下）

啞場。馬茫然，娘驚呆。

娘（慢慢的，提起勇氣來）丫，丫頭，怎麼，助理員——！？

馬（目呆）嗯，一定是助理員打電話來啦，不叫派出所管！

娘（清醒，急）這，這是怎麼回事兒！？

馬（憤怒的含淚）這你還不明白嗎，他把咱開除啦，還不叫派出所管，叫咱離了他廠子也不能到別廠去上班，把咱凍起來、餓起來，叫咱喝西北風！

娘（含淚）這，這……

馬（不語）

娘（逼進）芬姐，這……

馬（不語）……

娘（抽咽，慢）芬姐，我知道你心裏難受，我知道你心裏苦……要有一分奈何，我也不非叫你去給人家說好話，不非叫你回這個廠去上班……你沒見我剛才也跑到你乾妹妹那兒去找事兒？

馬（不語）……

娘（高一些）芬姐，可這會兒實在沒辦法，眼看就要秋涼啦，缸裏的米麵吃不久，你老娘的病……

馬（不語）……

娘（正面、有力的）芬姐，你要覺着空着手不好張嘴，就拿上你剛開支的錢，打街裏買上兩瓶白蘭地，買上幾筒那美國罐頭，給你們那管理員，助理員一個人送上一份！……他們吃了、喝了、嘴就軟啦，以前開除你那兩回不都是這樣上的班？……

馬（不語）……

娘（深沉，痛苦）芬姐，你覺着這樣還不行，那就給他們說，這回叫咱上了班，給他們白幹一個月不拿錢也行！……還有，跟他們說，咱們那一袋配賣麵也不領啦，就算咱自個兒罰自個兒……（哭泣）

馬（不語）

娘（激奮）芬姐，要這樣你自個兒還實在拉不下臉來，那你娘這苦老婆子替你求情去也行，叫金芳、月香她們領着我……

馬（不語）……

娘（不可忍耐的搖撼着馬）芬姐，芬姐，你怎麼不說話呀！……你難爲死你老娘啦，芬姐！芬姐！！芬姐!!!

失聲大哭。

馬（咬緊牙關，跺腳）娘，你別說啦，娘，你別說啦！

金急上。

金 怎麼啦，芬姐，又嚷什麼？——大娘，怎麼又哭啦？

馬 (狂野的將金一把抓住)金芳,走,陪我進廠去!

金 (莫名其妙)幹什麼!?幹什麼!?

馬 找助理員磕頭認錯去,求他饒我這一回!

金 芬姐,怎麼啦!?!怎麼啦!?!

馬 哼,他三尺的城門、我五尺的漢子,我不能再不低頭,算咱胳膊擰不過人家大腿!

金 芬姐,怎麼啦,你胡說!

馬 (激憤的)反正刀把兒在人家手裏攥着哪,我還有什麼話講!?!我要給人家說好話去,我不願說也得說,爲了我老娘也得說,爲了我掙人家幾個錢吃飯也得說!——

金 (截斷馬)芬姐,你胡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馬 人有臉,樹有皮,我要不是個窮工人我也不願意跟人家說好話呀!——走吧,金芳,你不是心痛我嗎,管理員不是人強嗎,走,幫我給助理員說好話去,這回我什麼錯都承認,叫我立下個字據攥在他手心裏我也答應,叫我給大梅認錯我也答應,叫我給吃屎的孩子認錯我也答應,走,走,走!

金 芬姐,你瘋啦!?!你瘋啦!?!

馬 不,我不瘋,金芳,我比你明白的多!我剛才差一點

兒信了你的話，我想也許今兒個工廠真對咱好，我想也許咱們工人出頭的日子真來啦！可是我錯啦；金芳，你也錯誤啦，剛才廠裏都把電話打來啦，我不能再不給人家磕頭陪禮去！——走，金芳，走！（掩金將至大門口）

金（猛轉身擋住門，將馬持力一推，——馬撲向娘——一聲嘶力竭的）馬芬姐，你胡說！咱們共產黨是不興這樣磕頭陪禮的，你這是侮辱咱們共產黨!!!

馬伏在娘肩頭，仇恨和痛苦絞成一團混亂，哭不出聲來。

金 大娘，到底怎麼回事兒？誰打電話來啦？

娘（泣不成聲）助理員！助理員！……

金 沒有的事，這都是你們腦子裏有鬼！——我往廠裏打電話問問去！（跑下）

汽車聲、喇叭聲。

月聲，興奮的：（跑到）組長，到啦！——金芳，仙妮，組長來啦！

仙、小，各從已門跑上，歡叫：（組長！組長！）跑下。

馬、娘，在衆聲的動蕩裏不知是兇是吉。

劉金急上。

金（急切的，邊上邊問）組長，鬧半天電話是你打來的呀？

劉 是呵，我們正開會，電話來了，我說了兩句就掛上啦！

（見馬、娘狀，開朗、關心而急切的）怎麼，大娘，你們還在難

受哇?——哎,真是太死心眼兒啦!你們就不想想,芬姐犯了錯誤該受處分是不成問題的,可怎麼能隨隨便便談到開除哪!?

娘 (驚呆)這——

劉 (語朗而敦快的蘆拍)嗯,放心吧,大娘,沒開除!我們就怕你們着急,特別先到你們這兒來的。看,(示以手中的團圓證章)這是芬姐的圍腰,(對馬)芬姐,這是你的圍腰、證章,都拿去吧!(一面用手帕擦着汗)哎,你們真是太死心眼啦,今天一大早就叫金芳給你們送訊兒來,你們偏多心,還疑神疑鬼的叫派出所給我們打電話;你們想,咱們自個兒能解決的事兒還叫派出所管幹什麼?你們說,還麻煩人家派出所幹什麼!?

月、仙拾簾上。

月仙 (興奮的)大娘,你們的配賣麵也送來啦!

劉 對啦,還有,這是你們的配賣麵,沒零沒整四十斤!

娘 (驚呆)分會主任,這——

劉 行啦,大娘,我走啦,我還要照顧着給別的工友家送麵去!仙妮,你的麵我直接送到你家去吧?

仙 行!

劉 金芳,一會兒彭管理員就來啦,汽車在外邊等着哪,我就走啦!

娘 分會主任，這——

劉 噢，我還忘記說啦，——大娘，下午你跟芬姐到廠裏的醫院裏去看看你那心口痛的病吧，去了先找我開個家屬證。——好，我走啦，芬姐，你也準備上班去吧！——（有趣的）你那圍腰證章，怎麼摘下來的還怎麼戴上吧！（匆匆下）

在劉說話時，月、仙又先後下場，月搬上自己的一袋麵，仙幫小搬上。小放下麵，匆匆跑上前。

小 （大驚小怪的）哎呀，大娘，組長把芬姐的圍腰證章都送來啦？——真好，還有配賣麵，這可真是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呵，真沒有開除！

娘 （抓住金手）她金芳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這是不是作夢，她金芳姐！？（已逐漸清醒）

金 真的，大娘，真的！我不是早給你說過啦，今天解放啦，工廠不像日本鬼子、國民黨那樣看不起咱工人，這會兒你都看到了吧！？

娘 （神經質的顫然而哭）噢——，真的，真的，都是真的，這都是真的……（止哭，對馬）芬姐，你看你的圍腰，你的證章，還有這一袋配賣麵，都是真的！……

又感動的哭起來。

在衆說話時，月已下，又拉大梅上。

馬驚呆如木偶。

仙 (上前,天真的)芬姐,你這傢伙別裝蒜啦,廠裏把你的圍腰、證章,還有你的配賣麵都送來啦,你還不說話呀?

馬 (不語,含淚)

小 (天真的)芬姐,鬧半天廠裏真是把咱當人看,沒聽助理員的話開除咱,你快別找事兒啦,也別給我找事兒啦!

馬 (不語)……

娘 (着急的)芬姐,芬姐,你醒醒,你醒醒!——這都是真的,芬姐,你還楞着幹什麼?

仙 (抱怨的)大娘,你看芬姐這個蒸不熟、煮不爛的腦袋瓜子,她還不高興哪!——芬姐,你別不知足啦!你看組長親自跑腿來給你送圍腰證章,叫你去上班,你還擺的什麼神氣呀?你還非叫工務科長來請你,叫助理員來給你陪不是呵?

小 (感情地)芬姐,芬姐……

馬 (不語)……

金 (上前,嚴厲的)馬芬姐,事情到了這一步,你什麼也該看清啦;我再也沒有什麼話給你說啦,也用不着我再說什麼啦;我就希望你好好檢討一下,你以前對工廠的態度對不對,你對大梅的態度對不對——

大 (搶上前,制止金)金芳姐,你別說啦!……都……都怨我,怨我不對!……我有錯,我對芬姐態度不好,金芳姐一回也沒打擊過我,沒罵過我,哪會兒都是把我當親妹妹似的揸着手兒囑咐我;可我對芬姐哪,哪會兒也沒有當成親姐姐似的耐心勸說過……就因為我這自個兒管不了自個兒的炮筒子脾氣,才闖下昨天這場大禍,讓大娘跟芬姐担驚受怕;要不是咱工廠好,真要把芬姐開除了,那我的錯誤就更大啦!(上前,對馬)芬姐,你別記我的仇!!

馬 (痛苦,不語)……

金 (更嚴厲)芬姐,大梅也承認自己的錯誤啦,你還想不通嗎?……芬姐,芬姐,你可說話呀!;

馬 (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了,信了,知道自己完全錯了。像山崩一樣的痛苦向她壓下來,她猛然壓抑的叫了一聲,向屋裏衝下)呵——

衆 (急切的)芬姐,芬姐!

衆正致下,外面傳來美蘭華的歡叫聲:「馬芬姐!金芳!管理員來啦!」

衆 (歡叫)管理員來啦,管理員來啦!(紛紛向外門跑去)

彭、美及另外四五個或七八個女工迎頭上。兩支「大軍」的會師,帶來了舞台上的熱烈和歡騰,女工們像多少年不見似的互相拉扯着,問候着,跳躍着。

金、月、仙、小等（歡叫）管理員，你可來啦！——美蘭你們也來啦！

娘（也上前）管理員，你來啦！

彭（急匆匆，興奮的）噫！——馬芬姐哪？

娘（興奮的）芬姐在屋裏哪！

仙小（高興的搶說）管理員，馬芬姐都哭啦！

彭 怎麼，馬芬姐還在哭哇？

金 噫，剛才我正批評她，六梅也跟她檢討啦！

彭 噢，這很好，這很好！

娘 管理員，你坐着，我把芬姐叫出來！

美蘭
女工等 對，咱們看看芬姐去！（向屋走）

彭（急制止娘、美蘭）不，她不是正在哭嗎？不要叫她出來，也先不要着急看她去吧，本來我打算來了要好好的跟她談談哪，既然她這一天多太緊張啦，太累啦，叫她自己休息一會兒也好。

金 管理員，助理員的問題怎麼處理哪？

彭 噢，提起助理員來，這倒是一個喜訊兒，——經過工務科長，工會主任我們今天半上午的批評、說服，助理員也不再鬧着不幹啦，並且承認昨天對馬芬姐的態度不好——

金、娘、月、仙、小等（歡叫）他也承認對馬芬姐態度不

好!?

美等 (興奮的搶說) 他不光承認昨天對馬芬姐態度不好，
還承認以前對咱們全體工友們態度都不好哪!

金、仙、月、小等 (歡叫) 好!……

彭 (有力的) 嗯，以後他也要決心改正，——最後我們決定給馬芬姐記一次過，給助理員記一個批評——

仙
小
月

(歡笑着) 好!……(情不自禁的向屋裏喊) 芬姐，也給助理
員記了一個批評!

娘 管理員，這是真的，也罰助理員一個批評?

彭 嗯，今天咱們工人跟管工人地位完全是平等的，誰
犯了多大錯誤，就要受多大處分!

馬突然從屋門奔上。

馬 (滿面熱淚，激動萬狀) 管——管理員——

彭 (上前) 嗯，給你記了一過，給助理員記了一次批評，你
和助理員的錯誤都同樣受到了處分!

靜。絕對的沉寂

馬 管理員，廠裏真不開除我!?

彭 嗯，希望你通過這一次的處分，好好的改正自己的錯
誤；過去你的落後雖然領導上應該負主要責任，但是
你的錯誤也給工作帶來了不少的損失，希望你以後

在工作裏好好表現，拿出你熟練的手藝來，爲咱們自己的工廠積極工作！

馬（惶惶萬狀，心痛欲碎。看看金，看看大，看看彭、張、工友等每一個人，自己都無話可說。最後，含着滿眶痛苦又羞憤的熱淚，突然抓起桌上的圍腰、證章，衝開重圍，向大門跑去）……

衆（追上去，以大槓爲首，攔住馬）芬姐！芬姐！

馬（懇求，甚至幾乎是哀求的）你們不要管我！我要回廠去！你們讓我走！（蹲下）

〔幕急落〕

第四幕

第三幕後十天，早晨八點鐘後。

工會俱樂部，工人文娛室的一間。

正面靠右一門通向車間。從門往左，即舞台整個正面，是一條由低到高，直通樓上階堂的大樓梯。左前一門通向工會。室內有長方桌，可能是昔日的乒乓球台。右牆上有高大的毛主席像。小桌上有電話。

開幕，外面有扭秧歌的鑼鼓聲。金、仙二人坐在長桌旁，在煙頭往一紅布橫條上縫字。

半分鐘後。

金 仙妮，快縫呵，我這兒就縫好啦。

仙 我這兒也快縫好啦。……嗷，金芳姐，咱們可一定得

想法兒叫馬芬姐跟大梅把她們的團結經過報告好哇。

金 恩，一定叫她們報告好。——嚟，她們要把這個團結報告作好了，非成了今天大會上最精彩的節目不可。

仙 是呵，她們要把報告作好了，咱們的工作也就百分之百的完成啦。

劉與女工甲、乙自禮上來舞下。

劉等 縫好了沒有，金芳？

金 仙 好啦，好啦！（縫完最後一針，收起針線）組長，你們來檢閱一下吧。

劉 （高興的）對，檢閱檢閱！

女工 甲 （玩鬧的）是呵，看看這字兒有腦袋朝下的沒有。

仙 （挺氣的）你放心，我們不能像你們似的，瞪着兩天眼，連屁股腦袋都分不清！（一面和金芳把橫條拉開，各執一端）

甲 乙 別吹牛，看看再說！——（二人齊唸，一字一頓）甲、班、細、紗、組、紅、旗、競、賽、第、一、階、段、總、結、發、獎、大、會——嘿，小豆豆縫的就是不錯！

劉 好，真好，（對甲、乙）去吧，趕緊掛上去吧！

甲 乙 好，掛上去！（接橫條）

甲 嚟，金芳，你們組馬芬姐跟大梅的團結報告準備好了沒有？

乙 是呵，我們可是都直楞着耳朵，單等着聽哪！

金 等着吧，管保你們聽得上！

仙 (多聲的取鬧)管保給你們個「狗喜歡」！

甲、乙 追打仙。

劉 (勸解)去吧，快掛上去吧。

甲 乙 算是組長救了你！(一邊笑鬧着晚上樓去)

劉 金芳，馬芬姐跟大梅她們在那兒哪？

金 她們不是正跟乙班加點嗎？

劉 不，咱們班給乙班加點的工友都放回來啦。

金 (奇怪)都放回來啦？——這可奇怪啦，那馬芬姐她們怎麼還不回來哪？

仙 (急切前)是呵，那馬芬姐她們到那兒去啦？

劉 (思索，而後)好，我來打電話問一下。(取耳機，發講)喂，你乙班工務室嗎？……你王管理員嗎？……我俱樂部，我是老劉。喂，我問你呀，王管理員，我們甲班給你們加點的工友不是都放回來了嗎？……(看重前)那馬芬姐她們哪？——(更強調)喂，馬芬姐她們！……什麼，她們自動留下，繼續加點！？——不，這不行，我們這兒馬上就要開會啦！對，請你叫她們馬上回來吧，叫她們一定回來！……對，馬上回來！(掛電話)

金 仙 (急切前)怎麼，她們自動留下，繼續加點！？

劉 是呵，怪不得我見別人都回來啦，可看不見她們哪。

彭自正門匆匆上，腋下挾有在即將開始的大會上用的總結文稿等。

彭（邊上邊問）老劉，大家要求萬國英同志在大會上講話的事情，你跟他談過沒有？

劉 談過啦，他不答應！

彭 他不答應？

劉 嗯！——我跟他說，反正這是工友同志們的好意，請他好好考慮，他說他要找妳來談哪。

彭 噢！——金芳，馬芬姐跟大梅她們準備的怎麼樣啦？

金 馬芬姐她們還跟乙班加點哪，組長剛給王管理員打了電話，叫她們回來。

彭 怎麼，我不是跟你說叫馬芬姐跟大梅好好商量一下嗎，你怎麼還叫她加點哪？

仙（不平的）管理員，這是馬芬姐自個兒死求百賴要加的呀，哪是金芳姐叫她們加哪！

金 是呵，剛才我們下班的時候，乙班的王管理員說，天花太不好紡，他們乙班的手藝軟，叫咱們多留幾個人幫他們做一會兒，馬芬姐頭一個就報名要留下；起先我不答應，我說她該跟大梅商量一下怎麼報告，她說工作着也可以商量嘛。沒辦法，我才叫大梅、月香也留下，叫她們一面幹活一面商量。

彭 噢！

仙 (天真的就心)管理員，你看這裏邊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彭 (因仙的天真而笑着)那會有什麼問題！——金芳，這些天大梅對馬芬姐不是很好嗎？

金 是呵，這回馬芬姐一上班就積極工作，大梅可高興啦；大梅見她不吃飯，不喝水，死守着車幹活兒，可是心疼她；找着給她說話，慌掉了心似的勸她吃飯，勸她多歇會兒——

仙 (打斷金)可是她對大梅姐就不一樣啦，她老是那麼陰頭陰腦的，大梅姐問上她十句，她也不一定回人家句！

金 倒是這樣，芬姐對大梅可是不如大梅對她那樣好。

彭 噢！

劉 (樂而莫解的)管理員，這事情叫我也有點糊塗啦！說馬芬姐跟助理員這兩個人以前奇怪吧，可打上星期鬧了扔圍腰證章的事兒以後就更奇怪啦！……(自己給自己解釋)噯，就算助理員他固執，搞不通，因為給他記了公開的批評他鬧情緒、不說話，總還有點道理；可是馬芬姐哪？——班也叫她上啦，處罰也不大，她也瘋了似的積極幹活兒啦，可就還是不願意跟大梅說話，你們說(微笑着)她這包子裏到底是裝的什麼餡

兒哪？

彭 不，不會有什麼問題。

金 問題倒不一定有什麼問題，我看就是馬芬姐覺着自個兒以前對大梅太不好啦，臉上抹不開，一下子轉不過這個彎兒來！

仙 是呵，管理員，我們算知道啦，馬芬姐才真是死要面子哪！

彭 噫！（考慮，而後）你們不是打電話叫她們回來嗎，等她們回來看看怎麼樣再說吧，我先找助理員去。

男工的急促的喊聲：「別鬧啦，別鬧啦，小心花盆，小心花盆！」兩個男工各捧花盆，互相追逐着，自左門跑上。

男工甲（驚奇的）噯呀，管理員你在這兒啦，助理員正各處找你哪！

彭 助理員？

男工甲（氣喘着）噫，剛才我們端着花盆來的時候碰見他，他問我們管理員那兒去啦，我們說不知道，他扭頭就走啦！

男工乙（頑皮的）噯，管理員，我見助理員老不說話，我就故意說了一句：「助理員，今天歡迎你給我們講話！」你猜他怎麼樣？——哈，活像撒了氣的皮球似的，他把腦袋一搭拉，走的更快啦！

衆（大笑）……

彭（急切的）他現在到那兒去啦？（要走）

男工甲（指左前）他到那邊去啦，看樣兒準是到宿舍裏找你去啦，你打圖書館裏穿過去吧！（指左門）

彭好，我就去！老劉，那你就照顧一下馬芬姐她們的問題吧。（向左門下）

男工甲 噯，組長，看我們差點忘記給你說啦，參加咱們大會的工人家屬都來啦，人家要見分會主任哪！

劉 是嗎？

男工乙 是呵！——噯，仙妮，我看見你娘也來啦，快去看看吧。（甲乙持花盆上樓）

劉 金芳，你再打個電話，問問她們到底來了沒有；我先到工會去看一下，有事情隨時去叫我！——仙妮，你也去看看你娘吧。

仙（認真的）那咱這兒這一攤子事兒怎麼辦？

金 不要緊，我來管。——見了你娘替我問個好！

仙 謝謝你！——好，我去一下就來！（與劉向左門下）

金（打電話）

大梅急喊聲：「金芳！金芳！」自正門氣上。

大（一邊抹着眼淚、生氣而委屈的）金芳，我，我……我再也不當這下三濫啦！（背對金而立）

金 (急上前勸撫)大梅,怎麼啦,怎麼哭起來啦!

大 金芳姐,在家裏我對我老子娘都沒有這樣低三下四的央告過,可在廠裏倒叫馬芬姐,叫馬芬姐——(抽嚥的說不出來)

金 大梅,別發火嘛!——你快說,馬芬姐哪?

大 (不哭了,氣得無可奈何的跺着腳)人家不來,人家不來,我這小香火請不下人家這大神靈來,人家怎麼也不沾我的邊兒!

金 大梅,別生氣,你說,你怎麼跟她商量的?

大 她不來,她還要加點,我說「芬姐,咱們商量商量吧」,她說「你自個兒講吧」;我說「芬姐,你這是什麼意思?」她說「你別逼我吧,你別逼我吧!」——金芳姐,你看,我要跟人家合好,人家倒說是我逼人家,你說,我這是圖什麼?我這是圖什麼!?

金 大梅,你不要這樣着急,你先坐下歇歇,聽我給你談談好不好?

大 (不可忍受的)金芳姐,你說這怎麼不叫我着急?這怎麼不叫我着急?——你想想,頭一回,我逼的她扔了白花,你們批評我,我接受;二一回,她罵我,我吵的她扔了圍腰,你們把我揪到她家去給她認錯,我照辦;這一回她到廠裏來上班,幹活兒積極啦,可還是不願

意跟我說話，你叫我問她我那兒檢討的不深刻，叫她指出來，幫我改正，我也聽話；我這樣火盆似的對她，她老那樣冷冰冰的對我；我這生成的砲筒子脾氣，快叫馬芬姐燃的比咱紡的細紗還細啦，可是她還說是我逼她；你說說，這叫我還有什麼辦法，她跟我還有合好的一天沒有？

金 大梅，你別這麼誤會，她不是不願意跟你合好；你放心，她頂多是因為以前太對不起你，不好意思跟你說話就是啦。——你想，有幾個像你這樣直出直入的直腸子人哪！

大 (截斷金)不，不是這樣，金芳姐；她什麼不好意思呵，她就是死記我一個人的仇就算啦！……哼，反正過去我錯啦，人家記我一輩子仇也應該，只要她現在對廠裏好了就行！——金芳姐，這麼些天，我跟她鬧來鬧去還不是為了叫她積極生產嗎，既然人家積極生產啦，我還非逼着人家跟我合好幹什麼！？

金 不，大梅，這樣你就錯啦；馬芬姐的進步，你對她的幫助很大，你應該繼續幫助她；就是她還有點對你不了解，可是離完全了解也只隔一層窗戶紙啦，——大梅，——六山大海都過去啦，剩下這小坡小溝你倒害怕了嗎？

大 (正直而激昂)金芳姐，這還用你說嗎？——打競賽以後，我沒怕跟馬芬姐大吵大鬧過，我也沒怕給她低頭認錯過！可剩下這小坡小溝，人家非不讓我過去，叫我還怎麼着哪？

金 有辦法，大梅，只要你咬一咬牙，讓自己多受點委屈就行啦！——你過去在競賽裏進步很大，你今天也應該在競賽裏更提高一步哇！……去，大梅，趕緊把她找來，我來幫你說服她！

大 不，我不去啦，我知道我空着手去還得空着手回來，她不會聽我的話！

金 不，大梅，我跟你一塊兒去，咱們兩個去。

月聲，急喘的：「金芳！金芳！」自正門跑上。

月 (急迫的，喘得說不上話來)金芳，大梅，壞啦，壞啦！

金 怎麼啦，月香，這樣大驚小怪的？

月 壞啦，壞啦，馬芬姐跑啦！

金 別胡扯，怎麼是跑了哪？

月 (急促的)真的跑了嘛，你們怎麼還不信哪！——剛才大梅來了，她還是在車上加點，後來我叫乙班工友幫我勸她，才硬逼的她跟我來啦；我跟在她後頭走着，一邊細聲細氣的勸她，她也哼呵哈的答應；等快走到俱樂部這裏啦，她說她要上茅房，叫我先頭裏走；我

有心說「你可別跑呵」，又怕惹煩了她，我就到前頭等她來啦；可是一等也不來，兩等也不來，等着等着連個人影兒也沒有啦，你們說，她這不是跑啦，還是怎麼回事？

大 (聽罷，失望而焦躁的)看，金芳姐，人家一個勁兒的看不上我，還非叫人家來幹什麼！？人家看不上我，還非叫人家來幹什麼！？

金 (鑿定的)別這麼瞎着急，大梅！——月香，你想她是不是回家去了哪？

月 是啊，說不定是回家去啦。

小聲：「金芳姐，大娘來啦！」

小拉娘自正門上。

小 金芳姐，大娘來啦。

金 大娘，你開會來啦？

月 嗯，參加你們的慶祝大會來啦。

金 是芬姐叫你來的吧？

娘 (快樂的責備)她！？——要靠她呀，我連知道都不知道，這是昨天月香通知我的。……嚶，芬姐哪？

金 芬姐正加點哪，大娘。

娘 加點？

金 嗯，因為花太壞，不好紡，我們七點下了班，幫乙班作

一會兒。

娘 (高興)噢，這麼說，芬姐真是變的勤快啦？

金 是呵，芬姐快成了頭號積極分子啦！

小 大娘，芬姐積極的連上茅房都怕耽誤工夫哪！

娘 噫，越積極越好，這一下我可就放心啦！——哎，你們是不知道，打上星期芬姐又上了班以後，這十天裏頭沒有正經的跟我說過一句痛快話，老是搭拉着個腦袋給自個兒算賬；回了家除了作慰勞袋就是蒙着被子睡覺，呼嚕呼嚕的跟死豬似的，我可真怕她再不知道好歹，不好好幹哪！……（忽然看見角落裏對牆而立的大梅）噯，那不是大梅嗎？（上前去）大梅！

大 （不好意思的回過頭來，上前招呼）大娘！

娘 （極關切的對大）聽月香說，芬姐這個「陰陽頭」還是不願意跟你說話，是嗎，丫頭？

金 （勸慰的）沒有什麼，大娘。

娘 不，這可不行，丫頭們，芬姐她可不能再這樣對待人家大梅！——大梅這丫頭心眼多直正呵，可上星期讓我冤枉的人家喘不過氣來……噯，金芳，想起來我恨不得一頭扎進個尿缸裏去淹死呵，你說我那會兒怎麼就那麼糊塗啦！？

金大 （感動的）大娘！

娘 (熱誠的)對，咱們這樣吧，大梅，一會兒等芬姐開會來了，我就揪着她跟你說話；你自個也當面出頭，來逼她、問她！(不禁幸福的鬨着玩笑)要這樣她再不答理你呀，大梅你就一把揪住她，狠狠的捶她兩下子！——你就是捶她兩下子我也不再怪你啦，這回我這糊塗老婆子可明白啦！

金月 (笑了)好，就這樣辦，大娘！

連大梅也不禁被涕爲笑了。

娘 對，就這麼辦！——美姑，把芬姐那兩個慰勞袋交給金芳吧。

小 (把慰勞袋給金)金芳姐，月香，你們看這就是芬姐那繡花兒枕頭改的慰勞袋，這個花兒就是那鳳凰單展翅！

娘 噫，這裏頭裝着花生、糖、香煙、罐頭，東西可也不少。——咱們也走吧，美姑。

金 你上那兒去呀，大娘？

娘 外頭工友們不是在扭秧歌嗎，美姑叫我去看扭秧歌的。

金 去吧，大娘，許多工人家屬都到啦，像你這樣的老太太可多哪！

娘 對，美姑，快領我去看吧，叫我也開開眼！(高興的走去，

又回頭對大、玩笑也是認真的)大梅，記着，呵，——芬姐要再不答理你，你就狠狠的捶她兩下子！（笑與小向正門下）

月（急）金芳姐，你看家裏也沒有她，她到底跑那兒去啦？

金（堅決的）咱們找她去！

仙、美自左門上，彭、葛同時自正門上。

仙
美 金芳姐，馬芬姐來了沒有？

彭（幾乎同時）怎麼樣，馬芬姐回來沒有？

金 彭管理員，馬芬姐打廠裏出來，不知道跑到那兒去啦，她娘來參加大會啦，反正她也沒回家，我們分開四下裏找她去！——仙妮，咱們找她去吧！

彭 對，打工會裏、宿舍裏、車間裏都去找一找！——金芳，你到車間去找吧，同時告訴王管理員，說咱們就要開會啦，請她準時到！

金 好！——大梅，月香，仙妮，咱們走吧！

美 金芳姐，還有我哪？不叫我去嗎？

金 我們四個人就够啦，你忙別的去吧，美蘭！（與月、大、仙向正門下）

美（頑皮的）管理員，這可是她們不叫我幫忙，我可是改

了我的本位主義啦！

彭（笑着）對，你們都進步啦！——噯，美蘭，獎品在工會辦公室擱着哪，你找幾個工友去搬來吧！

美（高興的跳起來）叫我們搬獎品去呀？

彭 噯，把紅旗也都拿來！

美 好，把紅旗也拿來！（轉身向左門跑下）

美聲：（走走哇，工友們，搬獎品去呀！搬獎品去呀！）（衆聲呼聲：走走哇！走走哇！）

萬（半低着頭，痛苦而認真的，繼續的吐氣）不，彭剛同志，無論如何你不要叫我講話，我心裏實在沒有講話的要求！

彭（感到困難的）噢！……噯，萬國英同志，剛才你不是說，你願意來參加這個大會嗎，怎麼能沒有話說哪？

萬 不，最初我是根本不想來參加的；只是後來我一想，像工人同志們這樣重視的一個發獎大會，如果我不來參加，雖然你不會誤會我是消極怠工，但工友們是不會理解我的；而且，真要是不來，我自覺到也太對不起他們！

彭 對，萬國英同志，你考慮得很周到；你想，主要負責的就老劉咱們三個人，你要不來幫忙，怎麼能把會開得更好哪？

萬 是呵，所以我決定來參加！——可是我只是來聽聽，

來看看；要是叫我講話——

彭（截斷舊）不，萬國英同志；這一星期以來，細紗間的工友們都反映，說你的態度，你的管工作風都大有改進啦；所以他們才——

萬（認真而固執）不，不是改進！——與其說是改進，倒不如說這十天以來我簡直沒有作什麼工作；特別是最近幾天，我幾乎到了一種自顧不暇的狀態，我化在自己給自己解答問題上的精力，比我化在工作上的精力大的多；（自責的）所以偶爾清醒一下，我發現我這幾天也太不負責任啦！——是的，彭剛同志，我太不負責任啦！

彭（體諒的）萬國英同志，你放心，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萬 是呵，既然你很理解我的心情，你就該答應不叫我講啦！

彭 不，正因為我知道你最近想得很多，所以才更該請你講呵！同時工友同志們也都很想知道你在苦心孤詣的想些甚麼，比如你對馬芬姐最近的工作——

萬（不願講到內心積慮，有意的簡單了事）馬芬姐最近的工作很積極，我看的很清楚，從她的工作情況，我的確理解到廠裏對她的寬大並沒有落空，她今天的工作成績是足以報答廠裏的恩情的——

彭（插入，奇怪的）什麼，恩情！？

萬 嗯，我最近深深感到馬芬姐這個工人還是很有良心的，她對廠裏的恩情感激很深，她知道應該記着廠裏的好處，並且要以更多的東西和這好處交換，——此外，我就沒有什麼可說的啦！

彭（逼進）比如你對她最近的覺悟，和你過去的管工方法——？

萬（不同意的）她的『覺悟』，和我的管工方法？——這，這……

彭正等待萬的答案，羣衆喊聲叫成一片：『獎品來了！獎品來了！』男女工人七八人抱獎品自左門墮上。上場後逐個把獎品放在台中的大桌子上，並逐個興奮的喊着。

男工（一面放着）毛巾！

男工（同上）毛巾！

女工（同上）肥皂！

女工（同上）肥皂！

男工（同上）練習本！——鉛筆！

女工（同上）毛巾！

女工（同上）鉛筆！——練習本！

美（最後上）紅旗來了，紅旗來了！——（也放上）紅旗！

剎那間桌上凸現一座獎品的小山，紅旗插在上面像滿山紅花。

衆（拍手叫好）管理員，你看跟山一樣；比山還高哪！

男工 管理員，有我們的沒有？

女工 管理員，我不要毛巾，我要練習本！

圍着彭，吵成一團。

彭 有，有，得過紅旗的都有！沒得過紅旗可是幹活積極的也有！——我正跟助理員談話哪，你們先安靜一下。

衆（又上前將萬圍住，喊成一團）噢，助理員，你一定給我們講話！

——講你對馬芬姐的感想！

——講你這些天想的什麼心事！

萬（在衆圍中後退）我，我……我……

月聲，急喘的：『金芳！金芳！』

衆靜。

月（自左門頂上）金芳！——噢，管理員，我沒找到馬芬姐！

彭 你到那兒去找她的？

月（急喘喘的）我打工會去找她的！——我打秘書室找到文教部，打文教部找到勞保部，反正挨門挨戶都找遍啦，連工人子弟小學都找遍啦，有的地方還跑了兩趟，可連馬芬姐的味兒都沒聞到一點兒！

彭 不要慌，月香，你先坐下歇歇，等金芳來了再說！

月 (執心的) 管理員, 要不我再到別的地方去找找吧, 你看老是找不到她, 可別出了什麼岔兒啦!

彭 (被月的胸小逗笑了) 不要緊, 月香, 沒有什麼問題, 一定能找得到, 你先坐下歇歇!

大自正門匆匆上。

大 (進門後氣沖沖的一站) 金芳回來了沒有!?

月 (胆顫心驚的) 還沒有!

大 哼!(氣沖沖的一坐)

月 (上前) 大梅, 宿舍裏也沒有馬芬姐呀?

大 (不語)……

彭 大梅, 你到宿舍去找的嗎? 你——

劉及另外一些男女工人自樓上下來, 娘、小自左門上。

劉 管理員, 還有五分鐘開會!

彭 (有些攪亂了) 還有五分鐘開會!

劉 嗯! 工會主任、工務科長、許多工友和工人家屬都到會場裏(一面指樓上)去等着開會啦!

娘 (也上前) 管理員, 你可真忙呵, 我還沒見你哪!

彭 嗯!(心不在焉的) 大娘, 你身體好了吧?(要去打電話)

娘 (急拉住彭) 管理員, 可真要謝謝你們, 我這心口痛的老病, 吃了咱們廠裏的藥見輕多啦! ——管理員, 就是芬姐這丫頭這些天沒心答理我, 叫我不舒心, ……

哎，管理員，你們可多包涵着她點兒！

彭 嗯，大娘，你先坐坐，我來打個電話！（焦躁的打電話）
喂，王管理員嗎？金芳去你們那兒沒有？（着急的）
我們班的金芳同志到你那兒去沒有——
仙自正門急跑上。

仙（急促而嚴肅的）來啦，來啦，大家注意呵，就來啦！

衆 誰呀！？

仙 馬芬姐，馬芬姐！

彭（對電話）來啦！來啦！（放下電話）打那兒找到她的！？

仙（嚴肅的）哼，我們四街找了她三街，才打車間裏把她
找出來，鬧半天她又跑去給乙班加點啦！——她怎麼
也不來，我們許多人硬把她拖來的！（看門外）來啦！來
啦！

衆齊向正門一擁，而後緊退器，以金爲首，羣衆擁馬上，馬滿頭滿身
花毛，低頭不語。

娘（上前痛愛的）芬姐！

靜場

彭（感動的責備着）馬芬姐，怎麼你又跑去給乙班加點啦？
連着幹了一宿，你就不累嗎？——快開會啦，趕緊坐
下歇歇吧！

馬（低頭不語）……

娘（忍不住了）芬姐，你怎麼還不願意跟人家大梅說話呢？

大（怒氣沖沖，上前）馬芬姐，你說你到底要把我怎麼樣吧！

彭（上前關照）大梅！

馬（低頭不語）……

大 馬芬姐，以前你落後的時候記我的仇，這會兒你成了積極分子啦，你還記我的仇，你打算給我記到那年、記到那月！？

馬（低頭不語）……

大（由衝動變成感動）芬姐，這十天你進步啦，你不吃飯，不喝水，守着車死命的幹活，我真心痛你；我覺着咱們真親，我覺着咱們就像沒鬧過彎扭一樣；我光願意守着你、跟着你、看着你，給你端水、給你取飯，我心裏痛你，愛你，我恐怕你受一點委屈；可是芬姐，你對我怎麼樣哪？（抹淚）

娘 是呵，芬姐，你到底安的什麼心哪？

馬（抹淚不語）……

大（懇切，深摯）芬姐，你覺着你這樣悶着頭幹活給我看我就樂意呀？——你錯啦，芬姐！你這樣比罵我祖宗還叫我難受，比以前你跑車、搗蛋、恨我、氣我，還叫我難受！

馬（低泣不語）……

大 芬姐，你覺着我那兒檢討不深刻，我那兒還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你就說，我當面認錯，行不行!?”

馬 (低泣不語)……

大 (激動得全身發抖) 芬姐，芬姐，有什麼話你可說呀! 芬姐，你慫得住我可慫不住啦!!! (躁腳大哭) 呵——

馬 (泣聲漸高，不語)……

金 (扶大) 大梅!

彭 (深沉的) 芬姐，工廠對你的好處，工友們對你的好處，你已經完全看清楚啦!

馬 (低泣不語)……

彭 芬姐，十天以前你是細紗間有名的落後工友，十天以後到今天你又是細紗間有名的積極分子啦; 你的進步是非常驚人的，這裏面大梅她們對你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雖然她過去對你的態度不夠好，但是如果現在你還記着她的仇，那是完全不應該的; 而且，像你們這些新舊積極分子們團結起來，你們的力量是會更大的!

馬 (低泣不語)……

彭 馬芬姐，你們應該團結起來啦，——由於你上星期特別積極工作，你們終於得到了紅旗——

馬 (猛的抬起頭來，含淚的眼光，驚異的望着彭) 什麼，我們得到

了紅旗!?

彭 (着重的) 嗯, 得到了紅旗!

馬 (不信, 激動的, 高度緊張的) 不, 管理員, 上星期因為美姑我們刷鞋、扔白花已經扣了六分啦, 扣的不到九十五分啦, 我們再也得不到紅旗啦!

彭 不, (着重的) 由於你特別積極工作, 昨天分會主任我們總結分數的時候, 按照競賽制度給你加了三分, 把你們刷鞋、扔白花扣的分拉過來啦!

馬 (搶囁) 管理員, 這, 這是真的!?

彭 嗯, 這是真的! —— 而且, 由於你特別積極看車, 你們組最近每天的出數都超過了標準數, 和前幾天平均起來, 你們上週也達到了標準數 ——

馬 (更為驚艷) 管理員, 我們也達到了標準數!?

彭 嗯, 達到了我們競賽第一階段的要求, 你們組並沒有落後! —— 你看, 那些紅旗、獎品裏面就有你們組的一份!

馬 管理員, 管理員, 這, 這, —— (激動得說不上來)

彭 (明白了馬的意思) 嗯, 這完全是真的, 都是真的, 馬芬姐!

馬 (突然轉向大) 大梅, 你都聽清楚沒有!?

大 (感動的) 聽清啦, 芬姐, 咱們也得到紅旗, 達到標準數

啦!(上前緊握馬手)

馬 (淚眼閃光，呆望大)大梅!……(而後突然擁抱大梅，放聲大哭)大梅!……

大、金、月、仙、小(上前急扶馬)芬姐，芬姐!

娘(也上前)丫頭，芬姐!

彭 不要難受，芬姐!

劉 有話說話，不要哭，芬姐!

馬 (在最高度的悲與喜的交集裏，在最高度的階級友愛的感動下，用最大的努力壓抑着自己的激動，慢慢的抬起頭來，堅強有力的)我不哭，我不是難受，我是高興!……我要說，我心裏有多少話要說，我早就想說呀!……(泣不成聲，頓。而後，鬚叢的、沉痛而慢的回憶)打上星期分會主任、管理員你們給我送去圍腰、證章以後，我就知道，我錯啦!……以前什麼都怨我的過，大梅，金芳你們作的都對，你們沒有一點錯!……(逐漸高昂)今天解放啦，生產是爲自個兒，我還當是爲別人;我不好好幹活，我也恨別的工友們好好幹活;我落後搗蛋，我也拖着美姑陪着我落後搗蛋;月香，你進步啦，我罵你是投降啦，說你沒出息;大梅你們積極生產、發動競賽，我說你是給廠裏抱粗腿，拍馬屁;你叫我進步覺悟、改正錯誤，我把你當成冤家對頭;(逐漸加快，有力)我

的心術壞，我什麼都不信，我沒有信過金芳跟管理員你們的話；工廠對我好，工友們對我好，我有眼無珠看不見，我把大家的好心當成驢肝肺，我把親人當成仇人，（激動而沉痛）我該死，我不是人，我不配廠裏對我這麼好——（又大哭，泣不成聲）

衆（痛切的）芬姐，芬姐！

馬（掙扎起來，較慢，懇切的）以前我恨紅旗，恨標準數，可打這回上班以後，我多麼想紅旗，想標準數呵！……（激昂起來）可是眼看月底就到啦，眼看紅旗競賽第一階段的總結發獎大會就到啦，我們這組還沒有得到過一次紅旗，還沒有一次達到過標準數；就是這一星期我們想得紅旗也來不及啦，因為這一星期頭一天美姑我們刷鞋、扔白花就扣了六分，扣的不到九十五分啦；在第一階段總結發獎大會以前，我再也沒法兒把你們爲我落後受的損失補過來啦，我再也沒法把我的罪過贖過來啦，我恨，我恨死我自個兒，我沒臉見人，我不能空口說白話求你們原諒，我馬芬姐不是那樣一個不值錢的工人！……（抹淚，頓。而後，更堅決，短促，而快的）我不敢來參加這個會，我不敢想金芳、大梅、月香、仙妮你們看着別人高高興興的領獎，你們自個兒生悶氣；就在昨天大家叫我報告跟大梅的團

結經過以後，我想走，我想跑，我想請假，我想不進廠來，我想躲開這個大會！……（忽然更堅定的）可是我不能！（激動，極快的）我不能躲，我不能跑，我不能請假！我捨不得咱們的工廠，我捨不得我的姐妹們，我捨不得咱們的細紗車呀！——（哭）

衆 芬姐，芬姐！

萬 （突然上前，激動得幾乎要握馬的手，大聲）馬芬姐，我對不起你！現在我才完全明白，以前你的落後我該負多大的責任呵！就因為我腦子裏有官僚資本家的剝削思想，不把工友們當成自己的階級兄弟姐妹，才產生了我那樣的官僚主義！而且這種思想又是多麼頑強呵，就在剛才，在你沒講話以前，我還懷疑你的積極工作，可能是單純的爲了報答廠裏的恩情，可是現在我知道啦，這完全是偉大的民主管理的精神提高了你的階級覺悟，恢復了你的人格！——馬芬姐，我錯啦，請你原諒我！（突然轉向彭，緊握彭手）彭剛同志，以前我錯啦，我錯得多麼嚴重，多麼可怕呵！……（搖頭自嘆）

彭 （面對着自己衷心締造的結果，不能壓抑住自己的興奮了，高興地大叫）同志們！馬芬姐轉變啦，助理員進步啦！咱們的階級兄弟姐妹真正回到咱們自己的隊伍裏來啦，咱們應該高興，讓咱們大家高興起來吧！

衆 (歡呼, 踴躍) 好! 好……

馬 (解放的, 輕鬆的笑着) 彭管理員, 同志們! 我高興, 我要說, 我要到會場去大聲給大家說! (激動的跑上樓梯, 站在樓梯中腰) 我說我知道了共產黨是咱們工人的黨, 我說我知道了今天咱們是工廠的主人, 我說我馬芬姐有手藝, 我要拿出七八年不賣的力氣來給咱們自個兒幹活, 我要把解放這半年不好好幹活的損失補過來, 我要把競賽以後金芳、大梅你們白流的汗補過來, 我要跟金芳、大梅一塊兒把我們全組團結成一個人, 讓紅旗永遠插在我們的車上, 我們要向全細紗間的工友們挑戰!

衆 (高聲歡呼) 『好……』 『我們應戰!』 『我們應戰!』
鈴聲高響。

彭 同志們, 鈴響啦, 讓我們開我們的勝利大會去, 讓我們勝利的開始我們第二階段的競賽!

衆 (歡呼) 勝利的開始第二階段競賽!
幕後, 揚起洋溢着生產熱情的歡樂的歌。

[幕徐徐落] [全劇完]

一九四九年八月七日夜半, 改寫完於口字樓。

一九五〇、六、廿九、重改完於創作室。

書號 182

紅 旗 歌 (修訂本)

著 者	劉滄浪等集體創作 谷 煤 執 筆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16000
定價 4.500元

一九四九年五月天津新華書店初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重印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